

編主誼高陸
書叢功成年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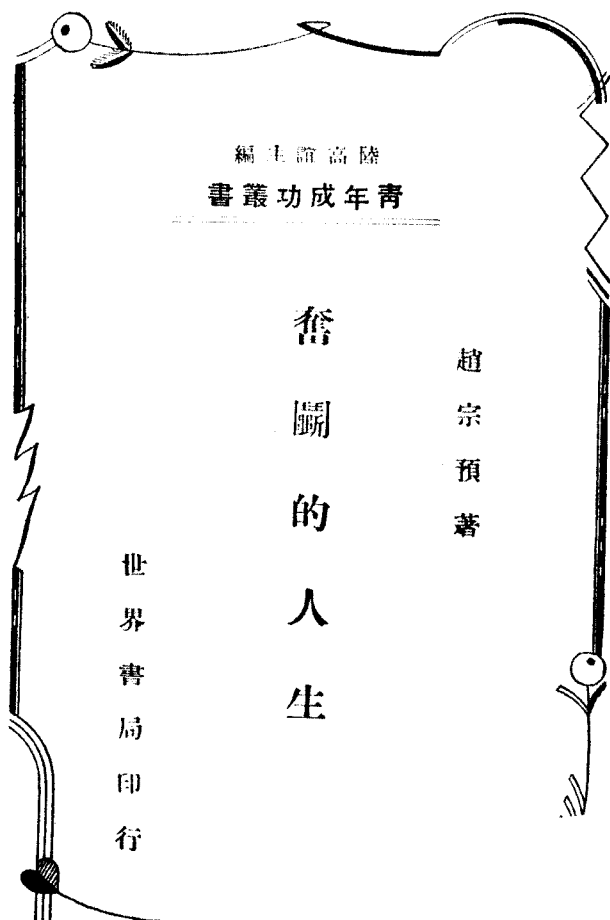
奮鬥的人

著 預 宗 趙



行 印 局 書 界 世

7968



編者 高陸
書叢 功成年青

趙宗預著

奮
鬥
的
人
生

世界書局印行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初版

奮鬥的人生（全一冊）

實價國幣四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編者	趙宗預
主編者	陸高誼
發行人	陸高誼
出版者	世界書局
發行所	海及各省世界書局

青年成功叢書前言

陸高誼

當今之世，各種職業，粥少僧多，人浮於事，但求立足，已屬不易，更何有乎成功？東奔西走，僕僕風塵，馬齒日增，依然故我，老年猶未成功，更何有乎青年？然則青年成功，豈易言哉？

論者每以青年爲社會中堅，國家棟樑；而青年亦未嘗不自負，以爲未來民族之主人翁，舍我其誰，趾高氣揚，目空一切。然而一旦遇事，有所措施，則往往心粗氣暴，不能容物；或目光淺近，不負責任；債事失職者，比比皆是。職是之故，青年縱有滿腔熱血，通天妙才，而在經驗豐富之事業家視之，又往往以爲黃口小兒，乳臭未乾，初出茅廬，不懂世故，未可加以重任。青年因懷才不遇，於是垂頭喪氣；事業家因用人不易，於是才難之歎。此種供不應求，用違其長之現象，非僅爲目前教育上一嚴重問題，抑亦爲國家原氣上一重大損失，有心人士，乃重有感焉。

雖然，事在人爲，人定勝天，此種缺憾，未嘗不可以補救；考其由來，乃在青年缺少適當之修養與訓練。倘吾人能將成年立身處世之經驗，預爲提示，預爲訓練，則青年未嘗不可以早熟，蔚爲世用。且青年果具

有成年之經驗，則如識途之新駒，當更爲有用，更爲可畏。茲姑就其一生工作時間言之，因其出山較早，亦必較常人爲久長。縱其人力稍差，而有較長之時間，從事同一之工作，寧有不能成功之理哉？余嘗戲謂人曰，余之經驗學識不如人，然人猶睡眠未起，而余已開始工作；人已回家休息，而余仍孜孜兀兀，奮力不息。長此以往，人果能成功而余獨失敗者，是誠天無眼睛矣。此固爲戲語，然余自信亦非誑語。

余因久存此觀念，故除編譯世界名人傳記叢刊外，又有編譯本叢書之計劃，以爲青年修養與訓練之助。而友人趙宗預，詹文滄，胡山源諸君，皆對於青年問題特別有研究者，樂爲擔任編譯，本叢書之計劃，遂得迅速實現。

惟於此，余尙有不能已於言者，卽本叢書並非太上感應篇，專以勸人爲善爲目的；亦非酬世大觀，專以灌輸應對之知識爲滿足。本叢書之內容，要皆爲「如何爲人」之實地經驗。凡所欲言，必能身體力行，見諸事實者；決不信筆所之，紙上談兵。對於現實的人生觀，尤多啓發與鼓勵，以養成青年快樂，勇敢，偉大的人格。青年果能仔細閱讀，深信必能獲得成功之途徑。尙希學校，家庭，以及團體機關，凡感有青年修養與訓練之需要者，進而教之，則幸甚矣。

人活著為什麼？這並非專限於學者的問題，實在是人日常生活中必要應付的。對於人生沒有清楚的觀念，每日的行動都失掉意義及方針。奮鬥的人生指示一條生活的大道，確定人生基本的觀念，增進日常活動的效率，實是不願醉生夢死的人都應閱讀的。

何清儒



竊吳先生從事教育二十餘年，以筆以舌，役
於社會，聆其議論，讀其著作，循之益引
人入勝。要以鼓勵青年上進為指歸。余
生平為學為人，以努力服務修己成人
為志。趙先生賞與余因一懷抱。其刊
行之書，青年幾人手一編，影響於國
業界尤巨。茲以奮鬥的人生一書刊行，
其指示青年以成功之途徑，尤為切實。以
激余受讀既竟，感不絕於予心。認為此為
之利，適值國家遭難，正青年彷徨無主
之秋，試讀之，或曰自奮之道矣。趙君之用心
深，用力勤，益深也。民國二十一年青滿文安

本書於奮鬥的人生之理論與實際旁徵博引指
示詳明尤於其所行，其所知以求經世致用之道多所
發揮闡人生奮鬥的蹊徑揭通常未辨的轉義先稱一
部合於目前大時代研究人生哲學的傑作深信出版後
對於民族精神定有良好影響的既介紹作者前著服
務與修養服務與人生兩書於許多青年我自更應介紹
這部傑作於有志奮鬥而正苦煩悶的許多朋友

姚惠泉

二五五

跋論

我以為青年要知其所行，行其所知。能知其所行，行不是機械的，能行其所知，知不是空虛的。就行論，能不機械；就知論，能不空虛；行所知，知所行，這是青年應有的人生觀。他知的，是否算哲學？行的，是否算哲人？可以不問，所知的不能見諸實行，所知的雖是高深的完備的哲學，有什麼用處？中國的青年，盡成爲哲人，國還是要亡，種還是要滅！所行的，不能知其所行，所行的，雖是很完美的，很合式的行爲，與機械有什麼分別？中國的青年，盡成爲機械人，那國不是成機械國，種不是成機械種？所以人生觀的出發點，當然是經世致用四字，與普通哲學的分別，蓋在於此。蓋人生觀而不能經世致用，那末你這個人，就應該脫離世界，脫離世界，如何還能保持你的生？要不脫離世界，經世致用是人的責任，誰都不該卸，誰都不能卸的。本書不願落一般人生哲學書的程式，就是爲此。空談人生思想，雖如何透闢，與青年行爲，有多少關係？總跋各派人生思想，雖歷歷如數家珍，也不過數家珍，與青年行爲，有多少關係？青年不要成爲理想家，空頭支票，不會兌現的！青年不要成爲思想百貨店，百貨雜陳，無關人生，至多增加了一些裝飾品，做那談話資料，而

青年的本身，不是變成一隻話匣子嗎？可是我並不反對一般人生哲學書，這些書都有用處，在什麼時候有用處呢？要在青年人生觀的基礎，大致完具以後，能夠行其所知，能夠知其所行了，再去看看一般人生哲學書，對於他的人生觀，總可以增進些，補正些。我這本書，是青年研究人生哲學的橋樑。在橋樑的後面，是青年修養，在橋樑的前面，是人生哲學。青年要過這個橋樑，先要讀服務與修養，再要讀服務與人生，一步跨到橋樑，是不濟事的，跳過橋樑，更是辦不到的事。如此說來，本書所站的地位，可以明白了！

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」易經乾卦，已明白的告訴我們，天是最好的模範，徒以後世論天，意見紛歧，天的真義，反而湮沒。本書一一分析，而各係以批評，不但人類應該法天的行健，即世上一切，都法天的動，而努力奮鬥，人類不奮鬥，就是自取滅亡！那末人類的奮鬥，究竟如何辦法？第一：要打破宿命論，認定一切關於宿命的說話，都是教人屈服的麻醉劑；第二：要打破悲觀論，認定悲觀論者，根本是個不奮鬥的弱者；第三：要打破肉體的享樂觀念，主張精神享樂，纔能與一切作堅苦卓絕的奮鬥；第四：要打破成敗之見，什麼叫成什麼叫敗？要認識真切；第五：要打破名利觀念，為名為利，一生打入八卦陣中，到處都是死門；第六：要不怕犧牲，任何犧牲，祇要值得，在所不惜；第七：要支配環境，改造環境，使奮鬥的力量強固，然後從

積極方面，做心理的建設，完成奮鬥的精神條件；然後研究奮鬥時，應取的態度；然後研究奮鬥的機會，使奮鬥的力量，絲毫不浪費；然後研究各種奮鬥的要點；然後研究奮鬥的對象；然後研究奮鬥進展的檢討；本書前半是治病，後半是建設。理論，所以產生方法，方法根據理論，青年如能澈底明白，奮鬥的人生觀，必能確定。這種人生觀，「本諸天，徵諸庶物，考諸先哲而有自，建諸天地而不悖，衡諸現狀而相合，推之百世而無弊，」站在十字街頭的青年，幸毋徘徊瞻望，而誤認本書為一家言啊！

總之：我這本書，頗想力避把銅錢鑄銅錢，因為把銅錢鑄銅錢，不論鑄的新錢，是否勝過古錢，總是多此一舉。我是極力想採銅於山，以鑄錢，鑄的新錢，好不好，原是另一問題，社會上，總是多了一個錢。現在我的新錢，擺在大家面前，請大家估計他的價值吧！

編輯凡例

- 一、本書同服務與人生相銜接，專講奮鬥的人生觀。
- 二、本書對於個人的生存奮鬥，與民族的生存奮鬥並重，力矯個人主義的修養。
- 三、本書理論與方法並重，融會古今中外的哲學思想，而以奮鬥為中心，作有系統的敘述。
- 四、本書純採積極主義，對於各派人生哲學，加以中正的批判。
- 五、本書立意雖較精深，行文則力主生動，絕無枯燥晦塞之弊。
- 六、本書適合高中三年，大學一二年，及高級職業補習學校之用。
- 七、本書引用材料，方面較多，撮敘時雖頗謹慎，謬誤仍恐不免。
- 八、本書脫稿，曾請何清儒先生審訂，指示許多缺點，俾得逐一改正，特此誌感。
- 九、本書引用材料如下：

莊子

老子

墨子

荀子

列子

孟子

論語

國語

左傳

易經

王充論衡

淮南子

嚴

譯天演論

姚璋八大派人生哲學

馮友蘭，中國哲學史

郭鼎棠先秦天道觀之進展

蔣錫昌註

子哲學

史記

靖節先生集

其他散篇文字不計。

附註

本書原稿殺青囑兒子懋哉、良父、長女若男爲我謄錄，費去不少時光，特誌於此。

著者趙宗預識

目錄

第一章 天是我們的模範	一
天是什麼（主宰的天，自然的天，義理的天，民本的天，物質的天）——取法天的什麼	
（淮南子的說法，董仲舒的說法，我的說法。）	
第二章 一切在奮鬥中	一六
宇宙是大戰場（植物的奮鬥，動物的奮鬥）——爲甚要奮鬥——奮鬥怎樣得勝	
（得天獨厚，地位適宜，利用外力）——勝敗與新奮。	
第三章 奮鬥與人生	二五
什麼是奮鬥（小我的生活奮鬥，個人的民族奮鬥，集體的民族奮鬥）——什麼是人	
牛（生活態度，生活意識）——人生三階段（準備奮鬥，正式奮鬥，交替奮鬥。）	
第四章 奮鬥與宿命	二五

列子的宿命論（什麼是命，升沈是命，死生有命，命不可勝。）——王充的宿命論（命的種類，命的象徵，命與幸運。）——黑子的非命論（命是沒有的，主命是不仁，主命是不義，主命的胡言，一切在人力。）——我的新命論（在天的命，在人的命，命的改造。）

第五章 奮鬥與悲觀

..... 五二

悲觀的原因（意志薄弱，感情豐富，環境惡劣，求好太過。）——佛家的悲觀說（宇宙是幻相，人生是苦惱，涅槃是樂園。）——叔本華的悲觀說（人生是苦痛的，世界是萬惡的，脫離苦海方法。）

第六章 奮鬥與享樂

..... 六三

肉體享樂說（享樂的理由，享樂的方法，享樂的實例，我的批評。）——精神享樂說（遁世派，入世派。）

第七章 奮鬥與成敗

..... 七六

失敗的成功（探明究竟，引起注意，散播種子，有價值的失敗。）——成功的失敗（中

止奮鬥，力量分化，變換方向，無價值的成功。——成功的成功（鼓吹成熟，完成工作，始終一貫。）——失敗的失敗（不肯奮鬥，懷挾私見，意志紛歧。）

第八章 奮鬥與名利

..... 八七

名利的魔力——名利的用處（名的用處，利的用處）——名利的內涵（名的內涵，利的內涵）——青年對於名利的態度（力避名利，求名避利，名利兩求）——我的名利觀

第九章 奮鬥與犧牲

..... 九六

犧牲的意義（奮鬥的資本，奮鬥的武器，小我的犧牲）——犧牲的決心（早存犧牲準備，不計犧牲數量）——犧牲的運用（鄭重犧牲，運用經濟，不使中斷）——犧牲的種類（體力的犧牲，精神的犧牲，金錢的犧牲，生命的犧牲）

第十章 奮鬥與環境

..... 一〇五

什麼是環境（自然環境，人為環境）——要分析環境——忌服從環境——要支配環境——要改造環境（消極的改造，積極的改造）

第十一章 奮鬥的心理

高尚純潔——信之不疑——臨事思敬——誠一不貳——忘懷一切——刻苦自勵

——和衷共濟——盡其在我——窮不失義——憂以持勝

第十二章 奮鬥的態度

酸楚的奮鬥——悲壯的奮鬥——勇猛的奮鬥——沈著的奮鬥——愉快的奮鬥

第十三章 奮鬥的機會

什麼是機會（注意，覺悟，需要，弱點。）——機會與奮鬥——對於機會的幾種態度

（先機而動，後機而動，應機而動，迎機而動，造機而動。）

第十四章 奮鬥的要點

遠大的奮鬥（樹立基礎，確定大計，分清段落，培養替手。）——一時的奮鬥（準備充

足，厚集勢刀，一鼓作氣。）——領導的奮鬥（成奮鬥網，指揮有方，調度得當，注意協調。）

——分工的奮鬥（信仰領袖，服從領袖，認清範圍。）

第十五章 奮鬥的計畫……………一五〇

計畫要素（我的願望，社會需要，環境現象，經濟能力，人才能力，我的力量。）——計畫
順序（草擬大綱，集思廣益，嚴密訂定，就正有道，鄭重修改，最後確定。）——準備工作

（人的準備，物的準備。）

第十六章 奮鬥的對象……………一五九

對於自然——對於國家——對於社會——對於學問——對於事業

第十七章 奮鬥的檢討……………一六八

爲甚要檢討——檢討的方面（對於原定計畫，對於原定步驟，對於人才經濟，對於進展情形，對於困難原因。）——檢討的方法（綜合經過，徵求意見，靜思補過。）

第一章 天是我們的模範

一、天是什麼 天這樣東西，似乎誰都知道，再淺近沒有了，皮相之談，誰都作如此想；可是用心一爲研索，便覺得天之爲天，再複雜沒有了。天的最初意義，是巨大的頭，因爲頭在人身，位置最高，因又推廣其義，凡是高處，都叫做天；直到現在，稱書的上方空白處，叫做天頭，所以天在最初的時候，原是很平常，很普通，絲毫沒有神祕的意思，更沒有什麼哲理，包含在天字裏，到後來，天之爲天，意義越弄越豐富，竟非一般人所能瞭解，約略說來，有下列幾種：

(一)主宰的天 主宰的天，是有人格的，他是超越一切，他是一切的創造者，俗語叫做天老爺，他有意志，要怎樣，便怎樣，一切由他支配，誰都不能反抗，他有好惡，喜歡你，給你無窮的好處，誰都不能妒忌，誰都不敢妒忌，這叫做天之驕子；疾惡你，給你無窮的苦處，叫你永遠不得翻身，誰都不能幫忙，誰都不敢幫忙，而且天的力量，偉大得無以復加，憑你千算萬算，用盡心機，大只要一算，便算得你一場糊塗；

他能發命令，命令你向東，你不敢不東，命令你向西，你不敢不西，舉凡一切天時上的刮風，下雨，晦冥，由天發命令，一切人事上的吉祥凶惡，幸福災禍，由天發命令，就是年歲的大穰或饑荒，也是天發的命令，打仗的得勝失敗，也是天發的命令。總之，天權高於一切，天權大於一切。所以古人說：「大爲天。」在古書上講主宰的天，不一而足，如「天毒降災荒殷邦。」（尚書微子）如「天之棄商久矣。」（左傳宋子魚言）如「有夏多罪，天命殛之。」（尚書湯誓）如「天誅造攻自牧宮。」（孟子萬章）如「天亦大命文王，殄戎殷。」（尚書康誥）如「昊天大降喪於殷，我有周佑命，將天明威，致王罰。」（尚書多士）如上云云，無非表明國家滅亡，實出天意，在他人不過「順天之命」，「共行天討」罷了。如「天監有周……生仲山甫。」（詩經烝民）如「惟天降命，肇我民。」（尚書酒誥）如「天惟式教我用休。」（尚書多士）如「卜世三十，卜年七百，天所命也。」（周德雖衰，天命未改。）（左傳王孫滿答楚子問鼎）如「天休於文王，興我小邦周。」（尚書大誥）如「皇天既付中國民，越厥疆土於先王。」（尚書梓材）如「天未絕管，必將有主。」（左傳介之推語）如「天將啓之，誰能毀之？」（左傳楚子語）以上云云，無非表示國家之興，也出於天意。「違天不祥。」什麼不祥？「違天必獲大咎。」如「此天亡我，

非戰之罪也。」（史記項羽本紀）如「天不我將，……逢天憊怒，……天降喪亂。」（詩經大雅桑柔）如「天討有罪。」（尚書皋陶謨）如「天喪予，天喪予。」（論語先進）如「予否者，天厭之，天厭之。」（論語雍也）以上云云，無非表明個人的災禍失敗，悉由天主持。我既獲罪於天，雖禱無益，所以孔子說：「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。」（論語八佾）所以個人應該「恪謹天命。」（尚書盤庚上）千萬不可欺天，孔子說：「吾誰欺，欺天乎？」欺天是最大逆不道的行爲。反之，個人的幸福，也降自天，天的知道我，比誰都清楚，所以孔子說：「知我者其天乎？」（論語憲問）你有本領，天自提拔你，孔子誰都知道他有學問，有道德，天豈肯埋沒好人？天不使孔子發政施仁，偏使他栖栖皇皇，無非是「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爲。」（孟子告子下）天的目的，全在乎「所以動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」（孟子告子下）然後實現「天將以夫子爲木鐸。」（論語八佾）的事實。做人的惟一要訣，只要「顧諟天之明命。」（大學）天時刻在你身旁監視著你，你不要以爲天是「無聲無臭。」（中庸）實在是「天威不遠顔咫尺。」（左傳齊桓公語）能順天意的有賞，反天意的有罰，「昔三代聖王，禹湯文武，此順天意而得黃者；昔三代之暴王，桀紂幽厲，此反大

意而得罰者也。」（墨子天志上）什麼是天意？墨子的意思，以為「順天意者兼相愛，……逆天意者別相惡。」（墨子天志上）因為天意在兼相愛，所以「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，……強之暴寡，詐之謀愚，貴之傲賤。」（墨子天志中）兼相愛是義，別相惡是不義，「天欲義而惡不義。」（墨子天志下）你應該「爲天之所欲，而去天之所惡。」（墨子天志下）順天還不算上，能如唐堯的「唯天爲大，唯堯則之。」（論語泰伯）才算是第一流人物。總之，主宰的天，是神道設教者之根據，愚民的惟一工具。

（二）自然的天 自然的天，與主宰的天，截然不同，自然的天，沒有人格，不能禍人，也不能福人，因為他沒有道德，沒有理想，沒有意志，却是一個道理，是一個永久不變的道理。這個道理，上下數千年，縱橫數萬里，始終只有一個，所以叫做「天不變，道亦不變。」老子的道德經，雖分八十一章，總而言之，統而言之，是講自然的天，他第一反對主宰的說法，很爽快的說：「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爲芻狗，」仁是什麼？中庸的解說：「仁者人也，」孟子的解說：「仁也者，人也，」不仁就是沒有人性，沒有人性，當然不能主宰一切，最透闢的解說，要算列子，說符篇中有這樣的一段文字：「齊田氏祖於庭，食客千人，中

坐，有獻魚雁者，田氏視之，乃嘆曰：「天之於民，厚矣！殖五物，生魚鳥，以爲之用，衆客和之如響，鮑氏之子，年十二，預於次，進曰：不如君言，天地萬物，與我並生，類也，類無貴賤，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，迭相食，非相爲而生之，人取可食者食之，豈天本爲人生之？且蚊蚋嚼膚，虎狼食肉，非天本爲蚊蚋生人，虎狼生肉者哉？」可見天之爲天，一任自然，萬物自相治理，而各適其用，天既無心於爲仁，也無心替萬物擔憂，因爲天不能自有主張，一切順乎自然，所以他能長且久。老子又明白地提出，天就是自然，他說：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」（道德經二十五章）他說：「王乃天，天乃道。」（道德經十六章）他說：「功成名遂身退，天之道。」（道德經九章）他嘗說：「天之道，其猶張弓與……天之道，損有餘而補不足。」（道德經七十七章）有餘的損，不足的補，好像弓的一張一弛，那末天之爲天，不是自然是什麼？莊子也認天是自然，他說：「德兼於道，道兼於天。」（莊子天地）又說：「無爲爲之之謂天。」（莊子天地）可見天就是道，道就是德，也就是無爲，無爲不是自然是什麼？天是自然，所以有常，有常就是不變的，異名，他說：「夫子若欲天下無失其牧乎？則天地固有常矣。」（莊子天道）做人只要順乎自然，什麼叫順乎自然？可分積極消極兩方面說，從積極方面說來，「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，此之謂大本大宗，與天

和者也……與天和者，謂之天樂。」（莊子天道）從消極方面說來：「無以人滅天。」（莊子秋水）「不以人助天，是之謂真人。」（莊子大宗師）荀子認天也是自然，有天論一篇，說得十分透闢，他說：「天行有常，不爲堯存，不爲桀亡……彊本而節用，則天不能貧，養備而動時，則天不能病，修道而不貳，則天不能禍。」反之：「本荒而用侈，則天不能使之富，養略而動罕，則天不能使之全，倍道而妄行，則天不能使之吉。」所以「聖人爲不求知天。」天不過是「皆知其所以成，莫知其無形」罷了。世界的治亂，與天無關，「日月星辰瑞曆，是禹桀之所同也，禹以治，桀以亂。」可見「治亂非天也。」至於星忽然墜，木忽然鳴，也不過是「天地之變，陰陽之化，物之罕至者也。」我們看見這種情形，因爲世上少有，而「怪之可也。」以爲由天主宰，是行罰的先兆，而「畏之非也。」我們與其「大天而思之，」不如「物畜而用之，」天可畜，而且可以畜天如畜物，那末當然不必「從天而頌之，」簡直可以「制天命而用之，」天而受制於人，任意使用，還有什麼可畏？看了荀子的話，莊子所謂「天地日月之運行，其有機穢而不得已，」（莊子天運）益覺信而有徵了。儒家有時也懂得這個道理，說是「君子不怨天，」天是自然，怨自然有什麼用呢？阮籍解說自然的天，最是簡括，他說：「天地生於自然，萬物生於天地，」總之，

自然的天，哲學家惟一的根據，中庸所謂：「視之而弗見，聽之而弗聞，體物而不可遺，」爲什麼天不可遺呢？因爲「天地與我並生，萬物與我合一的緣故。」

(二) 義理的天 義理的天，與自然的天，也不相同，義理的天，以爲天之爲天，只有義理，義理之外，別無所謂天，比較自然的天，範圍小得多了，二程遺書上說：「天者理也，」人是應天而生的，人的性，就是天的理，要知天理，只要明人性，「知其性，則知天矣，」(孟子盡心上)這是從義理上說明天人合一。「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則，」「天性在人，正猶水性之在冰，」(張橫渠正蒙誠明篇)外觀雖有變動，內容仍是一樣，因爲「天地至公而已矣，」(周濂溪通書)天地既是至公的，所以事天，只要存我心，只要養我性，「存我心，養我性，所以事天也。」(孟子盡心上)天何以就是義理？因爲「天所性者，通極於道，」(張橫渠正蒙誠明篇)道就是義理，天大無外，所以人也是無外，人無論善惡，其有義理則一，能反躬自省，義理即得，不能反躬自省，義理即隱，二程遺書所謂：「不能反躬，天理滅矣，」(二程遺書)「天地之塞，吾其體，天地之帥，吾其性，」(張橫渠西銘)我簡直是小天地呢！人果然如此，萬物未嘗不如此，「大理云者，百物俱備，元無少欠，」(二程遺書)那末天與人，不應該異用，不應該異知，

「天人異用」便談不到誠，「天人異知」便談不到明，中庸一書，處處講明誠，也就是處處講義理的。講義理的天，宋儒最是興高彩烈，世人稱他們叫理學家，其實就是義理的天學家，義理的天學家所講的天，完全是人的修養，已把天的哲學意味，縮小到倫理一部分，所以我以為主宰的天，是神祕的，自然的天，是偉大的，義理的天，是實用的，神祕的天，是迷信的，自然的天，是精深的，義理的天，是狹隘的，義理的天，自經宋儒大吹大擂後，與主宰的天，在中國人的心理上，均佔有極大的勢力。俗語說：「做人要頂天理，」一「路有千條，理只一條，」這是一般人所認識的義理的天。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上冊五十五頁，「義理的天，乃謂宇宙的最高原理，」這句話中最高原理四字，似乎還有商量的餘地。

(四) 民本的天 民本的天，是孟子獨創的政治哲學，把天牽合到民上去，原是奇談，而以民為天民的身分，突然擡高，就政治哲學言，確有相當的價值。萬章問：「堯以天下與舜，有諸？」孟子說：「否，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，」然則舜有天下也，孰與之？」曰：「天與之，」這天與之三字，答得非常特別，萬章當然要問：「天與之者，諄諄然命之乎？」孟子說：「否，天不言，以行與事，示之而已矣，」天與舜以天下，把「行」「事」二點來表示他的意思，萬章便進一步問：「以行與事，示之者如之何？」孟子又提

出一個薦字，繼著又提出「天受之」「民受之」六字，他說：「天子能薦人於天，不能使天與之天下，諸侯能薦人於天子，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，大夫能薦人於諸侯，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，昔者堯薦舜於天，而天受之，暴之於民，而民受之，故曰，天不言，以行與事，示之而已矣。」但是什麼是天受之？什麼是民受之？孟子以爲：「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，是天受之；使之主事而事治，百姓安之，是民受之也。」說到這裏，天與民仍爲兩樣東西，入後，孟子有巧妙的說法，把天與民打成一片，他說：「舜相堯，二十有八載，非人之所能爲也，天也，」這是第一個天民合一說；他又說：「堯崩，三年之喪畢，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，天下諸侯朝覲者，不之堯之子而之舜，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，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，故曰天也，」這是第二個天民合一說；於是把秦誓之言，以爲引證，「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，」民本的天之政治哲學，算是得到一個結論。再把禹之傳子，益之「不有天下，都用這個結論來演繹，他說：「昔者舜薦禹於大，十有七年，舜崩，三年之喪畢，」禹也抄舜的老文章，「避舜之子於陽城，」結果也是一樣，後來禹薦益於天，七年禹崩，三年之喪畢，「益仍抄禹的老文章，「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，」結果則「朝覲者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，……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，」於是又得到一個結論：「舜

禹益相去久遠，其子之賢不肖，皆天也，非人之所能爲也。」孟子也覺得這種說法，不能自圓，索性來一句莫名其妙的話，以爲文飾，叫什麼「莫之爲而爲者天也」，總之，民本的天，是民主政治哲學最幼稚的理論。

(五)物質的天 物質的天，列子一書，說得很詳細，天瑞篇中，說明物質的宇宙，他的成功，經過四個步驟，最初的宇宙，是看不見，聽不見，摸不著的，虛無縹緲，不可方物，可是「恍兮惚兮，其中有象」，這叫做「太易」，「太易者未見氣也」；經過了無量數的變化，和若干萬年的時間，宇宙的象，完全顯露，可以看得很清楚，可是宇宙之爲物，仍是「循之不得」，不過已是「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」了，這叫做「太初」，「太初者氣之始也」；這一團星氣，又經過了無量數的變化，和若干萬年的時間，宇宙之形，大略已具，有形才有埒，雖有形埒，仍是流動不定，這叫做「太始」，「太始者形之始也」；這形之宇宙，又經過了無量數的變化，和若干萬年的時間，列子所謂「易變而爲一，一變而爲七，七變而爲九，九變者究也，乃復變而爲一」，是見太易的宇宙，沒有數目的存在，太初的宇宙，始合而爲一，合而爲空虛的一，太始的宇宙，又化而爲七，爲九，所謂七，所謂九，究竟是什麼東西成功什麼現象？列子都沒有說明，依

我看來，不過是大略的說法，形容宇宙變化之多罷了，我們原不該執著，執著便近於「刻舟求劍」了。從九變一的宇宙，叫做「太素」，「太素者質之始也。」太素的宇宙，「萬物渾淪而未相離。」這渾淪的宇宙，又經過無量數的變化，和若干萬年的時間，天與地始分離，「輕清者上爲天，重濁者下爲地。」列子把宇宙的成功經過，分爲未見氣，氣之始，形之始，質之始，叫做太易，太初，太始，太素，與淮南子似真訓精神訓，大致相同。總之，物質的天，與地相對，自來哲學家很少把他當做哲學的根據，而我的奮鬪的人生一書，却以此爲出發點。

二、取法天的什麼 取法乎天，有法天的形，與法天的動兩派，法天的形的根據，列子以爲「冲和氣者爲人」，人原來是分於宇宙，與萬物不同，萬物是「天地含精，萬物化生」，而且人獨得宇宙冲和之氣，不但爲萬物之靈，且與天地相並，天地與人一母三子，應該「贊天之化育，而與天地參」，淮南子以爲「煩氣爲蟲，精氣爲人……精神者所受於天也，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」，便與列子不同，而所異於萬物的，一爲煩氣，一爲精氣，而董仲舒春秋繁露則謂：「天地之精，所以生物者，莫貴於人，人受命乎天也，故超然有以倚……物疾疾莫能偶天地，唯人獨能偶天地。」以此根據，說明人的生理，無一不像天，所以形該法天。

(一) 淮南子的說法 精神訓說：「頭之圓者象天，……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，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，天有風雨寒暑，人亦有取與喜怒，故膽爲雲，肺爲氣，肝爲風，腎爲雨，脾爲雷，……是故耳目者日月也，血氣者風雨也。」牽強附會，一些沒有道理，無非要證明天是大人，人是小天，人與天是一體罷了。

(二) 董仲舒的說法 春秋繁露說：「人副天數」，「人之身首安而員，象天容也，髮象星辰也，耳目戾戾，象日月也，鼻口呼吸，象風氣也，胸中達知，象神明也，腹胞實虛，象百物也，……天以終歲之數，成人之身，故小節三百六十六，副日數也，大節十二分，副月數也，內有五臟，副五行數也，外有四肢，副四時數也，乍視乍瞑，副晝夜也，乍剛乍柔，副冬夏也，乍哀乍樂，副陰陽也，心有計慮，副度數也，行有倫理，副天地也，」這些無稽之談，無非要證明他「人之形體，化天數而成，人之血氣，化天志而仁，人之德行，化天理而義，人之好惡，化天之暖清，人之喜怒，化天之寒暑，」(春秋繁露爲人者天)無非要證明他「天地人萬物之本也，天生之地，養之人成人，」(春秋繁露主元神)人既該繼天，就該法天。

(三) 我的說法 天是動的，天的動，是終古不息的，不過天的動，與地的動不同，地的動，有公轉，有

私轉，稍稍讀過地理學的，誰都知道。天的動，不如此簡單，肉眼看來，昭昭在上，終古如斯，那裏有什麼動的現象？殊不知天的動，他的勢力，比地的動，偉大百倍，他的影響，也偉大百倍呢，從天動的淺顯方面來談，日月星辰，莫不繫於天，日月星辰，那一樣不在動呢？單說太陽吧，太陽原是紅橙黃綠青藍紫七色的火球，把這七色轉得很快，才成功白色，物理學中本有這種試驗，讀過小學自然的，已能知道，或者說，七色轉動得很快，果然變成白色，而太陽的白色，未必是轉得極快的緣故，世界上儘多白色的東西，其原因是由於光線的反射，而不是因為轉動；那末可用三稜鏡的折光原理，便可把太陽的本來顏色，完全分析出來；即不用三稜鏡，雨後的虹，又不是因為空氣疏密差異的關係，在短時間內成爲天然的三稜鏡嗎？此外如太陽黑點的增大，月球形態的變遷，那一件不是動的結果？至於流星的移動倏忽，這是最微細的動態了。所以樂記說：「著不息者天也，」不過樂記的意思，是著眼在無形的動，天的動，雖是無形，而動的結果，却昭昭在人耳目，莊周說：「日夜相代乎前，而莫知其所萌，」（莊子齊物論）莊周的意，就是「日往則月來，月往則日來，日月相推而明生焉，」（易繫辭上）這還是小動；較大的動，是「寒往則暑來，暑往則寒來，寒暑相推，而歲成焉，」這種天的動，比前者的動，至少要大三百六十五倍。

呢！如果天不動，不會成一日，更不用說沒法成一年了。易革象「天地革而四時成」，革就是變易，變易不是動嗎？不過天的動，冥冥中自有一定規道，絕不是毫無規道的亂動，否則那裏能夠做到「日月不過，而四時不忒」呢？（易豫象）天的動，有一定規道，還不算了不起的事，最了不起的，他能終而有始，所以易恒象有「天地之道，恒久而不已也，利有攸往，終則有始也」，終則有始，就是無終，無終由於終始相連，如環無端，無怪中庸上要說：「惟天之命，於穆不已」，我之所以取法於天者，只有一個字，叫健。我的人生，要如天的健，一息，或偶然息，便是不健，不健便不算法天，易乾卦所謂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」，真是一語破的。這句文字中，要特別注意以字，以字必須當作取法的法字解，才得其真義，但是法天之健，談何容易！必須懂得一個誠字，「誠者天之道也」，（中庸）天之所賦於人者，以誠為最大資本，中庸說：「天命之謂性」，我現在才明白，性不是別的就是誠字。或者疑我出自杜撰，古人未必有此說法，那末要注意中庸「自誠明，謂之性」的話，我主張法天，當然主張行誠，行誠即誠之意，「誠之者人之道也」，（中庸）試問行誠有什麼好處？中庸說得好，「至誠無息，不息則久，久則徵，徵則悠遠，悠遠則博厚，博厚則高明……博厚配地，高明配天，悠久無疆」，因為「其為物不貳，則其生物

不測，「(中庸)不貳就是誠，誠的結果，是生物不測，如果不誠，那末結果是「無物。」如此說來，「天不可信，」(尚書君奭)實在非天的不可信，我所信的不是真天，「天道遠，人道邇，非所及也，何以知之！」左氏的話，更有修正的必要，應該說：「天道邇，天道即人道，夫婦之愚，可以與知焉，」不過要做得澈底，却非易事！

第二章 一切在奮鬥中

一、宇宙是大戰場 宇宙是大戰場，這句話似乎有些過火，而按之事實，誰都不能否認的。戰爭的開始，開始於宇宙成立之初，戰爭的結束，直要到宇宙毀滅之後，宇宙存在一天，戰爭也存在一天，而且戰爭的情形，越來越劇烈呢！「不必爭於事，固常爭於形，」爭於事的，我人叫他戰爭，爭於形的，我人叫他奮鬥，爭與鬥不是二五與十麼？動物植物雖沒有自知自覺的靈性，看他們的生存競爭，也可以說是奮鬥。

(一)植物的奮鬥 植物雖有生命，雖能運動，却沒有智慧，沒有靈性，何以還是奮鬥？植物同誰奮鬥？植物怎樣奮鬥？先說油菜吧，一到嚴冬，朔風怒號，嚴霜惡打，大雪重壓，堅冰固結，強敵交侵，似無生望，油菜却儲足養料，早作準備，風號不破，霜打不凋，雪壓不碎，冰結不死，再加之以牛踐馬踏，雞啄鳥侵，至少是以一敵八，不僅四面楚歌，油菜仍是再接再厲的奮鬥著，渡過冬季，一到春天，他便爛然而起，發繁花，吐芬芳，結美果，這時候朔風呢？嚴霜呢？大雪呢？堅冰呢？牛呢？馬呢？雞呢？鳥呢？自知油菜不可侮，自動的

退避三舍了。再說落葉木罷，金風既到，玉露爲霜，木的茂葉，由碧綠轉爲萎黃，一陣秋風，黃葉翩翩，離了樹枝，片片作蝴蝶，飛舞空中，終且墮入泥塗，任人踐踏，這時候的木本呢，完全是禿枝，顏色發黑，像死去一般；可是他早作準備，不絕的奮鬪著，渡過冬季，一到春天，他便發芽抽枝放葉，生氣勃勃，不但回復以前面目，而且高了幾許，大了幾許，他的勁敵呢？不知到那裏去了。赫胥黎天演論察變篇也說：「怒生之草，交加之藤，勢如爭長相雄，各據一坯壤土，夏與畏日爭，冬與嚴霜爭，四時之內，飄風怒號，或西發西洋，或東起北海，旁午交扇，無時而息，上有鳥獸之踐啄，下有蟻蜂之齧傷，憔悴孤虛，旋生旋滅，菀枯頃刻，莫可究詳，是離離者，亦各盡天能，以自存種族而已。數畝之內，戰爭熾然，……未知始自何年，更不知止於何代，……悠久成物之理，轉在變動不居之中，……物競之無所爭，而實天下之至爭也！」（據嚴復譯本）可見植物的奮鬪，是天下之至爭，奮鬪的工具，在乎盡其天能，能盡其天能的，不怕變動不居，天下之大患，在乎不用天能，與強敵奮鬪，或雖用天能，而用之未能盡，當然要自取滅亡了！

（二）動物的奮鬪 動物的奮鬪，比植物要厲害得多，古代的恐龍，因爲奮鬪失敗而滅種了，其他如麒麟，因爲奮鬪失敗而滅種了，鳳凰因爲失敗而滅種了，更有其他動物，古而有今無的，不在少數呢！

因爲動物的奮鬥，往往出之於殘殺的。此外因爲新種闖進來，舊種站不牢，如俄羅斯的舊種蟋蟀，身體長大，自從安息的小蟋蟀闖來，俄土舊種，一天少似一天，到如今，舊種蟋蟀不易覓到，安息小蟋蟀，却到處都有了；蘇格蘭舊有畫眉，很善於鳴。自從班畫眉闖來，蘇土，雖不善鳴，却善蕃生，舊種畫眉，一天少似一天，到如今，數目很少了；澳洲的土蜂，是沒有毒針的和平使者，自從針蜂闖來，澳土，土蜂一天少似一天，到如今，竟滅種了。反之，善於奮鬥的動物，不但能保守舊有領土，而且能開拓殖民地，如美洲本來沒有馬的，自從西班牙載馬入美，到如今，家家有馬，數很可觀，即在荒山野地，也有很多的野馬呢！如澳洲、新西蘭，本來沒有鼠類的，自從歐洲人航船到那裏，船上的鼠類，乘機上陸，到如今，徧地都有鼠類了。莊周說：「夫吹萬不同，而使其自己也，咸其自取，怒者其誰邪？」（莊周齊物論）動物之能盡其天能，去奮鬥的，終有成功，那裏有「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」呢？

二、爲甚要奮鬥

我不是植物，也不是普通的動物，思想比較繁複，略加思索，便發見了若干奮鬥的原因，漂亮的說法，是爲真理而奮鬥，是爲正義而奮鬥，既而一想，植物那裏懂得什麼真理？什麼正義？所謂爲真理而奮鬥，爲正義而奮鬥，完全人類的門面話，植物與普通動物，不會懂門面話，老實說話，爲生存而

奮鬥，大家求生存，不妨各求所以生存之道，共存共榮，不是大同盛世嗎？不謀共存共榮，而必出於奮鬥，究竟是什麼道理呢？事實是事實，理論是理論，事實上做不到共存共榮，理論雖通達正大，仍是一種幻想，不能共存共榮的事實，是什麼？在方尺之地，撒下一把種子，經雨露的滋潤，或人力的灌溉，大家發芽生長，起初不覺得困難，大家吸收有限的膏液，一轉瞬間，膏液吸盡，惟有同歸枯萎，那共存的結果，是共亡，決不是共榮。或者說：這不是共存不能共榮，病在共存的區域太小，膏液有限，只要擴大共存區域，把幼苗早日移植，使疏密得當，共榮豈不可能？我說否，不然，英理財家馬爾達說：「萬類生生，各用幾何級，」幾何級數，就是數數用定數相乘，據嚴復譯天演論趨異一節的按語，有下列算式：

第一年以一株木出五〇子 =	五〇
第二年以五〇一株木出(五十一)二子 =	二五〇〇
第三年以(五〇)二株木出(五十一)三子 =	一二五〇〇〇
第四年以(五〇)三株木出(五十一)四子 =	六二五〇〇〇〇
第五年以(五〇)四株木出(五〇)五子 =	三一二五〇〇〇〇〇
第六年以(五〇)五株木出(五〇)六子 =	一五六二五〇〇〇〇〇〇
第七年以(五〇)六株木出(五〇)七子 =	七八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
第八年以(五〇)七株木出(五〇)八子 =	三九〇六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
第九年以(五〇)八株木出(五〇)九子 =	一九五三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

鬪的緣故？還是雖奮鬪而失敗的緣故？我以為動植物沒有不愛其生，如不愛生，為甚有生？不愛生而有生，生不是多事？動植物既各愛其生，其勢不能不出于奮鬪。只因奮鬪失敗，雖愛其生，末由保其生，末由保其生，並非願舍其生，外物逼得他沒法全其生。蓋一物與一物奮鬪，情形比較簡單，但已有勝敗之分，現在却須一物與物奮鬪，情形十分複雜，凡物經過奮鬪，居然打破許多難關，能夠獨存，那一定有所以生存的道理。依我看來，至少有下列幾點：

(一) 得天獨厚 同是一粒種子，養分充足，活力雄厚，養分充足，等於人們的經濟富裕，足以作耐久的奮鬪，以與養分不及他的種子相周旋，自然勝券在握；活力雄厚，等於人們的訓練有素，武器精美，以與活力不及他的種子相周旋，自然所向披靡；同是一隻動物，先天結實，生性勇猛，先天結實，那末精神體力，超越儕輩，不難再接再厲，以一敵八；生性勇猛，那末氣蓋一切，凌厲無前，不難先聲奪人，化險為夷，就是天演論所謂「必其所得於天之分，自致一己之能。」（天演論察變）

(二) 地位適宜 同是一粒種子，同是一隻動物，所處的地位，比別的種子或動物，來得適宜，他的地位，資斗之具，特別優厚，已佔了奮鬪的上風，加之他的地位，妨害的力量小，躲避的機會多，一方面正

數增加，一方面負數減少，雙方面佔到便宜，當然「攻必克，戰必勝」了。

(三) 利用外力 動植物的奮鬥，不但靠自己的力量，與所佔的地位，還要靠四周的外力，四周的外力，至少要使他不能為我妨礙者，最好要使他變為助我者，使他不妨害我，是消極的利用外力，使他幫助我，才是積極的利用外力，越能利用外力，奮鬥的結果越好，如植物種子的乘風散播，黏著動物身體，帶到他處；如動物的穴居深谷，作巢叢林，都是很好的例子。總之，「周身以外之物力，有其相謀相劑之道」，才能「免於滅亡，而足以自立」。

如此說來，動植物的生存，在乎自己，動植物的滅亡，也在乎自己。「天生萬物」是一句廢話，天那裏有什麼靈性？即有靈性，只有一升天，那裏有如許精神與時間，顧及萬物？「天助自助」同樣是一句廢話，自助的結果，是自助，天決不來錦上添花，要生存，只有自己去打出一條血路來，就是不絕的奮鬥。至於天，不必去怕他，不必去求他，也不必去順他，「順天者昌，逆天者亡」原是句弱者的話。要奮鬥，同時要用天，用天就是把天當做奮鬥的一種工具，好像農夫耕田，利用牛馬，工人做工，利用器械，不用牛馬，不用器械，偏去怕牛馬，怕器械，偏去求牛馬，求器械，偏去順牛馬，順器械，這不是笑話嗎？

四、勝敗與新舊

原始植物，原始動物，是否敵不過新種，退處失敗地位，而至於滅亡，那也全視奮鬥的是否努力。奮鬥不努力的新種，也要「曇花一現」，不久歸於烏有；奮鬥能努力，雖歷千萬年，而可以長存。植物中的羊齒類，是原始植物，他的種子，可以寄生於植物，並且氣候雖有不同，到處可以繁殖，他靠這兩種超越的奮鬥能力，保存他的種屬，至於今日；動物中的穿山甲類，也是原始動物，他可以生存於極惡劣的氣候，他可以吃極惡劣的食物，他靠這兩種超越的奮鬥能力，保存他的種屬，至於今日。再舉個極普通例子，麟龍龜鳳，古稱四靈，到如今，麟在那裏？龍在那裏？鳳又在那裏！不是都滅種了嗎？但是醜形的龜，至今種族繁衍，各處都有，推其原因，實由於奮鬥能力，特別優異，他不怕黑暗，能夠久居陰溝；他不怕臭惡，能夠久居污地；他不怕乾燥，能夠久居旱土；一切攻擊，應付裕如，世俗相傳，關於龜的故事，據說，某甲結婚時，新婚牀為經濟起見，用原有的舊牀，牀的一隻腳，已朽腐，隨手拾隻龜來，墊在下面，事後早已忘記了，等到兒子結婚，決計改用新牀，撤去舊牀時，才發見牀腳下墊着一隻烏龜，猛然想起，還是他自己結婚時，偶然墊補的，拾起龜來一看，依然活著，一時遠近相傳，以為異事，這件故事，也無非是表明龜的奮鬥能力，異乎尋常。從此看來，中華民族雖有四千餘年的歷史，年歲差不多的印度埃及猶太，先後做亡國奴，變成聽人

宰割的民族，只要學羊齒類穿山甲類等等動物植物的努力奮鬥，我們可以深信，今後的中華民族，不但會滅亡，而且可以復興，憑着豐富的經驗，邁步前進，超過新興民族之前呢！

第三章 奮鬥與人生

一、什麼是奮鬥

人類的繁殖，雖不及植物的每年結果數十顆，或竟幾百顆，雖不及其他動物的每年一二胎，胎有數子；但使衣食贍足，生活無憂，不到一千年，地球上都是他的子孫，可見人類之生者很多，存者很少，世界越進步，人類的奮鬥越劇烈，因為慾望越高的緣故。從前還有人提倡「不侈於後世，不靡於萬物」，以後的世界，對於資生之具，越多越要，善於奮鬥的，拚命多取，以求其豐；不善於奮鬥的，只好少取，生活遂枯窘；生活豐富的，日見繁昌，勢力越發擴大，成爲支配者；生活枯窘的，日見蕭瑟，勢力更形縮小，成爲被支配者；非澳美士人的一蹶不振，便是不善奮鬥的下場！人類的奮鬥，雖至五洲一統，沒有國限，沒有種界，「車同軌，書同文，行同倫」，可是人口過多的禍根，不能絕對消滅，人與人間仍不能不發生奮鬥；即使人與人間一切有妥當辦法，可以做到宋鉞尹文的「不累於俗，不飾於物，不苛於人，不忤於衆，願天下之安寧，以活民命，人我之養，舉足而止」，（莊子天下篇）可是人外之爭，依然存在，人類要「禁攻寢

兵，「人外之敵，偏要「劍拔弩張，」人類要與之「握手言歡，」「化干戈爲玉帛，」人外之敵，偏要與我見個高下，所以奮鬥奮鬥，終古不息！我再把奮鬥析爲三種，分述如下：

(一)小我的生活奮鬥 我要養活我自己，不能不奮鬥，我要養活我的父母妻子，不能不奮鬥，這都是生活奮鬥，都是小我的生活奮鬥。他的目光，但知自身，但知家庭，價值當然有限，我從前稱他爲自了漢，稱他爲克家令子，認爲爲生活而奮鬥，不是真奮鬥；現在則以爲民族集個人，集家屬而成，個人都能生存，同時更能謀家屬的生存，全民族沒有不能生存的個人，沒有不能生存的家屬，民族的能夠生存，毫無疑問了。所以小我的生活奮鬥者，雖不識民族爲何物，不能放大目光，處處替民族著想，但其結果，間接有益於民族的生存，不能斥爲毫無價值。他的最大缺點，只能求各分子的生存，不能求整個團體的生存，民族雖獲生存，沒有民族集團的力量，結果是：「自爲太多，爲人太少，」民族雖存，國家終不克保，國家既不克保，那末這種民族的生存，一切權操人手，如猶太人之經濟能力，高人一等，到處能獲優勝，而國家不存，仰人鼻息，驅之東，不得不東，驅之西，不得不西，小我的生活奮鬥，決不是人牛終極的奮鬥。不過話要說回來，那些靠丈夫的摩登婦女，靠父兄的摩登少爺，整天的誇歡作樂，不知道奮鬥是

什麼一回事的，還在他之下呢！我曾聽得某少婦說，吃著遊玩，一切照常，我沒有什麼國難，整天的講究如何吃，如何著，看影戲，上舞場，行屍走肉，靈魂早已沒有，這種人決不配與之談奮鬥！

(二)個人的民族奮鬥 他除了小我的生活奮鬥外，更盡他的能力，為民族奮鬥，他的民族奮鬥，是獨立行動，不與別人集合，他的民族奮鬥，是擇定目前最重要的一件工作，盡力去奮鬥，有時形勢緊張，他願意放棄了小我的生活奮鬥，而專心致志的去為民族而奮鬥，總之，能兼顧則兼顧，不能兼顧，則舍我而為民族，這是一種人。他的民族奮鬥，即在原有職業之中，也就是在小我的生活奮鬥中，作民族的奮鬥，一方面減少物質方面的收益，一方面多多為民族盡力，或者自己願意多吃些苦，對於某種問題，作深入的奮鬥，這又是一種人。他的民族奮鬥，是用全副的精神與時光去做的，可是他的生活，必須取給於民族奮鬥的工作上，他雖不以民族奮鬥為職業，但已含有職業的性質，這又是一種人。這三種為民族奮鬥的人，究竟誰是最好？我說，真是一言難盡，第一要看他的生活情形，你是依人作嫁的職業青年，似乎取第二法為是，你是個工人，你是個農人，不妨採取第一法，你是學問豐富，經驗充足，有了相當地位，不妨取用第三法；方法的本身，都是第一，如果用非其人，却都變為第三。三個方法，同樣的缺點，

就是缺乏集體的行動，在戰爭中，不過是遊擊戰，雖有相當功效，但須與主力隊取得聯絡，誰是主力隊？請讀下文：

(三) 集體的民族奮鬥 動物中很多能為集體奮鬥的，就雁來說罷，他們行列整齊，夜宿蘆葦中，防守嚴密，一有敵警，守雁大鳴，全體飛去；就象來說罷，出入成羣，一有敵警，全體抵抗；再就蟻來說罷，扛食物，大家用力，誰都不肯偷懶，遇敵人，奮勇抵禦，誰都不辭殺身。最後我說到蜜蜂，蜜蜂有后，雄的主傳種，中性的主工作，在平時各司厥職，各盡其天能，為全蜂羣的生存而奮鬥，一遇戰爭，全體出動，積屍滿地，義無反顧。人類所以有集體的民族奮鬥，從其粗者言，與其他動物，沒有什麼不同，蓋能羣的存，不能羣的滅，善羣的昌，不善羣的微，善大羣的大昌，善小羣的小昌。羣要講組織，組織要有方法，無方法的組織，不是健全的組織，無組織的羣，簡直是烏合之衆，不遇外敵，自身時有摩擦，時有分離現象，一遇外敵，自然土崩瓦解，「雖衆無所用之」羣的組織，雖則很嚴密，可是這般人沒有經過羣的生活之訓練，沒有這種習慣，一歸於羣，手足無措，不為羣益，反為羣累，今後最重要的民族奮鬥，若能合全民族為一大羣，這一大羣的分子，都像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指，非常靈敏，那一定可以發揮偉大的奮鬥力量，「揮戈四

向，無不如志！」我中華民族集體的民族奮鬥精神，最感缺乏，承平無事，彼此雖不相能，却能隱忍不發，一到強敵臨門，往往倒戈四起，變生肘腋，「兄弟鬩於牆，外禦其侮，」這種集體的民族奮鬥精神，消亡已盡，令人浩嘆！我希望我可愛的青年，恢復此寶貴精神，先從自身做起，且慢責備他人，如何做法，以後再談。

二、什麼是人生 所謂人生，第一先要成個人，第二再要能夠生，不成其爲人，雖生存着，至多不過算牛馬豬狗的生，反之，既名之爲人，便不能不生，人生云者，就是人的生活態度，生活意識，芸芸萬衆，圓顛方趾，彼此相同，四肢百骸，彼此相同，惟其生活態度，同乎牛馬豬狗，他過的是牛生馬生豬生狗生，而不是人生！那末什麼是人的生活態度？第一要光明正大，「仰不愧於天，俯不忤於人，」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，」因爲他的生活態度，是純潔的，純潔所以光明，純潔所以正大！什麼叫純潔？「江漢以濯之，秋陽以暴之，皜皜乎不可尚已，」純潔就是濯以江漢的水，暴以秋天的太陽，潔淨乾燥，雪白無瑕點。第二要積極前進，任何困難，視如無物，任何犧牲，不放心上，不徘徊，不躊躇，挺起胸脯，大踏步前進，「浩然之氣，充塞乎天地之間，」人家的譏笑我，人家的誹謗我，我不因之而沮喪，人家的恭維我，人家的擁護我，

我不因之而自大。消極方面，做到「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」，積極方面，做到「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」，能正大光明，能積極前進，才算是人的生活態度！那末什麼是人的生活意識？第一要認識國家，衣服著在身上，除了孩子，大家知道愛護，家庭是身之所寄，除了瘋子，大家知道愛護，扯破衣服，沾污衣服，大家都覺得不樂意，一定想法織補，想法洗滌，爲之不安者竟日；家庭被人破壞，那是疾首痛心，不問自己的力量如何，以爲這是「不共戴天之仇」，處心積慮，必思有以報我仇，而光復我的家庭，比衣服的價值，大至千百倍。至於國，是家之所庇，「籬笆破，野狗鑽」，國家四周，更多狡焉思逞的野狗，籬笆不破，還想破壞我籬笆，不惜犯天下之大不韙，籬笆撤去，國還保得成嗎？無國卽無家，保家先保國，這種意識，必須認識清楚。夏禹的十年在外，有子不字，三過家門而不入，這不是矯情，而是確具了國家意識；富弼不看家書，說：「匈奴未滅，何以家爲」，家之本在國，更躍然言外呢！第二要認識民族，「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」，所以「無滋他族，實逼處此」！因爲實逼處此，遲早要發生衝突，我們對於同族，應該如手如足，如兄如弟，相親相愛，像一家人，民族團結，誰敢來侮？這種民族意識，更是國家意識的基本，有國家意識，而沒有民族意識，勢必分爾我，樹黨派，力量既分，國必不固，有國家意識，而更有民族意識，彼此同舟，無分爾我，力量集中，國必強盛。能認

識國家，能認識民族，才算是人的生活意識。備具了人的生活態度，與人的生活意識，就是：

光明正大加積極前進就是人的生活態度

人生！

認識國家加認識民族就是人的生活意識

試以此標準，衡量世人，合格者有幾？試以此標準，衡量自己，是否完全合格？自己如不合格，且慢責備別人，「有諸己而後求諸人，無諸己而後非諸人！」（大學）

三、人生三階段

（一）準備奮鬥 二十五歲以前，是準備奮鬥時期，內中一歲至十五歲，是身體的準備時期，在此時期，應該把身體弄好，要吃得起苦，要耐得起勞，「夙興夜寐，」不算一回事，「盱食宵衣，」不算一回事，「櫛風沐雨，」也不算一回事，他有金剛般的身體，獅子般的體魄，這是奮鬥的第一基礎。十五歲到二十五歲，是智能的準備時期，應該把智能弄好，知能要豐富，要應用，要有繼續不斷的求知習慣，他是一個小諸葛，他是個智多星，在奮鬥準備時期，養成智勇兼全的戰鬥士，當然在準備奮鬥時期中，有時為環境關係，不能不加入奮鬥，而其性質總應該為後備隊，非必要時，不需要上前線去補充，準備不充分，

便上前線去補充，就整個民族奮鬥言，可以說是「不經濟」。古人說：「以不教民戰，謂之殃民。」「以不教民戰，是謂棄之。」棄之不是殃民嗎？不是違反經濟原則嗎？人生比方一隻蘋果，蘋果要留在枝頭，養到發紅，才算成熟，成熟的蘋果，才多甜味，蘋果不待其發紅，帶青摘下，在摘的人，心腸太狠，手段太辣，在青蘋果自身，也將嘆息不已，而至於淚下，我中國目前青蘋果式的青年，滔滔皆是，國人對之，作何感想？青年自身，作何感想？青蘋果式的青年啊，快快謀所以自救之道！

(二) 正式奮鬥 二十五歲至五十五歲，此中三十年，是正式奮鬥時期，內中二十五歲至三十五歲，是初步奮鬥時期，三十五歲至四十五歲，是白熱奮鬥時期，四十五歲至五十五歲，是沉着奮鬥時期，甚麼叫初步奮鬥時期？在這個時期，對於環境，認識未能切實，應該留心觀察，留心研究，從環境上得到許多寶貴的教訓，叫做增長奮鬥經驗。同時奮鬥者之本身，一切力量的運用，還沒純熟，不免有浪費力量之處，奮鬥的力，與奮鬥的果，當然不會相當，應從奮鬥中磨練自己的心性，叫做增加奮鬥道德。甚麼叫白熱奮鬥？奮鬥的經驗，已很豐富，奮鬥的道德，也已完備，精神飽滿，爐火純青，這是一生奮鬥的黃金時代，古人所以說：「四五十而無聞焉，斯亦不足畏也已！」這個時代，奮鬥常有特殊成績，如無特殊

成績，此人不會再有驚人的建樹，後生的可畏，在乎將來，壯年的可畏，即在當時，白熱化的奮鬥，是奮鬥的最高峯。什麼叫沉着奮鬥？精力雖不及從前，勇氣雖不及從前，可是老謀深算，高人一等，他的衝鋒陷陣，雖不及從前，而居中策應，非他莫屬，「運籌帷幄之中，決勝千里之外」，沉着奮鬥時代的人，當然勝任愉快。青年不宜看輕沉着奮鬥的人，就在於此。詩經所謂：「人之亡亡，邦國殄瘁」的人，即指沉着奮鬥的人。

(三) 交替奮鬥 五十五歲至六十歲，是交替奮鬥時期，他經過幾十年的奮鬥，精神體力，不如從前，賣藝的江河，在賣藝之前，必先指示他的頭上肩腿，東也一個疤，西也一個疤，表明他老於江湖，久經奮鬥的人，他的疤痕，比老江湖還要多，不過他的疤痕，不在頭上肩腿，而在精神上，樹有年輪，每年一圈，看年輪，知道樹的壽命，久經奮鬥的人，除了精神上的疤痕外，在他額上之皺紋，也是表示他奮鬥的年代，他有這樣富足的奮鬥經驗，而且這種經驗，大足為奮鬥之助，人類奮鬥之所以一代勝過一代，與別種動物不同，便在人類能把奮鬥經驗，傳給後代，後來的奮鬥者，可以磨練向前奮鬥，不必再走已經走過的路，所以人們到了交替奮鬥時期，他的惟一責任，是把奮鬥經驗，告訴後來者，他不是

「人老珠黃不值錢，」他是後來奮鬥者之明燈之南針，他自己不該菲薄自己，在後來者也不該藐視他，當他是老而無用！

第四章 奮鬪與宿命

一、列子的宿命論

(一) 什麼是命 楊子曰：「古之人有言，吾嘗識之，將以告若，不知所以然而然，命也。今皆昏昧，隨所爲，隨所不爲，日去日來，孰能知其故，皆命也。」（列子楊朱篇）人們糊裏糊塗，熙熙攘攘，有時做，有時不做，爲什麼做？爲什麼如此做？自己莫名其妙；爲什麼不做？也是莫名其妙，自己莫名其妙，而竟如此了，而竟不如此了，誰使其如此，誰使其不如此，發號施令的，不是別的，就是命。

(二) 升沉是命 「仲尼之德，不出諸侯之下，而困於陳蔡，般紂之行，不出三仁之上，而居君位，季扎無爵於吳，田桓專有齊國，夷齊餓於首陽，季氏富於展禽。」（列子力命篇）有道德的，未必能飛黃騰達，沒有道德的，反而驥首上騰，這都是命的關係。命厚的，雖處逆境，自能化戾氣爲祥雲，管夷吾就是一個例子：「管夷吾事公子糾，鮑叔牙奉公子小白，齊公族多寵，嫡庶並行，國人懼亂，管仲與召忽奉公

子糾奔魯，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，既而公孫無知作亂，齊無君，二公子爭入，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，射小白帶鉤，小白既立，魯殺公子糾，召忽死之，管夷吾被囚……鮑叔牙郊迎，桓公禮之，而位於高國之上，鮑叔牙以身下之，任以國政，號曰仲父，桓公遂霸……此世稱管鮑善交者，小白善用能者，列子卻以爲「實無善交，實無善用能者」，列子的意思並非說：「更有善交，更有善用能也」，他是認定：「召忽非能死，不得不死，」原是命該如此；「鮑叔非能舉賢，不得不舉，小白非能用讐，不得不用，」管夷吾的命厚，特假手於鮑叔，小白罷了。即無鮑叔，小白，管夷吾仍能顯榮的。反之，命薄的，雖處順境，如人寶山空手回，鮑叔就是一個例子：管夷吾自己說：「鮑叔不以吾爲貪……不以我爲愚……不以我爲不肖……不以我爲怯……不以我爲無恥……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鮑叔也，」他對於鮑叔，真是感激萬分，可是他有病時，小白問：「仲父之病，疾矣，可不諱云，至於大病，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？」小白同時提出鮑叔牙，徵求他的同意，管仲說：「其爲人潔廉善士也，其於不己若者，不比之人，一聞人之過，終身不忘，使之理國，上且鈞乎君，下且逆乎民，其得罪於君也，將弗久矣……勿已，則隰朋可。」列子以爲：「管夷吾非薄鮑叔也，不得不薄，非厚隰朋也，不得不厚，厚之於始，或薄之於終，薄之於終，或厚之於始，

厚薄之去來，弗由我也。」（列子力命篇）那末由誰呢？由於鮑叔牙的命薄，命薄的鮑叔牙，人力無可挽救的。

（三）死生有命 「鄧析操兩可之說，設無窮之辭，當子產執政，作竹刑，鄭國用之，數難子產之治，子產屈之，子產執而戮之，俄而誅之。」（列子力命篇）鄭國的用竹刑，是命，鄧析的屈子產，是命，子產的誅鄧析，也是命，因此提出天福天罰兩個原則來：「可以生而生，天福也；」反之，「可以死而死，天福也；」「可以生而不生，天罰也；」反之，「可以死而不死，天罰也；」世人有許多的生生死死，既不關於物，也不關於我，而是關於命。死生既關於命，智力便無可奈何。「魏人有東門吳者，其子死而不變，其相室曰：公之愛子，天下無有，今子死不變，何也？」東門吳曰：吾常無子，無子之時，不憂，今子死，乃與嚮無子同，臣奚憂焉？農赴時，商趨利，工追術，仕逐勢，勢使然也。然農有水旱，商有得失，工有成敗，仕有遇否，命使然也。」（列子力命篇）人的死生，直等於農的水旱，商的得失，工的成敗，仕的遇否。總之，生命身體的存亡厚薄，是自生自死，自厚自薄，「貴之或不生，賤之或不死，愛之亦不厚，輕之亦不薄。」與「貴之而生，或賤之而死，或愛之而厚，或輕之而薄。」完全一個道理。前者似反而非反，後者似順而非順，都是自生

自死，自厚自薄。什麼叫自生自死，自厚自薄？那就是命。

(四) 命不可勝 憑你的智慧，如何高深，使人莫測，憑你的巧佞，如何精微，使人莫測，憑你的才幹，如何開展，使人欽佩，憑你的行爲，如何謹慎，使人無從吹毛求疵，憑你的機遇，如何優美，使人豔羨，結果之所獲，適如其命，不多不少。所以列子說：「其使多智之人，量利害，料虛實，度人情，得亦中，亡亦中。」其少智之人，不量利害，不料虛實，不度人情，得亦中，亡亦中。「量與不量同，料與不料同，度與不度同，命既有定，強者不加分毫，弱者不減分毫，用力與不用力，完全一樣。」怨天折者，不知命者也，怨貧窮者，不知時者也。」(列子力命篇) 北宮子 西門子 二人的窮達，就是這個例子：「北宮子 謂 西門子 曰：朕與子並世也，而子子達；並族也，而人之敬；並貌也，而子子愛；並言也，而子子庸；並行也，而子子誠；並仕也，而子子貴；並農也，而子子富；並商也，而子子利；朕衣則朽褐，食則粢糲，居則蓬室，出則徒行；子衣則文錦，食則梁肉，居則連櫬，出則結駟，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，在朝譔然有敖朕之色，請謁不相及，邀遊不同行，固有年矣，子自以德過朕耶？」西門子 曰：子無以知其實，汝造事而窮，子造事而達，此厚薄之驗歟！而皆謂與子並，汝之顏厚矣！」北宮子 被 西門子 盛氣辱罵，不免自慚形穢，好像自己的才德，不及 西門子，自失

而歸，東郭先生與他再往西門子處，問明二人的爭執情形，東郭先生說：「汝之言厚薄，不過言才德之差，吾之言厚薄，異於是矣。夫北宮子厚於德，薄於命，汝厚於命，薄於德，汝之達，非智得也，北宮子之窮，非愚失也，皆天也，非人也。」

人既無如命何，那只好聽天由命，與孔子「居易以俟命」一樣意思，列子從無辦法中，想出一個辦法來，就是修德。命厚不必自矜，德厚不必自愧。西門子聽了東郭先生的話，連說：「先生止矣，予不敢復言。」北宮子聽了東郭先生的話，「衣其短褐，有狐貉之溫，進其茂菽，有稻粱之味，庇其蓬室，若廣廈之蔭，乘其輦輅，若文軒之飾，終身適然，不知榮辱之在彼也，在我也。」以我看來，列子的所謂修德，仍不出乎樂道安貧的陳套，是消極的，是屈服的，他的病根，太迷信天，以為天能定命，隨天發付，無從反抗，反宿命就是反天，天不可反，天不能反，那末命也不可反，命也不得反。力命篇甚至說：「天之所惡，孰知其故。」大概列子對於天，除了物質的以外，尚有主宰的天，盤據腦際，從天生命，觀他天與命往往併為一談，便可明白了。

二 王充的宿命論

(一) 命的種類 王充以為命可以分做三種：第一是正命，第二是隨命，第三種是遭命，什麼叫正

「命正命就是說：『本稟之自得吉……故不假操行以求福，而吉自至。』」（論衡命義篇）王充又說：「凡有首目之類，含血之屬，莫不有命……命當富貴，雖貧之，猶逢福善矣。」所以從地位論，「命貴，從賤地自達，」要富貴起來，好像有神助；從時期論，「命貴之人，俱學獨進，並仕獨遷，命富之人，俱求獨得，並為獨存；」至於才的高下，行的厚薄，與富貴貧賤，絕無關係。「才高行厚，未必保其富貴，智寡德薄，未可信其必貧賤。」不但如此，有時竟「才高行厚，命惡廢而不進，智寡德薄，命善興而超踰。」（論衡命祿篇）做官的未必有稷契之才，大富翁未必有陶朱之智，下愚的人，或擁千金，或做官吏，這都是正命。什麼叫隨命？隨命就是戮力操行，而吉福至，縱情施欲，而凶禍到。（論衡命義篇）不過用戮力操行所招致的富貴，有一定的數量，「器受一升，以一升則平，受之過一升，則滿溢也，手舉一鈞，以一鈞則平，舉之過一鈞，則躓仆矣。」如果信命不求，不去勉力勤事，砥才明操，倘為隨命，便不可得了。什麼叫遭命？遭命就是「觸值之命，」什麼叫觸值之命？是「行善得惡，」說明白些，是「行善於內，遭凶於外，」舉些例子來說：「若顏淵、伯牛，行善者也，當得隨命，福佑隨至，何故遭凶？顏淵困於學，以才自殺，伯牛空居而遭惡疾。」（論衡命義篇）他如魯平公欲見孟子，嬖人臧倉毀孟子而止，孟子曰：「天也！」（論衡命祿篇）無論其人之為正命，為隨命，為

遭命，都是定之初生，不在長大之後。

(二) 命的象徵 命的厚薄，於何見之？王充以爲自有象徵，一是吉驗，二是骨相，因爲人是受命於天，當然有吉驗，所謂吉驗，大致是人物禎祥，或光氣，論衡吉驗篇，舉了許多例子：黃帝姓二十月而生，堯體就之如日，望之如雲，舜燒廩不死，掩井旁出，后稷牛羊不踐，飛鳥覆翼，劉邦澤中斬蛇，竇廣國岸崩不死，漢光武佳氣鬱葱，雜引書傳，卻沒有說出其所以然來，人既稟命於天，在身體當然有表候。什麼叫表候？就是骨相。什麼叫骨相？就是「案骨節之法，察皮膚之理，以審人之性命。」「察骨體之證，睹富貴貧賤，猶人見盤盂之器，知所設用也。……富貴之骨，不遇貧賤之苦，貧賤之相，不遭富貴之樂。」骨相篇舉了許多例子，我把他列成一表：

黃帝——龍顏

帝嚳——駢齒

帝堯——眉成八采

帝舜——雙目重瞳

夏禹——耳有三漏

成湯——臂有再肘

文王——四乳

武王——望陽

周公——背偻

臯陶——馬口

孔子——反羽

蒼頡——四口

晉文——佻脅

蘇秦——竹鼻

張儀——比脅

項羽——重瞳

陳平——美貌

漢高——隆準左股有七十二黑子

王充更提出「二相不鈞而相遇，則有立死，若未相適，有豫亡之禍，」隨舉王正君三許嫁夫，三人都死，第四次纔嫁漢元帝；「舉家有富貴之命，然後纔任富貴之事，」好像是天經地義，無可非議。

(三)命與幸運 王充論命義篇說：「命者貧富貴賤也，祿者盛衰興廢也，」命與祿相交織，成爲種種方法：

1. 正命遇盛祿或興祿，是命與祿合；
2. 正命遭變，變不爲害，終仍祿盛，但命與祿離；
3. 隨命遇盛祿或興祿，加以努力，飛黃騰達；
4. 隨命遇衰祿或廢祿，加以努力，減少災禍；
5. 隨命遇劇變，力不能勝變；
6. 遭命雖努力，仍得惡果。

王充的宿命論，大略如此，命分三種，實在是上智中人下愚。吉兆既多附會，不能認爲證據，骨相至多表示個性，與富貴利達，有甚關係？至於幸運，原是機會問題，與命更不相關。

三、墨子的非命論

(一)命是沒有的。墨子反對命，基本上不認命的存在，第一證之以衆人耳目，「有聞之，有見之，謂之有，莫之聞，莫之見，謂之亡。」(非命中)衆人耳目，如以爲未可輕信；第二證之以古今百姓之情，「生民以來者，亦嘗見命之物，聞命之聲者乎？則未嘗有也。」(非命中)百姓愚而不肖，他們的耳目，不足爲法；那末，第三證之以諸侯的傳言流語，「生民以來者，亦嘗有聞命之聲，見命之體者乎？則未嘗有也。」用此三證，證明命是子虛烏有的東西，子虛烏有的東西，連反對的價值都沒有，所以墨子的非命，不是攻擊命的如何不合理，而是攻擊言命的人，不是東西，信命的人，受害無窮；如果不懂得這個道理，也許要批評墨子的非命，雖有上中下三篇，說話並不中肯罷。

(二)主命是不仁。「古者王公大人，爲政國家者，皆欲國家之富，人民之衆，刑政之治，然而不得富而得貧，不得榮而得寡，不得治而得亂，則是本失其所欲，得其所惡，是故何也……執有命者，以難於

民間者衆，執有命者之言曰：命富則富，命貧則貧，命衆則衆，命寡則寡，命治則治，命亂則亂，命壽則壽，命夭則夭，命雖強勁何益者！（非命上）教人不要與命反抗，一切隨命發付，教人靜以待命，不要奮鬥，結果「不得富而得貧，不得衆而得寡，不得治而得亂」，有命者教人自暴自棄，教人墮落，所以墨子斥之，「執有命者不仁！」（非命上）

（三）主命是不義 「執有命者之言曰：上之所賞，命固且賞，非賢故賞也，上之所罰，命固且罰，不暴故罰也，是故人則不慈，孝於親戚，出則不弟，長於鄉里，坐處不度，出入無節，男女無辨，是故治官府則盜竊，守城則崩叛，君有難則不死，出亡則不送。」（非命上）主命的人，簡直叫人排斥道德，破壞法律，命中當貴，雖無道德，犯法律，還是得賞，命中當罰，雖守道德，遵法律，還是得罰，把社會國家的秩序，輕輕摧毀，所以墨子斥之，「是滅亡天下之人也！」

（四）主命的胡言 「上世的窮民，貪於飲食，惰於從事，是以衣食之財不足，而饑寒凍餒之憂至，不知曰我能不能，從事不疾，必曰我命固且貧；若上世暴王，不忍其耳目之淫，心涂之辟，不顧其親戚，遂以亡失國家，傾覆社稷，不知曰我能不能，爲政不善，必曰吾命固失之！」窮民暴王，饑寒凍餒，亡國敗家，

不知自己取禍之道，偏以爲命該如此，這不是胡言之人麼？「三代之暴王，不繆其耳目之淫，不慎其心志之辟，外之毆騁田獵畢弋，內沉於酒樂，不曰我罷不肖，我爲政刑不善，必曰我命故且亡；雖昔三代之窮民，亦由此也，內之不能善事其親戚，外不能善事其君長，惡恭儉而好簡易，貪飲食而惰從事，衣食之財不足，使身有飢寒凍餒之憂，必不能曰我罷不肖，我從事不疾，必曰我命固且窮；雖昔也三代之僞民，亦猶此也，繁飾有命，必教衆人愚樸久矣。」（非命中）這段文字，比非命上的文字，格外透切。總之，暴王窮民，把命來遂過飾非，欺人以欺己，僞民呢？未必不知命之無謂，卻故意飾辭巧說，以無爲有，教愚樸的衆人，上他的當，以達其欺詐的目的，主命的話，無疑的是一派胡說！

（五）一切在人力 「古者桀之所亂，湯受而治之，紂之所亂，武王受而治之，此世未易，民未渝，在於桀紂則天下亂，在於湯武則天下治，豈可謂有命者？」（非命上）「一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爲無用，暴逆百姓，使下不親其上，是故國爲虛厲，身在刑繆之中，必不能曰，我見命焉。」（非命中）那末不是命，是什麼呢？「初之列士桀大夫，慎言知行，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，下有以教順其百姓，故上得其君長之賞，下得其百姓之譽，列士桀大夫，聲聞不廢，流傳至今，而天下皆曰，其力也。」（非命中）「禹

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，曰必使其飢者得食，寒者得衣，勞者得息，亂者得治，遂得光譽令聞於天下，……故以爲其力也。」（非命下）天下的安危治亂，不關乎命，而關乎力，用力則治，不用力則亂，用多少力，收多少效果，力與效果成絕對的正比例，「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，聽獄治政，終朝均分，而不敢怠倦者，」不是好勞而惡逸，深知道：「強必治，不強必亂，強必寧，不強必危，」「今也卿大夫之竭股肱之力，殫其思慮之知，內治官府，外歛關市山林澤梁之利，以實官府，而不敢怠倦者，」不是好勞而惡逸，深知道：「強必貴，不強必賤，強必榮，不強必辱，」做領袖的，固不能不奮鬪，做平常的人，也不能不奮鬪，「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，強乎耕稼樹藝，多聚升粟而不敢怠倦者，」他深知道：「強必富，不強必貧，強必飽，不強必飢，」「今也婦人之所以夙興夜寢，強乎紡績織紝，多治麻統葛緒，拊布縵而不敢怠倦者，」他也深知道：「強必富，不強必貧，強必煖，不強必寒，」（非命下）信命的人，一定不奮鬪，不奮鬪，就是怠倦，官怠倦政治，農怠倦稼穡，婦怠倦紡織，那麼政治紊亂，衣食不足，而個人的末日，國家的末日，行將降臨！

墨子所以不惜糜頂放踵，替天下奔走，他這種大公無我的爲人類奮鬪，莊周雖主張無爲，而對於終

身奮鬥的墨子，在天下篇中，首先論及，雖說他：「爲之大過，」其生也勤，其死也薄，「但不能斷爲不是，只好說：「其道大毅，」其行難爲也，「所謂大毅，所謂難爲，不過爲了「反天下之心，天下不堪，」最後竟不能不稱他：「墨子真天下之好也，將求之不得也，雖枯槁不舍也，才士也夫！」可是墨子所以有這種奮鬥精神，由於他的人生觀，是力主非命，惟其非命，所以能奮鬥，自來研究墨子的人，很少注意及此，也許因爲命的說法，先入爲主，對於墨子的非命，根本不能了解；而墨子的哲學真相，反蒙了一重塵埃；不然，墨子在數千年前，昌言非命，而命運的魔力，何以至今箝制全人類，絕不受其影響呢？

四、我的新命論 墨子的非命，根本是無命，我卻以爲命是有的，不過沒有什麼神祕，命之成，前半在天，後半在人，而在人的一半，有力量改造，在天的一半，除了特殊的少數外，不難「制天命而用之，」而且命不會固定，隨時隨地，因爲人力的關係，在那裏變遷，好的也可以變壞，壞的仍可以變好，換句話說，我要把我的命變好，便可以變好，我放任了，我暴棄了，便會變壞，變好變壞，全在乎我，不在乎天，命是日新又新的，不是一成不變的，「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，」就是這個意思！

(一) 在天的命 如果把命分做十分，那末在天的命，當佔五分，這五分的天命，就是天裏，什麼叫

天稟就是天命的性，性的內容，一是智慧，二是才能，有的智慧，大於才能，這是學問家的天命；有的才能大於智慧，這是事業家的天命；有智慧與才能相等，這是中庸的天命；天命是關於遺傳的，遺傳是優生學。智慧過人的父母，往往生智慧過人的子女，才能過人的父母，往往生才能過人的子女，俗語說：「龍生龍，鳳生鳳。」這是很對的。下愚的父母，決不會生聰敏的子女，「老鴉窠裏出鳳凰」吾聞其語，未見其人也！

(二) 在人的命 單靠天賦的命，不加以人力的命，那末得之於天者，雖特別優厚，也要退化的，尤其是智慧。王安石有一篇傷方仲永的文章，大略說：「金谿民方仲永，世業耕，仲永生來不識文房四寶，有一天，忽然哭求不已，他的父母，被他纏不過，向鄰人借來給他，仲永執筆作詩，其詩以敬宗收族爲意，一方文士，很以爲異，遠近相傳，其父便日借仲永，徧謁大人先生之門，作詩得賞，以爲生財方法，後來年事漸長，作事漸不行，到後來，竟不會作詩，泯然如常人了。」讀者可一讀王安石原文，這是天賦智慧，以不加人力而退化的證據。至於才能，自然的訓練較多，日常生活，很多足以訓練才能的，但是這種訓練，既沒有方法，又沒有系統，天賦才能，決不充分發展，社會上儘有別具才能的人，因爲未經人力的培養，

沒有多大成就，例子很多，俯拾即是呢！那麼什麼是在人的命？就是教育，教育之所成就的，一是智識，二是技能，三是品性，我們應該利用天賦的智慧才能，受充分的優良的教育，以培養豐富的智識，優美的技能，善良的品性，才是真知命者！

(二) 命的改造 詩經說：「天命靡常，」天命何以無常？因為可以改造。如何改造？就是制而用之。什麼叫制？就是補天命不足，短處變為非短處，或竟轉成長處，補短在乎多訓練，反復不已，補短成功，自生趣味，趣味生而進修猛，「山徑之谿澗，介然用之而成路，」由短轉長，未必不可能，天短之，我補之，這不是制天命嗎？天短之，我長之，這不是更澈底的制天命嗎？什麼叫用？展天命之所長，是第一義；充分發展天命之所長，是第二義；就發展之長，而充分利用之，這是第三義；盡第一義的是中等，更盡第二義的，是上等，更盡第三義的，是上上等，纔算盡改造命的能事。但是命應該不絕的改造，如有中止，那末命便成舊的，舊命的人生道，當然是荆棘。是黑暗，「惟命不於常，道在則得之，不在則失之矣，」這就是說命要無時或已的改造，不改造便失制命用命之道。

如此說來，我的新命說，就是奮鬥的根據，與宿命論不同，與非命論也不同。宿命論是不奮鬥者，非命論

是狹隘的奮鬥者新命論纔是最積極的奮鬥者

第五章 奮鬥與悲觀

一、悲觀的原因 就常情論，凡有血氣，不會悲觀，因為血是熱的，氣是磅薄的，熱血浩氣，充斥四體，悲觀的分子來襲，比如飛蛾撲火，不久即滅，比如投生鐵於洪爐，只有成爲緋紅的火塊，而況青年時代，血氣方剛，古人惟恐其好鬪過甚，那裏會得悲觀？然而悲觀的青年，所在都有，這又是什麼道理？細爲分析，原因有幾：

(一)意志薄弱 意志的堅強與薄弱，半由天賦，半由教育，天性意志薄弱，幸受良好教育，日夜熏陶，不難轉弱爲強；不幸而沒有良好教育，先天不足，後天失調，一經外界刺激，遂遭敗北，而成爲悲觀者。試觀悲觀的青年，誰不是意志薄弱者？所以意志薄弱是悲觀的因，悲觀是意志薄弱的果，有此因，必有此果，這是一定不易的道理。

(二)感情豐富 感情豐富的青年，易受外界震動，震動不已，於是感情的熱度，大爲減殺，終於成

爲冷僻孤獨的青年，「其進銳者，其退速。」如非經過優良的教育，第一使感情永久儲蓄，發泄得當，時有自行調節的能力，纔能保持豐富的感情，歷百劫而不變。至於感情振幅不很大的青年，其得意，其失意，都能不十分改變其常態，常態不變，那會悲觀？

(三) 環境惡劣 青年的環境萬有不齊，遇着好環境，一切盡如人意，那真像古人所謂：「潮平兩岸闊，風正一帆懸。」這是上上大吉；不然的話，能夠平穩過去，雖無出色處，也無難堪處，算是上中；不然的話，能夠順多逆少，能夠樂多苦少，算是中上；不然的話，一會兒驚濤拍天，一會兒安瀾順道，也不失爲中中；在這些環境裏，決不會產生悲觀的思想。最怕遇着的環境，是四面荆棘，任你創巨痛深，使得前途只覺得漆黑一團，環境的力量，越覺得囂張，自身的力量，越覺得微弱，青年處此四面楚歌的環境，往往精神頹喪，而悲觀的念頭，油然而生。

(四) 求好太過 青年的思想，往往超越事實，急進的青年，就是古之所謂狂者，求好心特別旺盛，無論對於何種事情，總希望事半功倍，而進行的結果，恰得其反，當然要倒抽一口冷氣，這種青年，根本不知道「天下事，不如意者十常八九」的格言，冷氣倒抽，至再至三，於是心灰意懶，以爲天下事，無復

可爲，天下人，無可與同羣，踽踽涼涼，獨行無偶，悲觀之念，突然襲擊，屈大夫的行吟澤畔，賈長沙的痛哭傷生，都是這等人！

二、佛家的悲觀說

(一) 宇宙是幻相 宇宙間的一切，都是在流轉變動，如流水一般，無時或息，就器物說罷，一隻桌子，一隻椅子，分子間的變動，如流水一般，不過變動的結果，須經過若干時間，纔被肉眼所覺察，叫他毀壞。其實毀壞不自今日始，新桌新椅成功之日，就是他毀壞之始，毀壞的經過，叫變動。人體更不用說了，人體由原子合成細胞，由細胞合成身體，無論說話靜默動作休止，細胞不住的在破壞，同時以我們吸取食物的緣故，新細胞在不絕的產生，新陳代謝，今日之我，已非昨日之我，明日之我，更非今日之我，由幼年，而少年，而壯年，而老年，各有一副面目，就是各有一個我，如果做件傻事，從初生起，日攝一影，到六十歲爲止，每年三百六十五張，共得二萬一千九百張，連成一部影片，叫做人生，放映起來，六十年中的變動，獲得一個系統，豈不是一件有意義的事？試問宇宙之大，那有住的實在東西，東西既沒有自體，所謂外界，都是幻相。幻相原是我人心的作用，存什麼心，現什麼相，比如立在哈哈鏡前，我的身體，或長或

短，或圓或尖，都不是真相，實則佛家所說，不過主觀，主觀之外，尚有相當的客觀，主觀所得，是抽象，客觀所得，是實體，憑主觀，而抹殺客觀，是「知二五而不知十」，因此認世界是空虛的，不知世界之爲實在東西，大家所見，大家所履，卽佛家也未嘗不「衣於斯，食於斯」呢！無論他的說法，如何精妙，理論是理論，事實是事實，理論不曾搖動事實的毫末。

(二)人生是苦惱 爲了衣食住，整天的勞筋骨，苦心志，一刻不獲安息，還恐衣食住之不足，一生之時光，一生之精力，都化在衣食住上，這叫做生的苦。光陰如白駒過隙，百年歲月，彈指已去，呱呱墮地的嬰兒，一轉瞬而頭童齒豁，老態龍鍾了，憑你有通天本領，駐顏絕無法術，這叫做老的苦。老的苦，還不夠，繼着一息不來，由冷而僵而腐朽，這叫做死的苦。除了生老死三苦外，還屢病魔來襲，而大寒，而大熱，而勺飲不入，而呻吟牀第，這叫做病的苦。此外還有相愛的，偏要離別，怨憎的，偏要會面，歡喜的，求之不得，誰都是苦人兒，苦海無邊，超脫不得，與其有此生，不如無此生！我則以爲既稱爲人，當然要自求生存，求生存而得生存，只有快樂，沒有痛苦，我的數十寒暑未嘗白費，精力既盡，當然要老，人固不能駐顏，又何必駐顏！「生，寄也，死，歸也，」「歸其真宅，」孔子說：「人皆見老之德，未知老之佚，知死之惡，未知死

之息也。」（列子天瑞篇）生如不死，不特「生無所息」而且「死也者，德之微也，古者謂死人爲歸人，夫言死人爲歸人，則生人爲行人矣，行而不知歸，失家者也。」而且「有生則復於不生，有形則復於無形……生者理之必終者也，終者不得不終，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，而欲恆其生，晝其終，感於數也。」（列子天瑞篇）至於愛相離，離而再合，尤相愛，怨相遇，便有機會釋怨；至於病，更非不可抵抗，不可預防，生老病死，怨會愛離等等，都是不成問題，如何好算苦呢？

（三）涅槃是樂國 佛家的樂國，是涅槃，涅槃是永久不變的，因爲超越空間時間的緣故。涅槃是安樂和平的，因爲沒有生死繁累的緣故。涅槃是自由自在的，因爲獨立不羈，沒有阻礙的緣故。涅槃是清淨明白的，因爲沒有煩惱妄想，連煩惱妄想的根，都剷除的緣故。所以在涅槃國裏的我，纔是真我。但是涅槃國不易進去，先要有正確的觀察，佛家叫做正見，分清世界的真幻；要認識世界的真幻，須賴正當的思想，佛家叫做正思；正當的思想，更賴正確的言語來發表，佛家叫正語；單有正確的言語，仍是空談，必須賴正當的行爲，坐而言者，能起而行，佛家叫做正業；正當的行爲，要成爲正當的生活，終生不改，纔能現實，纔能向上，佛家叫做正命；要現實，要向上，要加以正當的努力，無時或懈，佛家叫做正精進；努

力精進，道行乃深，可是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邪念一起，遂成走火，故尤須濟之以正當的慮念，佛家叫做正念；念如何使正？端賴正定的精神，使心境專一，佛家叫做正定；完備正見，正思，正語，正業，正命，正精進，正念，正定，八德，纔能進入涅槃，涅槃是寂滅的天國，天國是佛家的最高境界。我則以爲人入涅槃，已無生氣，無生氣，便不是人，人人入涅槃，便是世界末日，我入寂滅，人皆法天之行健，自強不息，人進我退，人主我奴，一人如此，則此身不保，一家如此，則全家不保，全民族如此，則全民族不保，結果求樂而得苦，求生存而得亡，天大希望，化爲泡影，還成什麼人生觀？青年須知我是現實界的人，當寶貴現實世界，當替現實世界盡力，常在現實世界中求幸福，出世主義，是不祥主義，是自殺主義！

三、叔本華的悲觀說

(一) 人生是苦痛的 世界是我的幻想，我以爲世界如此，湧現於眼前的，便是如此世界，我以爲世界如彼，湧現於眼前的，便是如彼世界，其實世界既未如此，也未如彼，他的真象，憑你心思如何精細，觀察如何周到，始終得不到的；呈現於眼前的世界，所有的一切，固是假相，即我所能知道的我，也是假相，目之所見，不可靠，耳之所聞，不可靠，手足之所觸，也不可靠，目之所見，是主觀的結果，耳之所聞，是主

觀的結果，手足之所觸，也是主觀的結果，自身認不得自身，遑論身外之世界！人如能安於主觀之所得，信之而不疑，本無問題，叔本華以爲人根本是追求宇宙本體的動物，決不肯認主觀之所得，爲已滿足，必定千方百計，去追求純粹客觀的世界與自身，結果卻毫無所獲，追求之而不得，於是產生欲求，欲求不遂，益感不足，不足無法滿足，不足便變成苦痛，不足與人生相終始，卽苦痛與人生相終始。實則客觀與主觀，不是絕對的，而是相對的，我常從主觀上出發，計畫較科學的方法，向客觀之途邁進，以求達到較客觀的境地，主觀與客觀的距離，雖很遙遠，我身不成，繼之我子，我子不成，繼之我孫，子又生孫，孫又生子，子子孫孫，相繼邁進，客觀的最後境地，總有達到的一日，我進一分，你進一寸，各有進步，精力決不浪費的；祇要眼光放得大些，放得遠些，各求小滿足，積無量數的小滿足，不難成一大滿足，那末人生的價值，原很偉大，還有什麼苦痛？而且進步生於不足，由不足而奮發有爲，由奮發有爲而達到新境地，向後一看，覺得進步不少，雖馬瘡僕痛，只覺得精神愉快，不覺什麼苦痛；向前一看，又覺得前途尚遠，便生新的不足，由新的不足，而生新的勇氣，鼓動新的勇氣，達到新的境地；所以不足隨時滿足，滿足隨感不足，不足與滿足，隨時遞起，一張一弛，終此一生，不足二字，實在是人生活動的題目，有新題目，纔有新文

章，人生的真價值，便生於不足之中。叔本華認爲是苦痛之本，不免仍蹈於深不可測之主觀之淵，而不思議。我敢正告青年，不足是光明的前途，沒有不足，而駐足於滿足，是墳墓，青年不但不該以不足爲苦痛，而該以尋求不足爲樂事，彼自以爲一切滿足的青年，是麻醉的人生，終生慨歎不足，不思邁進的青年，是消極的人生！

(二)世界是萬惡的 叔本華以爲世界是一片戰場，萬物的競爭，簡直是戰鬪，爪哇的某一平原，極目所至，都是大海龍的骸骨，大海龍出海來此產卵，竟被合羣的海狗，剝壳生吞，海狗方鼓腹歡喜，竟被老虎乘其後而撲殺，生就是殺，物與物都是如此，人與人何嘗不然，彼此歧視，因生戰鬪，人與人的自相殘殺，比他物且有過之呢！我們真實的世界，只有地獄，雖然說人們掙扎努力奮鬥，爲了幸福，歷盡千辛萬苦，似乎達到目的了！達到以後，仍是失望，而且在地球固定地壳之下，存着自然的強大勢力，一到不測的災禍，給他們自由行動起來，必致把地壳和地面上生存的東西，完全毀壞，所以叔本華以爲世界上的生物，都是萬惡的，連地球本身，也是萬惡的，實則人食人，是人類最大的缺憾，是一時行爲失常的病的現象，不問將來是否有大家覺悟，世界人類必須共存共榮，也該決然奮起，以掃除人類的缺

憾自任，纔不愧爲萬物之靈，而且人以羣的力量來摧殘我種族，來毀壞我種族，我既認爲萬惡，便應該合大衆，以與奮鬥，使他不敢以我們作俎上肉釜中魚，自然彼此向生存大道上求生存，雖不能到大同世界，人與人相食的慘象，當不會再演吧？我們越厭惡這人食人的世界，而退處消極，事事悲觀，時時悲觀，那末人食人的局面，一定要延長到我們的子孫，被人吃盡，那慘象豈不是方興未艾嗎？所以世界的萬惡，是悲觀二字所助長，悲觀者發憤爲雄，人類光明，即在目前。青年青年，黑暗來襲，應燃起巨焰，努力奮鬥。至於地球的壽命，究有多少，誰也估計不出。總之，距現在還很遠很遠呢！人們不知利用地球，很遠很遠的壽命努力奮鬥，而坐憂地球的毀滅，適成其爲杞人。列子天瑞篇有這樣的一段記載：「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墮，身亡所寄，廢食者，又有憂彼之憂者，因往曉之曰：『天積氣耳，亡處亡氣，若履伸呼吸，終日在天中行止，奈何憂崩墮乎？』其人曰：『天果積氣，日月星辰不當墜乎？』曉之者曰：『日月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，只使墜，亦不能有所中傷。』杞人知道天不會墜，又憂地壞，「曉之者曰：『地積塊耳，充塞四處，亡處亡塊，若躇步跼蹐，終日在地上行止，奈何憂其壞？』杞人纔「舍然大喜，」長廬子卻另有見地，以爲「虹蜺也，雲霧也，風雨也，四時也，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；山岳也，河海也，金石也，火木也，此積形之成乎

地者也；知積氣也，知積塊也，奚謂不壞？可是他以「天地……難終難窮……難測難識……憂其壞者，誠爲太遠，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，天地不得不壞，則會歸於壞，遇其壞者，奚爲不憂者？」列子看得最透，他說：「言天地壞者亦謬，言天地不壞者亦謬，壞與不壞，吾所以不知也……壞與不壞，我何容心者？」天地之壞，既不可知，何必憂其壞？雖知地球有壞時，而我的奮鬥，始終不輟，不把壞與不壞，放在心上，纔算是積極的人生！

(三) 脫離苦海方法 叔本華以爲脫離苦海，未嘗無法，而根本辦法，惟有絕慾，如何絕慾？他以爲有三條路可走：第一條路是抑制慾望，第二條路是忍受痛苦，第三條路是消滅不平之氣，如何走第一條路？叔本華以爲放棄一切佔有，以減輕他人的痛苦，其實我雖盡棄所有，在他人未必滿足。他的慾望，反以我的放棄，得來太容易的緣故，而格外熾盛。我的佔有很有限，人的慾望難填，所以抑制自己慾望的結果，不是功德，而是罪惡。何況慾望與生俱來，無從抑制的呢？如何走第二條路？叔本華以爲發揮自身無盡的法寶，就是耐性與溫良，無論何種苦痛，一些不反抗；一切忍受得下；其實痛苦有應得與不應得的分別，忍受應得的苦痛，叫溫良；忍受不應得的苦痛，叫無恥。溫良是人的德性，無恥怎好算人人無

端剝奪我的生存權，我也忍受嗎？人無端要我的命，我也忍受嗎？如何走第三條路？叔本華以為使他身內所有的怒火，同慾火一樣的少；其實人有理性，理性認為不對的，誰能無怒？人以無理加我，我也不怒，那自滅其理性，理性既滅，還算得是個人嗎？叔本華也知道我退一寸，人進一尺，越逼越緊，最後的一步，是盼望解脫人生，而至於死亡，不復成其為人。人生觀而以解脫做出路，實在是不成話！他的悲觀，悲觀到頂點，青年，我們所有的苦痛，只有二個大字，可以真的解決，就是奮鬥！奮鬥是生路，是光榮，退縮是死路，是無恥！

第六章 奮鬪與享樂

一、肉體享樂說 肉體享樂，以楊朱爲代表，在列子一書中，關於肉體享樂的話，說得最詳細，也最具

體，分述如下：

(一)享樂的理由 楊朱說：「百年壽之大齊，得百年者，千無一焉；設有一者，孩抱以逮昏老，幾居其半矣；夜眠之所引，晝覺之所遺，又幾居其半矣；痛疾哀苦，亡失憂懼，又幾居其半矣；量十數年之中，適然而自得，亡介焉之慮者，亦亡一時之中爾！則人之生也，奚爲哉？奚樂哉？爲美厚爾，爲聲色爾。」楊朱先立一個壽的大限是百年，再去考察人們實際所享的年歲，斷定及大限的人千不得一，即使有人享壽百年，其中有很多的時間，算不得真正的人生，不識不知的孩子時代，眼花耳聾的老年時代，當然算不得真正的人生，他如晚間睡眠，白日晝寢，有時生病，有時哀苦，以及亡失憂懼，也不能算是真正的人生，區區百年之數，幾經對折，所餘能有多少？人生既如此其有限，生的目的，究在那裏？楊朱便赤裸裸的說，

爲美厚，爲聲色；而在天瑞篇中有更澈底的主張：「舜曰，吾身非我有，孰有之哉？曰，是天地之委形也，生非汝有，是天地之委和也，性命非汝有，是天地之委順也，孫子非汝有，是天地之委蛻也。」吾之爲我，是是否存在，尙成問題，那末在此佔有皮囊的數十寒暑，不去求肉體的享樂，還有什麼意思？肉體享樂者，必流爲縱無等之慾，縱慾無等，勢必斲喪身體，自速死亡，楊朱對於這一點，也早已料到，他說：「太古之人，知生之暫來，知死之暫往，」生之爲暫，人所同知，至於死，大家認爲久遠的，所謂長逝，所謂永別，都是久遠的意思，而楊朱反謂之暫，因爲楊朱以爲生與死，循環無端，往復不已，生可再來，故不足貴，死僅暫往，故不足悲，縱慾的結果，不過斲喪生的一部，而使生死的階段，變得短些，「隨生隨死，往來相接，間不可省，」所以「年命多少，非所量也，」爲什麼不量年命的多少？因爲「十年亦死，百年亦死，」死既相同，那末當此生時，亟求享樂，「奚遑死後？」十年與百年，是一與十之比，爲什麼不量？因爲「五情好惡，古猶今也，四體安危，古猶今也，世事苦樂，古猶今也，變易治亂，古猶今也，」一切的一切，古今一轍，十年百年，何必計較！

(二) 享樂的方法

(1) 滿足易得之慾 什麼是易得之慾？是肉體之慾，關於耳的，要「恣耳之所欲聽」，耳欲聽什麼？「夫耳之所欲聞者，音聲」；關於目的，要「恣目之所欲視」，目欲視什麼？「目之所欲見者，美色」；關於鼻的，要「恣鼻之所欲向」，鼻欲向什麼？「鼻之所欲向者，椒蘭」；關於口的，要「恣口之所欲言」，口欲言什麼？「口之所欲道者，是非」；關於體的，要「恣體之所欲安」，體欲安什麼？「體之所欲安者，美厚」；關於意的，要「恣意之所欲行」，意欲行什麼？「意之所欲爲者，放逸」；這些都是肉體之慾。滿足之法，惟有一恣字，什麼叫恣？「肆之而已」。如何行肆？消極方面，先要做到「勿墜勿闕」，耳不得聽，叫闕聽；目不得視，叫闕明；鼻不得嗅，叫闕顛；口不得言，叫闕智；體不得從，叫闕適；意不得行，叫闕往；能夠去墜除闕，人的壽命，不論一日一月，一年十年，都是好的；不然的話，人的壽命，雖百年千年萬年，也不值得的。勿墜勿闕，纔算「從心而動」。能從心而動，自得逸樂，得逸樂，纔算「從性而遊」。

(2) 輕視難足之慾 什麼是難足之慾？是精神之慾。什麼是精神之慾？就是名譽。楊朱分名譽爲常身之名，與死後之名二種，楊朱認爲人們以求名爲富，既富爲貴，既貴爲死，既死爲子孫，實則

「名也乃苦其身，燻其心，」不易滿足，豈待多言！與享樂主義，勢不並立，也很明白了。而且名的本身，不值一顧，「名者僞而已矣，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，而不失天下，享祚百年；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，而終亡其國，餓死於首陽之山，」求名就是作僞，真心求名，反得實禍。至於死後之名，更不必論。人在生時，雖有賢愚貴賤的分別，等到死後，同時腐朽消滅，可見人們在死後，是「齊賢齊愚，齊貴齊賤……生則堯舜，死則腐骨；生則桀紂，死則腐骨，孰知其異？」或者以為腐骨雖同，名譽各異，齊其腐骨，而不能齊其名譽，實則「太古之事滅矣，孰誌之者？三皇之事，若存若亡，五帝之事，若覺若夢，三王之事，或隱或顯，億不識一，當身之事，或聞或見，萬不識一，目前之事，或存或廢，千不識一，太古至於今日，年數固不可勝紀，但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，賢愚好醜，成敗是非，無不消滅，但遲速之間耳！」於今日，年數固不可勝紀，但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，賢愚好醜，成敗是非，無不消滅，但遲速之間耳！足見死後之名，經過相當時間，便要消滅，人在死後，不但腐骨相同，名譽也是一樣，那末何必「矜一時之毀譽，以焦苦其神形，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？」把所費的神形之代價，得此餘名，已不能相抵；而況此餘名，「豈足潤枯骨？」雖稱之不知，雖賞之不知，與株塊無以異矣！「話須說回來，楊朱不是主張去名者，而是反對「悠悠者趨名不已，」趨名不已，必至累實，「累實將值危亡之不救，」所以

我認爲楊朱輕視名譽，不是排斥名譽。總之，楊朱的主要目的，在乎享樂，名譽只可做享樂的手段，享樂決不可爲名譽而犧牲，目的手段，楊朱分別得很清楚。

(3) 力避當身之苦 什麼是當身之苦？「耕於河陽，陶於雷澤，四體不得暫安，口腹不得厚美，父母之所不愛，弟妹之所不親，」這是舜的當身之苦；「篡業事讐，惟荒土功，子產不字，過門不入，身體偏枯，手足胼胝，」這是禹的當身之苦；「攝天子之政，邵公不悅，四國流言，居東三年，誅兄放弟，僅免其身，」這是周公的當身之苦；「伐樹於宋，削迹於衛，窮於商周，圍於陳蔡，受屈於季氏，見辱於陽虎，」這是孔子的當身之苦；稱舜爲天人之窮毒者，稱禹爲天人之憂苦者，稱周公爲天人之危懼者，稱孔子爲天民之遑遽者，人而至於窮毒，至於憂苦，至於危懼，至於遑遽，顛連困苦，生無一日之歡，雖然「死有萬世之名，」可是「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。」楊朱的意思，與其有名無實，寧願有實無名，什麼叫有實無名呢？如桀如紂就是。「桀藉累世之資，居南面之尊，智足以距羣下，威足以震海內，恣耳目之所恣，窮意慮之所爲；」「紂亦藉累世之資，居南面之尊，威無不行，志無不從，肆情於傾宮，縱慾於長夜，不以禮義自苦，」一則「熙熙然以至於死，」一則「熙熙然以至於誅，」一則「稱爲天

民之逸蕩者。」一則「稱爲天民之放縱者。」人而能逸蕩，能放縱，窮歡極樂，雖「死被愚暴之名，」可是「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！」

(三)享樂的實例 楊朱的享樂，把爲我做出發點，第一派人物，是在盡一生之觀，窮當年之樂，一以存真性，一以去僞名；第二派人物，是在推爲我到無我，一以自己享樂，一以廣行施舍，公孫朝公孫穆是第一派，端木叔是第二派。

(1) 公孫朝穆 公孫朝公孫穆，是子產的兄弟，「朝好酒，穆好色，朝之室也，聚酒千鍾，積麴成封，望門百步，糟漿之氣，逆於人鼻，」酒真多得可以他的喝酒，也與衆不同，「方其荒於酒也，不知世道之安危，人理之悔吝，室內之有亡，九族之親疏，存亡之哀樂也；雖水火兵刃，交於前，弗知也。」公孫穆的好色，也很奇特，他的後庭，「比房數十，皆擇稚齒矮孀者以盈之，方其耽於色也，屏親昵，絕交游，逃於後庭，以晝足夜，三月一出，意猶未愜，鄉有處子之娥姣者，必賄而招之，媒而挑之，弗獲而後已。」子產是鄭國的大政治家，對於他哥哥的好酒，弟弟的好色，當然感得不安，聽了鄧析的話，他對的兄弟，「喻以性命之重，誘以禮義之尊，」誰知一開口，便是碰壁，朝穆的意思，可以分幾層，第一，生難遇。

死易及，當然要樂生；第二刻意從俗，違性順物，生不如死；第三，肆情食色，所以盡歡窮樂，名聲性命，不遑憂及；第四，治外適苦身，而物未必治，治內則逸性，而物未必亂；第五，治外未合人心，治內君臣道息，總之，「智之所貴，存我爲貴，」如何存我？「曰可在樂生，可在逸身。」能逸身，才覺生之可樂，公孫朝穆，是逸身以樂生的實行家。

(2) 衛端木叔 「端木叔……不治世故，放意所好，」他思想所及，便見之事實，真是「其生民之所欲爲，人意之所欲玩者，無不爲也，無不玩也。」別的不說，他的「牆屋臺榭，園囿池沼，飲食車服，聲樂嬪御，擬齊楚之君焉。」講到他「情所欲好，耳所欲聽，目所欲視，口所欲嘗，」都要羅致，出產地的遠近，完全不問的。如果有興出遊，不問「山川阻險，途徑修遠，無不必之。」他不但自己享樂，且好與人同樂，第一，「賓客在庭者，日百住，庖廚之下，不絕烟火，堂廡之上，不絕聲樂；」第二，「奉養之餘，先散之宗族；」第三，「宗族之餘，次散之邑里；」第四，「邑里之餘，乃散之一國；」最了不得的，「行年六十，氣幹將衰，棄其家事，都散其庫藏珍寶，車服妾媵，一年之中盡焉，不爲子孫留財。」他的不留財，沒有像現在一般富翁，特別提出幾十萬贖與金，及其病也，無藥石之儲，及其死也，無瘞埋之資，」

他的行為，驚世駭俗，大家議論着，有的說他是瘋狂，辱沒了他的祖宗子貢，有的說他是達人，德過其祖；總之，存身以存人，樂己以樂人，「公天下之身，公天下之物，其唯至人焉！」

(四)我的批評 楊朱認人生有限，就該寶貴此有限的人生，既寶貴此有限的人生，就該善於運用，使此有限的人生，一寸一分的光陰，都過得有價值，有極大的價值；不該敝屣此有限的人生，但求肉體的享樂。而且楊朱的生死循環，已陷入輪迴的迷信。再退一步說，我人爲避免墮入畜牲道，也該善於運用此有限的人生。至於物質慾望，愈提愈高，物慾充進，結果是「自貽伊戚。」不但如此，物質生活的改進，基於研究精神，自己創造，自己享受，在理論上還說得過去，可是先苦後樂，已爲不可移易的鐵律。如果但知改進物質的生活，處處仰給別人，最後結果，不會佳妙的。楊朱雖然不主張發財，他說：「不貪富，何羨貨？」善逸身者不殖，而足己之所資，不能不有所備，「原憲之簞損生，」那末「善樂生者不簞，」如何會不簞？除了少數人靠祖宗遺產外，仍須靠自己的努力。不但如此，肉體快樂，爲時很短，並有騷擾性質潛伏着，樂極生悲，是常有的事。肉體的快樂，是感覺的滿足，放蕩的結果，有時使得精神苦痛的。總之，快樂決非宴飲與狂歡的繼續不斷，魚肉與一切精美的奢侈的酒食，以及美色，決不會產生

一個快樂的生活。老子說：「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……難得之貨，令人行妨。」公孫朝穆的生活，正是現在都市上公子小姐的頹廢浪漫行爲，完全是溺於聲色。老子說：「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爲我有身。」（道德經）怎好算是能治內？倒是端木叔的行爲，可作一般愛財如命，專替子女做牛馬的，爲富不仁者，一帖脫胎換骨湯，可是端木叔藉祖宗餘蔭，實行其仗義疏財的豪俠行爲，究非自己一生經過無窮的奮鬥，雖曰盡美，要未盡善呢！

二、精神享樂說 精神享樂說，有遁世入世兩派，入世派是無爭無忤，遺世而獨立；入世派是隨寓而安，力求心靈的安靜，掃除不滿足的意念；這兩派都知道肉體的享樂，非自然而又非必需的，心靈如能安靜，雖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也足以怡情悅性。

（一）遁世派 莊周至樂篇，有這幾句話：「身不得安逸，口不得厚味，形不得美服，目不得好色，耳不得音聲，若不得者，則大憂以懼。」莊周以爲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，失之無傷於形，得之反損我性，世人以不得爲憂，豈非是呆子？至於富，不過多財，多財不能盡用，我身反被財累，莊周所謂：「富者苦身疾作，多積財而不得盡用，其爲形也，亦外矣。」苦身疾作，積財原很艱難，結果做個看財童子，豈非爲財

而忘身？忘身得六害：一亂，二苦，三疾，四辱，五憂，六畏，「耳營鐘鼓箏籥之聲，口嘍於芻豢醪醴之味，以感其意，遺亡其業。」這是亂害；「孩溺於馮氣，若負重行而上也。」這是苦害；「貪財而取慰，貪權而取謁，靜居則溺，體澤則馮。」這是疾害；「滿若堵耳而不知避，且馮而不舍。」這是辱害；「財積而無用，服膺而不舍，滿心戚離，求益而不至。」這是憂害；「內則疑劫請之賊，外則畏寇盜之害，內周樓疏，外不敢獨行。」這是畏害。（盜跖篇）至於貴，整日夜的思慮萬端，更沒好處，周莊所謂：「夫貴者夜以繼日，思慮善否，其爲形也，亦䟽矣！」就是這個意思。那末什麼是快樂？周莊說：「吾以無爲誠樂矣！」無爲有什麼快樂？「天無爲以之清，地無爲以之寧，故兩無爲相合，萬物皆化，……萬物職職，皆從無爲殖，故曰：天地無爲也，而無不爲也。」無爲有這樣大的功用，所以「至樂活身，唯無爲幾存。」從莊周的任從自然，演化而成隱遁的享樂，這種思想，至晉而大盛，陶淵明可以做代表，他的享樂理論，見於歸去來辭中：「聊乘化以歸盡，樂夫天命復奚疑！」兩句是他享樂的主要意思，爲甚聊乘化以歸盡？他的解答是：「寓形宇內復幾時？」因爲人生有限，所以「委心任去留，」不願遑遑如有所求。爲甚樂夫天命？他的解答是：「富貴非我願，帝鄉不可期，」求富貴帝鄉，就是「心爲形役，」心爲形役，是迷途，迷途未遠，應該覺悟，

他的生活是田園的享樂生活。什麼是田園的享樂生活？分室內園中田野三方面來說，室內生活，是「引壺觴以自酌，盼庭柯以怡顏，倚南窗以寄傲，室容膝之易安。」園中生活，是「園日涉以成趣，……策扶老以流憩，時矯首而遷觀。」田野生活，是「或命巾車，或棹孤舟，既窈窕以尋壑，亦崎嶇而經邱，……登東臯以舒嘯，臨清流而賦詩。」他雖「請息交以絕遊，世與我而相遺，」卻喜歡「親戚之情話，」並與農人談耕稼，有時他自己也「倚杖而耘耔，」用一個字來表示他的享樂生活，叫休。五柳先生傳，就是休的人生，也就是無爲的人生。他不以地傳，所以說：「先生不知何許人也；」他不以名傳，所以說：「亦不詳其姓氏；」他不以言傳，所以說：「閑靜少言；」他不要富貴，所以說：「不慕榮利；」他是好讀書，好喝酒，他能安於貧賤，所以說：「環堵蕭然，不蔽風日，短褐穿結，簞瓢屢空，晏如也；」他雖著文章，目的不過是自娛，因爲他能忘懷得失，所以「不戚戚於貧賤，不汲汲於富貴；」五柳先生傳，完全是陶淵明自己的寫照。陶氏說過帝鄉不可期的話，便在桃花源記中，暢發其意，表明他是遁世，而不是出世。桃花源記主人翁，不是道行很深的人，而是個自食其力的漁夫，口外不過是桃花林，並不是什麼仙葩；洞內是土地平曠，屋舍儼然，並不是仙宮玉宇；有的是良田美池桑竹之屬，並不是玉液瓊漿；有的是

阡陌交通，雞犬相聞，並不是騰雲駕霧，三足蟾蜍，獨角麒麟；其中的男女，往來種作，及其衣著，悉如外人，這些都可以證明不是仙帝之鄉。他所認為必備條件，是「黃髮垂髫，並怡然自樂。」「與外人間隔。」「不知有漢，無論魏晉。」陶淵明的享樂主義，是孤高自賞，是逍遙自在，無罣無礙，這種退讓的享樂主義，處此奮鬥白熱化的世界，決無立足的餘地！

(二)入世派 孔孟一世奮鬥不已，到處碰壁，卻很快樂，他們是懂得快樂不在過去，過去的快樂，無法追回，想他反生懊喪；他們是懂得快樂不在將來，將來的快樂，實未可必，預想反成幻夢；他們是懂得快樂在現在，現在的快樂，是真快樂，不但要重視現在的快樂，當他是金不換，而且要努力保持，一心一意於現在，不想過去，不想將來，這是第一種享樂法。「子在齊聞韶，三月不知肉味，曰：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！」（論語述而）是第一種享樂法的例子；認識自己的責任，非常重大，這個責任，惟於我擔當得起，曾子所謂「任重而道遠。」能作如此想，生氣便會蓬勃，孟子所謂：「五百年必有王者興，其間必有名世者，由周而來，七百有餘歲矣，以其數，則過矣，以其時考之，則可矣。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，如欲平治天下，當今之世，舍我其誰也！我何爲不豫哉！」（孟子公孫丑）千載下讀之，尙能興奮人的精神呢！

這是第二種享樂法。認明快樂是永久的，不是一時的，永久的快樂，未必即在目前，那末目前的一切，都願忍受，精神上也覺得快樂，孔子的栖栖皇皇，席不暇暖，而不以為苦，就是這個意思，這是第三種享樂法。在一個時間內，拋卻天大的事，都不放在心上，專來做我歡喜的事情，像孔子的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，」就是這個意思，這是第四種享樂法。在一個時間，拋卻一切，冥心靜寂，從動回靜，靜中自有樂趣，這種樂趣，唯有奮鬪過的人，纔能領略，這是第五種享樂法。最好的享樂法，當然是奮鬪結果的欣賞，比方爬山，揮汗如雨，氣喘如牛，立在半山上空曠處，披襟當風，高瞻遠矚，汗儘管揮着，氣儘管喘着，精神卻非常快樂，這是積極的享樂法，與上述五種消極享樂法，絕然不同。奮鬪的人，要懂得精神張弛的方法，能弛才能張，只弛而不張，病在頹廢；只張而不弛，病在太嚴肅；奮鬪是張，享樂是弛，享樂所以增加奮鬪的力量，真能奮鬪的人，必能享樂。不會享樂，雖能奮鬪，恐難再接再厲；即能再接再厲，究竟「爲之太過，」爲之太過，叫做「其道大毅，」何以其道大毅？因爲「其行難爲也。」總之，我要做快樂的主宰，不要被快樂主宰我，我去左右快樂，而不被快樂所左右，纔算是真能享樂者！

第七章 奮鬥與成敗

一、失敗的成功 什麼叫失敗的成功？從外表看來，是失敗，從實際看來，是成功。當他失敗的，是大多數人認為成功的，是極少數人。如果奮鬥的人，也不能認識清楚，態度也許要轉變，勇氣也許要減少，所謂失敗的成功，依我看來，有如下述：

(一) 探明究竟 奮鬥以前，對於目標，祇能作類似的推測與估計，實際與推測或估計之所得，當然有出入，必待奮鬥以後，纔知道目標的究竟。知道目標的究竟，當然化去多少力量，在一般人看來，以為毫無所獲，毫無所獲的奮鬥，誰都認為失敗；我則以為這是消極的成功，兵法說：「知彼知己，百戰百勝。」什麼叫知？就是探明究竟。什麼是彼？就是奮鬥的目標。探明奮鬥目標的真相，是將來戰勝之本，叫他是消極的成功，決非強辭奪理。探明目標真相，何以為將來戰勝之本？因為目標真相，既經明白，纔能夠安排戰勝的計畫，改正戰略的錯誤戰略的本身，原無所謂錯是，與目標相比對而錯是始見。「失敗

爲成功之母，「就是這個意思。孟子說：「君子創業垂統，爲可繼也。」足見成功不必自我，我的奮鬥，不過探明目標真相，而精力已竭，不妨告一段落，讓後人繼起奮鬥，在我要不失爲失敗的成功者，或者不能見諒於一時的一般人，終必有知我者；即使終無知我者，我們也該服膺老子「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……」士聞道，大笑之，不笑不足爲道，」而心無所愧；「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，」這種奮鬥者實未達此義。

(二)引起注意 從前有人提倡文字革命，許多守舊的人，認爲荒唐絕倫，於是羣起實行他們的口誅筆伐，四面夾擊，好像是「漢賊不兩立，王業不偏安，」一般人以爲提倡文字革命者，已陷於四面楚歌的窘境，我則認爲提倡文字革命，而能引起許多人的注意，不能不算是成功；開辦學校，登報招生，報名者未見踴躍，索章程的卻紛至沓來，一般人以爲這家學校有失敗的危險，我則以爲登報招生，而能引起許多人的注意，不能不算成功；引起注意，何以算是成功？我可以舉幾個例子來作答，做猴戲的，在廣場之上，安排妥當，先提一面破鑼，用力亂敲，還不住的叫喊，破鑼裏叫喊，終於引起了許多孩子的注意，大家圍住四周，做猴戲的人，纔能叫猴子做戲賺錢，達到他奮鬥的目的。那麼我敲破鑼，我來叫

喊，以後的奮鬥，讓別人來擔當，怎麼便算失敗呢？奮鬥的價值越大，需要的時間越多，引起注意，往後要經過很長的時候，引起注意，與入後的奮鬥，勢必分成幾個段落，我不開先，誰能繼後？開先的奮鬥，雖無具體的成就，要不失為失敗的成功者。

(三) 散播種子 老子說：「大小多少，」就是說事雖小實是大事，物雖少實是多物，換句話也就是「為大於其細，……天下大事，必作於細，」(道德經) 用句時行話，就是散播種子的成功並不小，因為「合抱之木，生於毫末，九層之臺，起於累土，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」的緣故。(道德經) 雖然散播種子的地方，有肥沃之土，與磽确之地的不同，散播種子的時間，有新雨之後，將雨之前，及亢燥之日的不同；而散播的種子，更有薄皮厚壳的不同，所散的種子，卻均有萌芽抽條的希望，不過時間有長短罷了。試觀沃土有茂林，石罅也生奇松，這不是顛撲不破的事實麼？所以我們不問散播種子在什麼地方，什麼時候，和散的是什麼種子，總之，都不是白費的，只要等到「天油然作雲，沛然下雨，則苗勃然興之矣。」(孟子梁惠王) 一般人見我奮鬥經年，不曾收穫，便以為我失敗，殊不知不有我今日的播種，後人那有收穫？他日飲水思源，不能不歸功於我，那末稱之為失敗的成功，實非過分。青年，我們埋頭作

散播種子的工作，不要灰心！

(四)有價值的失敗 強敵壓境，危亡迫於眉睫，我不奮鬥，那末只好任人宰割，子子孫孫，永遠不會翻身，此時只有挺身而起，盡我最大的力量，同他奮鬥，損失的重大，奮鬥的艱苦，都是意中事，決不因此而稍事猶豫，稍事退縮，直奮鬥到精疲力盡，自認失敗；但是這種失敗，是有價值的，有價值的失敗，比奴顏屈膝，光榮得多！古人說：「甯爲玉碎，毋爲瓦全」，玉雖碎，不失爲玉，瓦雖全，不過一瓦，林主席說：「宋朝的岳飛……雖然不能達到痛飲黃龍的目的，但是他那忠勇的戰跡……已足激動全國人心，已足使敵人有所顧忌，有所畏懼，後來南宋能夠偏安一隅，未始不得到岳飛的力量……文天祥率師抗元……兩次被捉，不屈而死……不久就有明朝的復興……未始不得到文天祥的力量……史可法督師揚州，抵抗清兵，城破被捕，不屈而死……辛亥革命的成功，這也未始不可說是史可法的精誠所感……」有價值的失敗，仍是成功，豈不是信而有徵嗎？

二、成功的失敗 什麼叫成功的失敗？從表面看來，是成功，從實際看來，是失敗，不但多數人認爲成功，即在奮鬥者，也往往自以爲成功，這種謬誤，不從心理上矯正，他的奮鬥，決不會有大放光明之日。所謂

成功的失敗，依我看來，有如下述：

(一) 中止奮鬥 奮鬥奮鬥，居然得到相當的進展，回溯既往，不禁欣然色喜，欣喜之餘，慷慨自足，於是發生懷與安的思想，這懷與安的思想，是奮鬥的毒素，齊姜說得好：「上帝臨汝，無貳爾心。」貳什麼？貳於懷與安，貳於懷與安，便無成命，什麼叫成命？就是最後的成功，不但沒有最後的成功，且「貳必有咎」，所以奮鬥的人，應該一往無前，義無反顧，詩所謂：「莘莘征夫，每懷靡及。」（詩小雅皇皇者華）
卒章）姜氏釋之……「縱欲懷安，將何及矣……日月不處，人誰獲安。」於是斷之道：「懷與安，實疚大事。」姜氏深懷於中止奮鬥的害處，痛切警戒他丈夫，以晉文公的雄才大略，一時喚他不醒，足見奮鬥一到相當進展，最是危險，安所竟如許好妻子如姜氏，「醉而載之以行」（國語晉語篇）青年，我很誠懇的叮囑你，三復我這章文字！

(二) 力量分化 奮鬥力量宜集中，不宜分化，就個人論，同時並顧幾方面，所有力量，分成幾部分，祇能守而不能攻，不要說：「爲山九仞，功虧一簣。」多麼可惜，而且不進則退，經過若干時間後，或竟全功盡棄呢！就團體論，奮鬥續有進展，前此共患難的同志，大家爭權利，鬧意氣，弄得黨派紛歧，奮鬥的力

量，四分五裂，前此所有的進展，不待別人來毀滅，而同舟敵國，非弄到傾覆不止。比方洪楊北伐，勢如破竹，數年間奄有長江以南，與滿清平分中國，無如奠都南京以後，顯分黨派，始而傾軋，繼而爭奪，終且以白刃相加，以文武全材的石達開，竟不容於太平天國，率師四突，結果是死在四川，而太平天國也卒成爲一現的曇花，奮鬪力量分化的終極點，是「十年之功，毀於一旦！」名之爲成功的失敗，誰曰不宜？

(三)變換方向 奮鬪方向，宜始終一定，不宜變換，就個人論，無論做何種奮鬪，十年一變換，五年一變換，「掘井九仞而不及泉，猶爲棄井也！」即能及泉，泉水不深，也沒大用處，「其涸也，可立而待也！」我就是犯了這個毛病，研究小學教育十餘年，忽又研究職業教育，四年以後，又復研究職業補習教育，二十餘年中，變換了三個奮鬪方向，年逾不惑，一事無成，老大傷悲，卻不是爲了少壯不努力。就團體論，奮鬪方向，忽彼忽此，走了許多冤枉路，繞了許多大圈子，進展仍很有限，以此經營實業，結果是賠本；以此辦理政治，是「治絲而益棼」；以此辦理外交，得不到真實的與國；奮鬪的方向，猶如航海的指南針，一會兒向東，一會兒向西，始終飄流在大洋中，那裏有達到彼岸的一天？

(四)無價值的成功 經過很艱難的奮鬪，居然得到成功，可是這事的本身，於人，於社會，於國家，

都沒有好處，有時甚或有害，他的所謂成功，不過自己得到若干物質享受，或權勢罷了；論他的奮鬥價值，實等於零，或者是個負數，那末他所化的奮鬥精力，所費的奮鬥時間，得到些什麼代價？無代價的奮鬥，怎好算是成功？怎麼不是失敗？一般奸商，不顧國家民族，專圖私利，不惜狗苟蠅營，貶盡人格，喪盡天良，做那害國害民的買賣；一般大小漢奸，不顧國家民族，專圖私人的富貴利達，不惜出賣人格，不惜遺臭萬年，做那認敵作父的勾當；這些奸商漢奸，雖然大富大貴，適成其爲大臭，說他成功，是皮相，而實際只有失敗兩大字！

三、成功的成功 成功的成功，是奮鬥的無上成績，青年奮鬥而能獲得下述境地之一，都該心滿意足的，那末所謂成功的成功，究有幾種？試分述如下：

(一) 鼓吹成熟 偉大的奮鬥，決非一手一足之烈，所能有濟，必須要大眾的共同奮鬥，即有若干人不能加入，也要使他們表示同情，免得奮鬥時發生摩擦，減少奮鬥的效果；可是大眾的目光，往往近視，不是不覺不知，便是後覺後知，全賴先覺覺後覺，先知覺後知，這種覺人的工作，叫做鼓吹的奮鬥。偉大奮鬥的鼓吹，大眾往往認爲離經叛道，一言出口，羣起譁然，「吳牛喘月，蜀犬吠日」，少見多怪，大眾

常情，使他不喘不吠，已需許多奮鬥，使他能覺能知，做我奮鬥的一員，心理建設，談何容易！我能鼓吹成熟，養成風氣，怎不引為大快事？中山先生一生鼓吹革命，吃盡千辛萬苦，人格何等偉大！尊之為國父，誰曰不宜？青年，青年，我們雖不能人人成爲第二中山先生，也該勉爲中山先生的一體，合千百青年，成一中山先生，中國便有若干中山先生產生，中華民族還會不復興嗎？袁世凱於中華民國初成立時，曾說：「此次革命，由輿論鼓吹而成，直同兒戲。」他沒知道鼓吹奮鬥的重要性，該去直作非，成爲「非同兒戲」纔是合理！

(二)完成工作 較小的奮鬥，從設計開始，逐步前進，經過若干周折，打破若干困難，終得如願以償，奮鬥的時間，或數日，或數月，或數年，奮鬥的人物，或一人，或數十人，或數百人，這是大家所公認爲成功的成功；可是這種奮鬥，從社會國家方面，估計其價值，比較次要，而且不可多得的。青年，我們要訓練奮鬥的能力，不妨從此入手。

(三)始終一貫 擇定一個奮鬥目標，實行奮鬥，無論外物如何引誘，不爲所惑；無論奮鬥如何困難，不爲所阻；一直奮鬥，奮鬥到底，具此毅力，可泣鬼神，而動天地，雖然奮鬥的目標，十分艱巨，奮鬥的遭

遇，十分惡劣，奮鬥的勢力，十分脆弱，一點一滴的累積起來，經過幾十寒暑，不難蔚為大觀！而且奮鬥的時間越多，奮鬥的經驗越豐富，把許多奮鬥經驗，連貫起來，成為奮鬥最精銳最堅強的工具，越到後來，奮鬥的進展越是迅速，古人所謂：「先難而後獲」就是這個意思。我們當知能奮鬥，必有新創獲，有新創獲，而精神益振，決不會感到陳腐，決不會感到沉寂，而奮鬥的信仰，將以之而益深，奮鬥而有深厚的信仰，那末奮鬥已含有神祕的宗教性，稱之為成功，實非過譽！青年，青年，始終一貫，人盡能及，所成問題的，有無毅力罷了。

四、失敗的失敗 百分之百的失敗，叫做失敗的失敗。奮鬥雖有失敗，決不致百分之百，造成百分之百的失敗紀錄的，不是別人，是下述幾種人：

(一)不肯奮鬥 不肯奮鬥，不是不能奮鬥，孟子說的好，「挾太山以超北海，語人曰，我不能，是誠不能也；為長者折枝，語人曰，我不能，是不為也，非不能也。」（孟子梁惠王）不肯奮鬥，不是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，是折枝之類也。何以不為？一由於不知奮鬥的重要，以為「天地者萬物之逆旅，光陰者百代之過客，浮生若夢，為歡幾何，」何必去奮鬥，自討苦吃？一由於不敢奮鬥，以為奮鬥非常苦痛，非我所

能任，而且我的物質生活，可以過去，樂得做個「無懷氏之民，葛天氏之民」，結果是終身碌碌，無所短長，徒然食息於天地之間，人生毫無價值，這種人，纔是失敗之失敗！

(二) 懷挾私見 未曾奮鬥，先替自己打算，把私利放在最高地位，「放於利而行多怨」，我未奮鬥，而仇視者四起，大家欲得而甘心，一看環境，非常嚴重，遂不敢輕於嘗試，徒有奮鬥的思想，不會有奮鬥的事實，到了這種地步，還不自責，反以爲「衆人皆醉，而我獨醒，舉世溷濁，而我獨清」，殊不知「先義而後利者榮，先利而後義者辱，榮者常通，辱者常窮」（荀子榮辱篇）呢！這種人，病在目光太短，目光之短，由於沒有明白奮鬥的人生觀，私見，私見，害人非淺，荀子說：「志不免於曲私……是衆人也；志忍私……可謂小儒矣；志安公……可謂大儒矣！」（王制篇）凡我青年，誰願居於失敗之失敗中，那末，
於私見，應先剷除淨盡！

(三) 意志紛歧 集體奮鬥最重要的，是其信，其信不立，便是意志紛歧，「發言盈庭，誰敢執其咎？」俗語也說，公要餛飩婆婆麵，結果是三缸清水六缸濁，所有奮鬥的力量，分成無數分子，彼此又復相消，那能實現奮鬥？什麼叫其信？就是奮鬥目標，目標是奮鬥的重要因數，大家既不信仰奮鬥的目標，彼此

相合，不是爲着私利，便是盲目的，要不過是一羣烏合之衆，而烏合之衆之中，又復無一人能夠使衆信服，紛歧的意志，自沒法統一，分化作用，越來越顯，非弄到瓦解土崩不止。未曾奮鬥，而奮鬥的集體，先已瓦解土崩，一切計劃，都成春夢，這不是失敗之失敗嗎？

青年的奮鬥，能爲成功的成功者，最上；否則，也當爲失敗的成功者；千萬不要做成功的失敗者，及失敗的失敗者！

第八章 奮鬥與名利

一、名利的魔力 「天下熙熙，皆爲利來，天下攘攘，皆爲利往。」「三代以下，惟恐不好名，」「好名之人，能讓千乘之國，」不爲名，不爲利，人的一切行動，幾乎全息；名與利，是推動人類行動的原動力，原動力愈大，人類的行動愈有力，一生精力體力，完全消磨在名利之中，到死而不壓，還要把求名求利的經驗，昭示子孫，鼓勵子孫，叫他努力進取，希望子孫的求名求利，能夠強爺勝祖宗，纔算是賢子孫，別人也稱他叫跨竈呢！孝經說：「立身行道，揚名於後世，」原來立身行道，是手段，揚名於後世，纔是目的，梁惠王問孟子道：「叟，不遠千里而來，亦將有以利我國乎？」無論智愚賢不肖男女老幼，誰不好名？誰不好利？以天下之大，芸芸萬衆，都是有爲而爲，所以奮鬥決不能與名利絕緣，名利的魔力，籠罩着奮鬥的全部，青年而欲奮鬥，首先該承認名利的魔力的確非常巨大，進而作徹底的研究，免得拘於小我名利的範圍。

二、名利的用處 名利爲甚有這等魔力？當然非出偶然，名利的本身，自有他的用處，他的用處，對於

人類，一定有密切的關係，其力量之所及，足以左右人生的全部。

(一)名的用處 名是抽象的東西，視之不見，捫之不得，可是有名的人，與無名的人，同立人前，便有顯著的差異，有名的人，好像多了一件特別的外衣，使人十分注意，一舉一動，一言一語，都是以打動人的觀感；無名的人，大家視若無睹，雖有舉動，雖有言語，力量非常微弱，有名的人，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衆星拱之，」「登高一呼，」自能「萬壑皆應，」例如大會場上，來了幾個無名小卒，大家全不放在心上，來了一位有名的人，當時並沒有人司令，大家卻不約而同的目光注意於他，精神頓時緊張起來，連名人的衣帽顏色，大家都感濃厚的興味，所以引起注意，是名的第一用處。隨着注意，而發生第二作用，大家心理上，覺得有名的人，所有的一切，都是可愛，都是可敬，他的態度，高貴得可敬可愛，他的舉止，大方得可敬可愛，他的說話，宏亮得可敬可愛，把同樣的態度舉止說話思想目光，加於無名人的身上，便不覺得可敬可愛了。因為高貴大方宏亮透徹遠大，必與名譽相合，心理上纔發生變化，而有可敬可愛的感覺；不與名譽相合，所有高貴大方宏亮遠大，都變成無活力的東西，心理上絕不會發生可敬可愛的感覺。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雖不能至，心向往之，」同是一個人，何以成爲高山？成爲景行？何以使

人仰慕而向往？這完全是名的作用，所以受人敬愛，是名的第二用處。「豹死留皮，人死留名。」身雖死，而名不與身俱死，「留芳百世。」這是不單留名，而且留芳；「廟食千秋。」這是不單留芳，而且春秋享祀；留名，留芳，廟食，雖程度有不同，要皆是名的作用。「自古皆有死，」從有死中求不死，人知神仙不可期，不死藥不可得，臭皮囊無法永存，於是乎求名以濟其窮，所以「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焉，」留傳久遠，是名的第三用處。

(二) 利的用處 呂祖謙說：「一兔在野，百人逐之，一金在地，百人競之，」個人都要講利的。「余雖與晉出入，余惟利是視，」(左傳呂相絕秦書) 國家也是講利；杜摯說：「利不百，不變法，」(史記商君列傳) 國家的法制改革，都要講利呢！我現在丟開國家，單就個人說，衣食住行，那一件不靠利？無利不得衣，無衣則寒；無利不得食，無食則飢；無利不得住，無住則危；無利不能行遠，且感勞苦；反之，有了利，那末衣食住行，凡日常生活所需物質，無論出產地的遠近，都可以羅致，自己不用費什麼心思體力。荀子說：「人之情，食欲有芻豢，衣欲有文繡，行欲有輿馬，」(榮辱篇) 所以生活優裕，是利的第一用處。「妻兒歡樂僮僕飽，算來只是爲他人，」視妻兒僮僕爲他人的，究占少數之少數。絕大多數的人，還

是替妻兒賣盡氣力，不是無法辦到，總想遺財物於妻兒，使他們歡樂，好像妻兒的歡樂，惟有利是源泉，妻兒的歡樂，就是自己的歡樂。有些人自己甘心吃苦，犧牲一切享受，而專替妻兒着想的，荀子說：「……又欲夫餘財積蓄之富也，然而窮年累月，不知不足，……然而食不敢有酒肉，……然而衣不敢有絲帛，……然而行不敢有輿馬，」（榮辱篇）他的意思是「長慮顧後」。「身後蕭條」四字，大家認為最可憐的景況，所以妻兒歡樂，是利的第二用處。

下：
三、名利的內涵 其實照上述的說法，名利都沒弄清楚，名是什麼？利是什麼？該把他的內涵，分析一

（一）名的內涵 我人之所謂名譽，其實就是地位，我之所謂地位，不一定是學位，不一定是職位，沒有學位，沒有職位，在社會上，世界上，仍有相當的信仰，這就叫地位。地位的獲得，比學位，比職位，來得艱難，必須有相當的貢獻與成就，被社會公認，貢獻與成就的積數是地位。我人之所謂名譽，其實也就是權威，我之所謂權威，不是生殺與奪之權，有權威的人，即使沒有兵權，沒有政權，沒有財權，但是仍能使大眾尊為泰山北斗，他不是以力服人，是以貢獻與成就服人，貢獻與成就的積數，是權威。地位與權

威的和，叫做名譽。楊朱說：「名乃苦其身，燻其心。」（列子楊朱篇）是倒因為果，應該說：「苦其身，燻其心，乃成名。」名係於資，實至名歸，老子以為「名者實之資」，固未識名之內涵，粥子以為「去名者無憂」，（列子楊朱篇）也未明名之所自。荀子說：「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，不可以夸誕有也，不可以勢重脅也，必將誠此，然後就也。」誠就是努力，此是實際，努力於實際，而有所貢獻與成就，而地位高，而權威立，那末「貴名起之如日月，天下應之如雷霆」，（荀子儒效篇）如果「比周」名愈少，「夸誕」名愈虛！

（二）利的內涵 我人之所謂利，決不是單指貨財，而是快樂與幸福，貨財確足以致快樂與幸福，而不能致快樂與幸福的全部。自來對於利的內涵認識清楚的人很少，孟子梁惠王篇，講利，孟子以為「王曰何以利吾國？大夫曰何以利吾家？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？上下交征利，而國危矣！」有什麼危險？孟子以為「萬乘之國，弑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國，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……不奪不廢。」王充論衡刺孟篇，以為「利有二，有貨財之利，有安吉之利……易曰：利見大人，利涉大川，乾元亨利貞，尚書曰：黎民尚亦有利哉！皆安吉之利也。」責以不應啓以貨財之利，卻也沒有知道利，就是快樂與幸福，仍

是不認識利的內涵。快樂是人生的目的，得到快樂，就是幸福，快樂是幸福的因，幸福是快樂的果，不過快樂有數量，有性質上的差異，快樂的性質，有高有下，比方滿足慾求，是卑下的快樂，技巧的快樂，是高貴的快樂，快樂的數量，與快樂的性質，交互成爲幾種。

a. 數量多，而性質高貴的快樂，——大衆的大幸福，也是自己的大幸福；

b. 數量少，而性質高貴的快樂，——大衆的幸福，而不是自己的幸福；

c. 數量多，而性質卑下的快樂，——自己的大幸福；

d. 數量少，而性質卑下的快樂，——自己的小幸福；

人類的求快樂，應把性質爲主，而數量爲副，求 a 類而不得，應求 b 類，至於 c 類，非人類所應注意，因爲個人與大衆，有不可分離的關係，斷無大衆不幸福，而個人反能幸福的；即使個人偶得幸福，遭大衆反抗，大衆吐棄，快樂還在那裏？大衆既得幸福，個人雖受犧牲，而得到大衆的贊揚，快樂依然存在，利的真面目，原是如此，古來哲人，沒有認識清楚，遂有反利，避利，諱利，罕言利的現象與理論！

四、青年對於名利的態度 青年對於名利，因爲認識未能清楚，各就所見，決定自己的態度，雖各言

之成理，要皆有未妥當處，分述如下：

(一)力避名利 這種青年，志向遠大，抱負不凡，他們以為我之所以擇定某事業某工作某學問某問題做奮鬥目標，完全是爲了某事業某工作某學問某問題的本身，有高貴的價值，值得去奮鬥。既不是想靠了某事業某工作某學問某問題來獲得名譽，更不想靠他來獲得利益，「正其誼，不謀其利，明其道，不計其功」，惟知正誼明道，不謀功利，人格的確高尚，奮鬥爲盡人的責任，非爲名利，這句話似是而非，我把奮鬥比之藝術，藝術家的創作，雖在表現其理想與感情，但是他人的悅樂與愉快，即隨之而生，藝術家決不能禁止；他人的悅樂與愉快，「鼓鐘於宮，聲聞於外」，撞鐘的人，決不能禁止鐘聲留於宮中，不宜揚宮外，奮鬥當然產生附帶的結果，就是名與利，雖欲阻止，而無法阻止，奮鬥而不孜孜求名求利則可，奮鬥而故意避名避利則不必。孟子說：「經德不回，非以干祿也，言語必信，非以正行也，君子行法，以俟命而已矣。」（孟子盡心）祿是利，行是名，俟命就是待其自然而至，不去力求，既待其自然而至，足見不必避名利。

(二)求名避利 這種青年，以爲利是最卑下的東西，我的奮鬥，決不與利發生關係，與利發生關

係，結果要阻礙我奮鬥的前途，我既寶貴我奮鬥的前途，對於利，當然「避之若將浼焉。」至於名，是高貴的受名，無損於人格，且我的奮鬥，多少利用名，而進行益見順利，以名為推進奮鬥的助力，比什麼都妥當，所以對於名，是孜孜以求的。我則以為為求名者，勢必趨名，趨名者，勢必以名為主，以實為附，以名為主，以實為附，勢必名重而實輕，名將為奮鬥的目標，實將成為奮鬥的手段，守名必累實，於是沽名釣譽之心生，沽之釣之而不足，於是出之於欺世而盜名。對名而不惜出以沽之，釣之，盜之，奮鬥的實，早已打入冷宮，而自己的人格，也已破產了。以義始以名終，那就陷於詩人所謂：「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」了！

(三)名利兩求 這種青年，名也要，利也要，有的先名而後利，目的是用名以求利，就是楊朱「以名者為富」的說法；有的先利而後名，目的是用利以求名，這就是古人「長袖善舞，多錢善賈」的說法，這種青年，根本不配談奮鬥，他們懷着「魚我所欲也，熊掌亦我所欲也」的心理，日夜思有以兼取之，他們是爭名奪利的小人，爭名奪利，是卑下行爲，我們決不許冒奮鬥之名，行爭奪之實，「非其種者，鋤而去之，」稂莠不去，嘉穀不生，冒牌奮鬥盈天下，而真奮鬥的青年，或將見之而心動，「一薰一蕕，十年猶臭，」況我青年，意志不定，人生觀尙沒確定，安能「磨而不磷，涅而不淄」呢！

五、我的名利觀 我以為奮鬥者不避名，也不避利，我所欲的名，是大衆的名，不是個人的名；我所欲的利，是大衆的利，不是個人的利；我爲某事業某工作某學問某問題而奮鬥，奮鬥的結果，使國家民族的地位提高，權威大振，使國家民族的快樂增多，這不是民之所欲的嗎？「民之所欲，予之聚之。」這不是我對國家民族應盡的奮鬥嗎？奮鬥不諱功利，而且常講功利，講功利當然要算帳，算什麼帳？就是算大衆名利的帳，大衆名利的帳有盈餘，我的奮鬥便有價值，同時我也是大衆之一，大衆有名有利，我的名利也隨之而至，小我的名利，是奮鬥的副產品，大衆的名利，是主要產品。副產品有則不避，無則不求；主要產品則在所必較。今之青年，真能爲大衆名利奮鬥的不可多得，墨子說：「今有人於此，有子十人，一人耕而九人處，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。」（墨子卷十二）思想前進的青年們，既爲耕的一人，怎可不加倍努力，做九人的模範呢？

第九章 奮鬥與犧牲

一、犧牲的意義 要奮鬥，先要犧牲。不能犧牲，便不配談奮鬥，即勉強去奮鬥，決不會有好的結果。可是要犧牲，先要徹底明白犧牲的意義，深切瞭解犧牲與奮鬥的關係，纔能實行犧牲而不惜。犧牲的意義大略說來，當如下述：

(一) 奮鬥的資本 奮鬥決不是交易所中買空賣空的投機行爲，可以不化甚麼資本，完全仗着幸運。奮鬥的資本，就是犧牲，奮鬥的目標越大，所需的犧牲也越大，可見奮鬥下的犧牲，是有意義的，有價值的，我要奮鬥，那末犧牲的，不是別人，而是自我，天下決沒有不需犧牲的奮鬥，更沒有叫別人來犧牲，供我的奮鬥。汪精衛說：「古者野蠻之世，及今者所餘野蠻之人，當其飢渴，輒攫人而噬之，食其肉，飲其血。」（犧牲之意義下）這就是叫別人來犧牲供我的奮鬥，當然是不正當的野蠻行爲。汪精衛又說：「其在今日，所謂文明之世，與所謂文明之人……以人爲犧牲，不以直接，而以間接，雖無食肉飲血

之迹，而其犧牲之量，廣於野蠻，乃不啻千萬，「因為他們是「腹其脂，敲其骨，」他們的理論是：「彼其國民程度，劣於我，常取以爲我之滋養品，」奮鬥的資本，是自我犧牲，不是犧牲別人，出入之間，所關很大，不可不辨之審而察之詳！

(二)奮鬥的武器 奮而繼之以鬥，必須要有武器，奮鬥的武器，不一定是飛機大砲，堅甲利兵，而是犧牲，而是自我的犧牲。除了民族奮鬥，與強敵相周旋，需要飛機大砲，堅甲利兵，其他的奮鬥，卻不需那些利器。但無論何種奮鬥，同樣需要的武器，厥惟犧牲。民族奮鬥雖有飛機大砲，堅甲利兵，倘無犧牲的武器，結果還是沒用。有時飛機大砲，堅甲利兵，反給敵人利用呢！孟子說：「鑿斯池也，築斯城也，與民守之，效死而民弗去，則是可爲也！」可見犧牲是奮鬥最堅強的武器，有此武器，直可以「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！」孟子說：「城非不高也，池非不深也，兵革非不堅利也，米粟非不多也；委而去之，」可見沒有犧牲武器，高城深池，兵革米粟，都無用處。青年而能知此，奮鬥自不惜犧牲，同時也決不肯浪事犧牲！

(三)小我的犧牲 如果是集體的奮鬥，更需要小我的犧牲，卻不該先犧牲大我，小我是大我的

分子，沒有小我，而保全大我，是大得而小失；沒有大我，而保全小我，小我已失所憑依，更不論是大失而小得，連小得也不能復保了。可是一般人往往重視小我，忽略大我，集體奮鬥，而有損小我時，便覺得犧牲太大，不惜犧牲大我，以保全小我，「養其一指，失其肩背，」輕重倒置，那有是處！

二、犧牲的決心 犧牲的意義，是明白了，可是單明白，還嫌不夠，知是一事，行又是一事，能知的，未必即能行，古人所謂：「知之非艱，行之惟艱，」知之難不難是另一問題，而行之非易，卻爲事實。如何使犧牲見之實際？那不可沒有決心。什麼是犧牲的決心？分述如下：

(一) 早有犧牲準備 未曾奮鬥，先有犧牲的準備，事出意外，驚惶失措，事在意中，處之泰然，早有犧牲準備，到了犧牲的時候，認爲事屬當然，不會顧惜，不會恐懼，不會悲傷；顧惜恐懼悲傷，則犧牲不會實現。顧惜生留戀，恐懼生屈服，悲傷生消極，留戀屈服消極，都是犧牲的毒素。毒素的產生，由於沒有犧牲的準備。所謂犧牲的準備，是一種心理上的安排，心理上的安排，雖「視之而勿見，聽之而勿聞，」卻有屹如山立，不可移動的氣概。即使「泰山崩於前，」也能面不變色呢！但是着手這心理上的安排，中人以下，發於感情，一時爲大義所激動，慷慨犧牲，這是被動的安排；中人以上，發於理智，見解明確，熟知

一切，同時覺悟自我的天職，從容犧牲；慷慨是情的表現，從容是智的表現，我則希望青年安排犧牲的心理準備，始於理智，益以感情二者兼顧，效力格外偉大。

(二)不計犧牲數量 不犧牲則已，要犧牲，便犧牲到底，犧牲的數量，在所不計。因為犧牲的目的，在求奮鬥的成功，犧牲正未有艾，如果犧牲而有所計較，便生權衡利害輕重的心思，犧牲的決心，因以動搖。而且奮鬥未成功，而不願再事犧牲，那末前此所有犧牲，大半等於虛擲；犧牲而等於虛擲，犧牲便沒有多大的價值。所以奮鬥的犧牲，應與奮鬥的全程相起訖，要犧牲多少，便犧牲多少，要犧牲什麼，便犧牲什麼，不必顧惜，而也不容顧惜，不必計較，而也不容計較。自我犧牲，自我決定，不必謀於父母妻子，不必謀於親戚朋友，「謀夫孔多，事用不集」，詩人的話，大有道理！

三、犧牲的運用 有了犧牲的決心，而不會運用，還是徒然，同樣的犧牲，運用得法，效力來得偉大，運用不得法，效方就要減少。我們固不惜犧牲，但也不肯浪費犧牲，犧牲的運用，不單是犧牲本身問題，而是與奮鬥的成敗，有直接的關係。茲述運用方法如下：

(一)鄭重犧牲 奮鬥需要某種犧牲，纔作某種犧牲，不須犧牲時，決不輕言犧牲，這叫做「大勇

若怯。」犧牲在求奮鬥的進展，決不以此博旁觀者的喝采，既經犧牲，決不後悔，所謂鄭重，是實行犧牲前的考量態度，一經決定，便很慷慨。我們要知道，犧牲的東西，本身都有相當的價值，犧牲的東西，數量也屬有限，犧牲而不鄭重，不但犧牲的數量必多，且無以延長奮鬥的時期，犧牲數量，多是不必要的損失，無以延長奮鬥時期，更與成敗有很大的關係。

(二)運用經濟 或者說，要犧牲，便無從談經濟，要經濟，祇有不犧牲，經濟與犧牲，如何能聯在一處？我則以為奮鬥的犧牲，是成功的犧牲，成功當然講經濟，那末如何運用犧牲，才能合於經濟呢？就是要做到犧牲一分，得到一分的進展，最好得到二分三分乃至四分五分的進展，化少許的犧牲，得最大的進展，所謂進展，當然包括打破難關的消極進展，與獲有成功的積極進展，彼此有同樣的重要性。如果化了一分犧牲，只得到半分的進展，那是違反經濟原則的。

(三)不使中斷 犧牲的東西，要及早準備好，不用犧牲，原是上上，需要犧牲時，便該不斷的犧牲，需要犧牲時，而不能繼續犧牲，奮鬥惟有停頓，奮鬥一停頓，以前的犧牲，便會降低價值；而奮鬥的前途，也許會發生新的變化，而增加困難，使繼續奮鬥時，所付的代價，格外巨大，而成功的期間，也相當的移

後。所以犧牲的支出，是再接再厲，源源不絕的，直把我的一切，都犧牲完了，同時無法找到生力軍，繼目認失敗，而結束我的奮鬥！

四、犧牲的種類 犧牲些什麼？那要談到種種問題，我把他依性質的輕重，分述如下：

(一)體力的犧牲 我要奮鬥，須費體力，有時須肩挑，有時須背負，有時須手提，有時須走遠路，有時須晝食宵衣，有時須披星戴月，有時須櫛風沐雨，不肯犧牲體力，怎能奮鬥？在奮鬥緊要關頭，不能講什麼八小時工作，八小時休息，八小時睡眠的三八制，不能講什麼起居有時飲食有節的規律生活，不能講什麼一般的衛生法，身體疲乏，也要奮鬥，肚子飢餓，也要奮鬥，睡眠不足，也要奮鬥，甚至患上患病，也要力疾奮鬥呢！有一分體力，用一分體力，絕不愛惜，絕不隱瞞，李陵所謂：「疲兵再戰，一以當千，」必須要「扶乘創痛，決命爭首，」必須要「徒手奮呼，爭爲先登，」我能作體力的猛烈犧牲，「五千之衆，足以對十萬之軍，疲乏之兵，足以當新羈之馬，」精神足以格天，而大地且爲我震怒呢！我非不愛惜身體，到了這個時候，不能再愛惜身體！

(二)精神的犧牲 我要奮鬥，須費精神，有時須出奇制勝，有時須苦思冥想，思索不得，繞室彷徨，

甚至食不甘味，寢不安枕，中夜有得，輒然而起，雖形容憔悴，鬚髮變色，在所不顧，難關與我對峙，不是我勝難關，便是難關勝我，其勢不能兩立，有充裕的精神，要慷慨犧牲，即無此精神，也要悉索敝賦，預支精神，以與難關相決鬪，不怕屢戰屢敗，只要屢敗屢戰，思之思之，思之不已，鬼神通之，世上豈真有什麼鬼神？即有鬼神，與我何親？那肯來通我？原來是精誠所至，石壁爲開，通我的，仍是我自己的精神之力。精神之力，有普通的，有神祕的，普通的精神力，一經運用，便覺顯然，神祕的精神力，藏之很深，出之很難，非到思之不已，不會發揮出來的，我要盡量犧牲所有的精神，至發揮他的神祕力纔止，那末任何難關，不難打破，最後勝利，終屬於我，精神上多少愉快？精神一愉快，而恢復的速度增加，決不會一蹶不振的。

(三)金錢的犧牲 我要奮鬥，須費金錢，比方推銷一種商品，商品本身，每件不過幾分錢，而在新聞紙登載大幅廣告，每天須費幾百元，這不能不算犧牲；但是銷路打開，每年不難做幾十萬，或幾百萬的交易，前此廣告的金錢犧牲，都有收穫。比方與強敵作戰，把金錢來買槍砲，會幾何時，化爲烏有，這不能不算犧牲；但是強敵打退，國家保存，前此購買槍砲的金錢犧牲，都有收穫。今後的奮鬥，無論屬於個人的，屬於團體的，除了體力精神以外，金錢的犧牲，在成功中佔了很大的成分。凡是不肯犧牲金

錢，或金錢不夠犧牲的，雖有體力精神，還是失敗多而成功少。青年懂得這個道理，便不該做守財虜，也不該在平時浪費一文錢，在奮鬥中，須費錢時，要犧牲得十分慷慨，絕無吝色！

(四) 生命的犧牲 奮鬥中最後的犧牲，是生命的犧牲，生命是奮鬥的基本，體力疲乏了，略事休息，便會回復，精神衰耗了，將養幾時，也會回復，金錢更是身外之物，錢者泉也，本有流通之意，循環往復，不足為奇的；至於生命，一經犧牲，便不復返，而且一個人祇有一個生命，更與體力精神金錢有許多數量的不同，所以在奮鬥中最寶貴生命的犧牲，非到十分必要時，決不輕於一擲。楊朱說：「智之所貴，存我為貴。」（列子揚朱篇）非犧牲生命不可時，卻也不該有一毫貪戀。楊朱也說：「身固生之主……雖全生身，不可有其身……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。」（列子楊朱篇）我當公天下之身，把我身為集體的利益而犧牲，這纔是至人，纔是至聖，纔是重於泰山之死。至於我的犧牲生命，是否廟食千秋？是否流芳百世？是否留名後世？那些都不是犧牲生命的代價，不必估量。我的生命之犧牲代價，是集體奮鬥的成功，集體奮鬥的成功，雖不是純由於我的犧牲生命，而我的犧牲生命，至少是集體奮鬥成功因素若干分之一。文摯說：「有所用而死者，亦謂之道，用道而得死者，亦謂之常。」（列子仲尼篇）什麼

叫有所用？就是爲集體奮鬥，爲集體奮鬥而死，是用道而得死，死得其所，「而今以後，庶幾無愧！」

第十章 奮鬥與環境

一、什麼是環境 最簡單的解說，環境就是環於四周的境遇，境遇既環繞我的四周，我當然在環境中生活着，我與環境，發生了不可分離的關係，我與任何人，任何物，都可以設法分離，惟有環境，雖是大智慧，大英雄，仍是分離不得。說得淺顯些，環境與生命有密切的聯繫，自呱呱墮地，至於死亡，無時無刻，不在環境之中，惟其如此，我要奮鬥，先要承認環境，要承認環境，先要認識環境，先要認識環境的外表。

(一)自然環境 所謂自然環境，舉凡一切自然界，都包括在內，望之蔚然而生秀的山，瀉出於兩峯之間的水，秀而繁蔭的佳木，幽香的野芳，高潔的秋霜，如珠的玉露，在天的明河，以及磔磔雲間的老鶴，檜榆枋的鸞鳩，乃至激者，謫者，叱者，吸者，叫者，譟者，笑者，咬者的風聲，側立千尺，森然搏人的怪石，在我四周的這些東西，都是自然環境。司馬遷說：「楚越之地，……地勢饒食，無飢饉之患，以故皆窳偷生，無積聚而多貧，是故江淮以南，無凍餓之人，亦無千金之家；沂泗水以北，宜五穀桑麻六畜，地小人衆，數

被水旱之災，民好畜藏……齊趙設智巧，仰機利。」（貨殖列傳）自然環境，大有影響於人生，黑格爾也說：「山性使人寒，水性使人通。」古今中外的哲人，誰都承認自然環境勢力的偉大！

（二）人為環境 人心的趨向，成爲輿論，成爲風俗，合於輿論，合於風俗的，叫是，違反輿論，違反風俗的，叫非；其實都是一種習慣。習慣就是人為環境。羣衆的生活方式，或者是「挾其槍刈耨鎛，以旦暮從事於田野，脫衣就功，首戴茅蒲，身衣襤褸，裳體塗足，暴其膚髮，盡其四肢之敏，以從事於田野」；或者是「審其四時，辨其功苦，權節其用，論比協材，且暮從事，以施於四方」；或者是「負任擔荷，服牛輶馬，以周四方，以其所有，易其所無，市賤鬻貴，且暮從事於此」。（國語齊語）這些形形色色的羣衆生活方式，也是人為環境。推之如「攻剽椎埋，劫人作姦……任俠并兼，借交報仇」推之如「設形容，揆鳴琴，揄長袂，躡利屣，目挑心招，出不遠千里」推之如「博戲馳逐，鬪鷄走狗」。（史記貨殖列傳）這些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，都是人為環境。人為環境的勢力，比自然環境，尤爲偉大。孟子說：「一齊人傅之，衆楚人咻之，雖日撻而求其齊也，不可得矣；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，雖日撻而求其楚，亦不可得矣。」（孟子滕文公）「染於蒼則蒼，染於黃則黃，」物固如此，人也不免！

二、要分析環境 認識我的自然環境人爲環境的外表，仍不免陷於皮相，對於奮鬥，沒有多大用處。

一定要進而分析其內容，內容如何，必須一一分析清楚，直如放在顯微鏡下檢驗過，再不會有絲毫含糊與誤認，這不能不用科學的方法，從觀察而解剖，從解剖而分類，從分類而得其異同，從異同而明其弱點，視其弱點的程度如何，或者用之爲工具，或者作爲攻點；不然的話，奮鬥前途，必多危險。「楊子之鄰人亡羊，既牽其黨，又請楊子之堅追之，楊子曰：『嘻，亡一羊，何追者之衆？』鄰人曰：『多歧路。』既反，問獲羊乎？曰：『亡之矣。』曰：『奚亡之？』曰：『歧路之中，又有歧路矣，吾不知所之，所以反也。』」（列子說符篇）大道以多歧亡羊，四周環境的多歧，尤甚於大道，楊子說：「人有濱河而居者，習於水，勇於溷，操舟弼渡，利供百口，裹糲就學者成徒，而溺死者幾半，本學溷，不學溺而利害若此。」（列子說符篇）不知水性而學溷，尙不免於溺，奮鬥而不知環境，其失敗可以前知。

三、忌服從環境 青年如果認環境的勢力強大無比，以我藐躬，豈能與之抗衡！即與之抗衡，直如以卵投石，萬無幸理，與其不度德，不量力，自取失敗，不如隨俗高下，得過且過，像水裏的水鳥，糊糊塗塗，跟着波浪，或上或下，不如強顏歡笑，諂媚環境，圓滑玲瓏，八面討好，「生斯世也，爲斯世也。」「同乎流俗，合乎

汙世，「只要「衆皆悅之，」便自以爲是，這種青年，純粹是環境的俘虜！環境要你如此，不敢不如此，環境要你如彼，不敢不如彼，如彼如此，悉聽環境發令，你祇知奉令維謹，不惜闖然媚於世，這種青年，真是一非之無舉也，刺之無刺也，」孔子叫他鄉原，而世人往往認爲善於處世，父教其子，兄勉其弟，惟恐其不肖，孟子深惡而痛疾之，他說：「惡莠，恐其亂苗也，惡佞，恐其亂義也，惡利口，恐其亂信也，惡鄭聲，恐其亂樂也，惡紫，恐其亂朱也，惡鄉原，恐其亂德也！」（孟子盡心）奮鬥的青年，該放大了膽量，鼓足了勇氣，用一副上戰場殺敵的氣概，來對付環境，既不怕懼，也不妥洽，即使要講適應，也該有個條件，不能超過條件，一味退讓；而且也是一種權宜之計，絕不是頂好的辦法，至少要想個方法，轉敗爲勝。自從達爾文、赫胥黎提倡物競天擇，適者生存的學說，有很多人誤解這種學說，把適應環境，當做處世惟一要訣，專門講究如何趨吉避凶？如何取悅社會？那真是誤盡天下蒼生！

四、要支配環境 我的身體，當然不能跳出環境，我的精神，卻要超越環境，以超越環境的精神，處身於環境之中，我做環境之主，我來支配環境。要支配環境，第一先該立定主張，無論如何，不爲外物所移，不爲外物所移，說來容易，做卻很難。列子湯問篇，有這麼一段故事：「周穆王西巡狩，越崑崙，不至斧山，反還，

未及中國，道有獻工人，名偃師，穆王薦之，問曰：「若有何能？」偃師曰：「臣唯命所試，然臣已有所造，願王先觀之。」穆王曰：「日以俱來，吾與若俱觀之。」翌日，偃師謁穆王，穆王薦之曰：「若與偕來者，何人邪？」對曰：「臣之所造，能倡者。穆王驚視之，趨步俯仰，信人也，巧夫領其領，則歌合律，捧其手，則舞應節，千變萬化，惟意所適，王以爲實人也，與盛姬內御，並觀之，技將終，倡者瞬其目，而招王之侍妾，王大怒，立欲誅偃師，偃師大懼，立剖散倡者以示王，皆傅會草木膠漆，白黑丹青之所爲。」機械人何以會瞬其目，而招王之左右侍妾？足見外物之感人，真是可怕！青年而欲支配環境，當以此自警惕！不爲外物所惑，主張才能拿得穩，主張拿得穩，才能駕御環境，駕御環境，使他不奔蹠，不要駕，才能實行支配。支配環境，就是利用環境，如何利用環境？就是指揮環境，站在奮鬥的一條陣線上，做我奮鬥的先鋒，這叫做「化干戈爲玉帛，變戾氣爲祥雲。」陳衡哲說：「唯有能幫助我們個性的發展，使他能創造方面去努力的社會勢力，方是良好的環境，方值得我們的適應與服從。」（適應環境與改造環境一文）他解釋良好環境的幾句話，我完全同意，值得適應與服從的話，似乎還夠不到支配環境，有弱者的嫌疑？

五、要改造環境 支配環境的結果，不是利用一部分良好的，使他站在我的奮鬥陣線，聽我指揮，一

般壞的環境，依然存在，依然對我的奮鬥的力量，不住的摩擦，應該進一步，改造一切的環境，都適合於我的奮鬥。

(一)消極的改造 消極的改造環境，目的在加強我的抵抗力，使惡環境無從侵入，陳衡哲說：「譬如說罷，我們偶然興發，趁着春光明媚的時候，想到郊外去游覽游覽，不意方走到中途，忽然大雨傾盆而至，唏哩嗒拉下得你都不辨天高地厚……假使大雨不受擡舉，想得寸進尺的追到你的家裏，穿牆破壁的與你爲難……待他勢力稍殺，你能不去叫瓦匠木匠來給你填填牆腳，修修天花板嗎？這樣一做之後，即使那大雨又來侵犯你，你便可以傲然的說：「這回我可不怕你了，你看我已改造了我的環境，使得你不能再加以凌辱。」（適應環境與改造環境一文）陳衡哲以爲大雨初來，猝不及防，祇好讓步，我卻以爲讓步，就是屈服，如能略知天氣變化的預兆，出門時帶着雨衣雨鞋雨帽，臨時著起來，大雨雖凶，奈我不得，決不會弄得「暫時無法，只得和他訂一個城下之盟」，受短時間的殘暴凌辱呢！中庸說：「凡事豫則立，不豫則廢，言前定則不跲，事前定則不困，行前定則不疚，道前定則不窮。」（中庸第二十章）消極的改造環境，應該準備有素，倉猝應付，那得不手忙腳亂呢？

(二)積極的改造 消極的改造環境，不過做到與惡勢力形成壁壘森嚴的形勢，究竟算不得徹底的改造，要徹底改造環境，必須從事積極的改造，陳衡哲說：「青年的朋友們，你們的環境，是惡劣極了，頻年的內亂，新舊文化的衝突，社會判斷力的癢癢，社會制裁力的消亡，都足以獎勵人類的弱點，使之繼長增高，壓迫人類的優點，使之無由發展，結果是產生了一個適宜於賭博逸樂的環境，適宜於自私自利的環境，適宜於任性放縱放蕩狂亂的環境，適宜於卑鄙貪婪，蠅營狗苟的環境……舉目四顧，但見滔天漫地的惡勢力，正把你們重重的包圍着，誰有反抗這些惡勢力的勇氣？誰有改造他們的決心？誰能殺去重圍，去負那自救救人的責任？」（適應環境與改造環境一文）其實人爲環境，果然如此黑暗，自然環境，未嘗不是相當的可憎，崇山峻嶺，交通不便，急浪湍流，舟行多險，童山秃嶺，到處不毛，沃土肥壤，偏生荆棘，亟待改造，不在人爲環境之下啊！如何積極改造？我以爲宜用下述諸法：

1. 利用環境 利用山中急流或瀑布，裝設發電機，驅水力爲我發電，不是用之不盡的大利嗎？利用崇山峻嶺，設置軍事工程，不是金城湯池嗎？利用游匪，灌以民族思想，使爲有力的游擊隊，不是糾糾武夫，國家干城嗎？只要想得益利的所在，不難整齊之，利導之，教誨之，使爲我用。原來改造環境，

應該運用的原則是：「善者因之，其次利導之，其次教誨之，其次整齊之，最下者與之爭。」（史記貨殖列傳）先就四種原則，錯綜變化，或合用，或獨用，已足以收無窮之妙用，殺去重圍，就是爭，爭斯下已。

2. 分化環境 惡環境最怕集合，集合則惡勢力張，勢將爲我勁敵，改造之初，先要使他分化，使他分化，先要得其間隙，莊周說：「庖丁爲文惠君解牛，手之所觸，肩之所依，足之所履，膝之所踦，……奏刀騞然……乃中經首之會，」他的祕訣是：「批大郤，導大窾，因其固然，技經肯綮之未嘗，」「彼節者有間，而刀刃者無厚，以無厚入有間，」所以「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！」（莊子養生主）青年對莊周的話，如能心領神會，應用於分化環境，自能「動刀甚微，謦然已解，如土委地」也。（莊子養生主）

3. 轉變環境 發動一件新的事實，這個事實，是大家認爲有重要性的，比方政治家利用對外的新交涉，轉變國民及政敵的目光，於是敵對的行爲，一變而爲同舟共濟的行爲，詩人所謂：「兄弟閱於牆，外禦其侮，」就是轉變環境的意思。這是運用術來轉變，效力最是迅速；此外還有慢慢的從

心理上轉變的一法，用文字，用語言，用其他種種方法，不斷的宣傳，漸漸造成濃厚的空氣，由這濃厚的空氣，轉變環境的心理，潛移默化，功效雖遲，力量卻很偉大，一經轉變，不會分解。第一法是治標，第二法是治本，標本兼施，最是得訣。至於自然環境，也有法使他轉變，史記貨殖列傳：「太公望封於營邱，地瀉鹵，人民寡，於是太公勸其女工，極技巧，通魚鹽，則人物歸之，繙至而輻湊，故齊冠帶衣履天下，海岱之間，斂袂而往朝焉。」這不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嗎？

第十一章 奮鬥的心理

一、高尚純潔 表裏如一，心口相同，所說的，就是所想的，所做的，就是所懷的，決不是掛羊頭，賣狗肉，這叫做純潔。滿口仁義道德，滿腹男盜女娼，便是不純，不純當然不潔，純是因，潔是果，不純一定不潔，不潔決不會純。不純的因素，雖有種種，一言以蔽之曰，私而已矣。「爲妻妾之奉」是私，「爲所識窮乏者得我」也是私，私橫胸中，雖然你「見君子而後厭然，揜其不善，而著其善」，可是「人之視己，如見其肺肝然」，當然沒有什麼好處。（大學六章）人誰肯來與你合作？誰肯來表示同情？單槍匹馬，到處碰壁，奮鬥那有不失敗之理？青年而欲奮鬥，不可不先去私，去私則純，純則潔，既純且潔，人格自然高尚，高尚純潔的青年，纔配談奮鬥。爲學問而奮鬥，應該真心爲學問，爲事業而奮鬥，應該真心爲事業，爲社會而奮鬥，應該真心爲社會，爲國家而奮鬥，應該真心爲國家，學問事業社會國家以外，不該有一毫私念，雜於其間。

二、信之不疑 青年對於奮鬥目標，先要認識真切，既認識真切，便該信之不疑，決不該輕信人言，搖

動我的奮鬥信念，信念堅強，效果自見。列子黃帝篇有這樣的故事，「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，出行，經垆外，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，中夜，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，能使存者亡，亡者存，富者貧，貧者富，那時的商丘開正在窮困之中，聽得了他們的話，信以爲真，便往子華那裏去，「子華之門徒，皆世族也，縞衣乘軒，緩步闊視，」看見商丘開「年老力弱，面目黎黑，衣冠不檢，」當然瞧他不起，多方欺侮。有一天，門徒與商丘開登高臺，胡說道：「有能自投下者，賞百金……」商丘開以爲信然，遂先投下，形若飛鳥，揚於地，「居然」飢骨無殍，」又指那河曲，說道：「彼中有珠寶，泳可得也，」商丘開果人水得珠，子華才許他衣帛食肉。不多時，范氏寶藏失火，「商丘開入火往還，埃不漫，身不焦，」大家當他是有道神人，爭問他的本領，商丘開說：「吾亡道……」彘子二客之宿我舍也，聞譽范氏之勢，能使存者亡，亡者存，富者貧，貧者富，吾誠之無二心……唯恐誠之之不至，行之之不及，不知形體之所措，利害之所存也，心一而已。今叻知子黨之誕我，我內藏猜慮，外矜觀聽，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，怛然內熱，惕然震悸，水火豈復可近哉！」這個道理，連宰我都不明白，血肉之軀，何以能自高投下，飢骨無殍何以能入火，而埃不漫，身不焦，何以能入沒人之深淵，而取得寶珠？孔子的見識，畢竟不凡，他說：「夫至信之人，可以感物也，動天地，感鬼神，橫六合而無逆者，豈

但履危險，入水火而已哉！但是商丘開所信的，是僞物，信之不疑，效果如此，青年對於認識真切的奮鬥目標，倘能如商丘開的信任范氏勢力，一定能夠動天地，感鬼神，橫六合而無逆者，以誠心赴誠事，誠與誠遇，便發生無窮大的效果，直可以「上闕青天，下潛黃泉，揮斥八極，神氣不變」。（列子黃帝篇）復何憂困難之迭至，危險之日增呢？所可慮的，是信力不堅，對於奮鬥目標，無端發生疑問，於是狐搯狐埋，迄無成就！

三、臨事思敬 奮鬥不是遊戲，遊戲可以隨便做，原不過是散散悶，解解厭，成也能，不成也罷，奮鬥是富有十足的嚴重性，鄭重其事，尚無必勝的把握，掉以輕心，不敗何待？鄭重不單是態度，內心都要鄭重，外有餘而內不足，仍是無濟於事；鄭重不在一時，而在永遠，一時的鄭重，還容易辦到，歷久不懈，才是天大的難事。詩云「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，而今而後，吾知免夫！」（論語秦伯）前臨深淵，一失足，便作屈大夫，踏在薄冰上，偶一大意，那有幸理！能有這種精神，才不會鬧亂子，要做到這種地步，祇有時時刻刻，放在心頭，如何時刻放在心頭？惟一的祕訣，就是一個思字。能夠時時想到，精神不會渙散，不會懈怠，精神不渙散，不懈怠，才可謂之敬。曾子曰「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其嚴乎！」（大學傳六章）這是曾子實行敬

字的方法，說得透徹些，就是中庸所謂：「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懼乎其所不聞，」如能若此，奮鬪還有不成的嗎？或者說，這樣去奮鬪，不是太苦了嗎？張而不弛，其勢難久，我則以爲奮鬪路上，有張無弛，我履虎尾，如何鬆得好在奮鬪自有小段落，告一小段落時，即可一弛，決不會終生緊張，絕無安暇機會的。

四、誠一不貳 誠就是不貳，不貳自無間斷，無間斷，自有徵驗，中庸說：「天地之道，可一言而盡也，」那一言呢？就是「其爲物不貳，」不貳所以能「生物不測，」天之始，不過耿耿小明，惟其不貳，故能繫日月星辰，而覆萬物；地之始，不過一撮土，惟其不貳，故能載華嶽，振河海而不重不洩，連萬物都載着呢；草木禽獸寶藏，不是山之所有嗎？龍蠃蛟龍，魚鼈貨殖，不是水之所有嗎？推其始也，不過是一卷之石，一勺之水罷了！誠一不貳，實有意想不到的效用，孔子說得好，「用志不分，乃凝於神，」（列子黃帝篇）造父的善御，疴癯丈人的承螭，詹何的釣魚，紀昌的善射，都是誠一不貳的結果。「造父之師曰秦豆氏，造父之始從習御也，執禮甚卑，秦豆三年不見，」沒有誠一不貳的精神，早已拂袖而去，那能等到三年？可是造父執禮愈謹，乃告之曰：「……汝先觀我趣，趣如我，然後六轡可持，六馬可御。」於是「立木爲塗，僅可容足，計步而置，」秦豆先行示範，「履之而行，趣走往還，無跌失也，」造父聽敏過人，學之纔三日，已盡其巧了。（列子

湯問篇）孔子往楚，林中遇見痲癩丈人，承蠅猶掇，百無一失，孔子問他方法，他說：「五六月累塊二而不墜，則失者錙銖，累三而不墜，則失者十一，累五而不墜，猶掇之也。……雖天地之大，萬物之多，而唯蠅蠶之知，吾不反不側，不以萬物易蠅之翼，何爲而不得？」（列子黃帝篇）詹何的釣線，是獨繭絲；釣鉤是芒鉞，釣竿是荊條，釣餌是剖粒，他却能在百仞之淵，汨流之中，引盈車之魚，楚王召見，問他方法，他說：「……臨河持竿，心無雜慮，惟魚之念，投綸沈鈎，手無輕重，物莫能亂，……」但是先後學釣，計費五年，（列子湯問篇）紀昌學射於飛衛，飛衛叫他先學不瞬，紀昌回去，臥在妻的織機下，注視機杼，經過二年，果然「雖錐末倒眦，而不瞬也」，紀昌再把鼈掛蝨於窗口，南面望着，望了十天，越望越大，經過三年，竟大如車輪，於是「以燕角之弧，朔蓬之箛，射之，貫蝨之心，而懸不絕」，（列子湯問篇）青年要奮鬥，當學造父，當學痲癩丈人，當學詹何，當學紀昌！

五、忘懷一切 忘有三種境界，第一境界是輕，第二境界是忘，第三境界是未嘗見，什麼叫輕？什麼叫忘？什麼叫未嘗見？有列子黃帝篇，鮑深的津人可證。津人善操舟，顏回問他可學嗎？他說：「能游者可教也，善游者數能，乃若夫沒人，則未嘗見舟，而謾操之者也。」顏回不解其意，回去問孔子，孔子說：「能游者可

教也，輕水也；善游者之數能也，忘水也；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也，而謾操之也，彼視淵若陵，視舟之覆，猶其車卻也；「這就是說「在己無居，形物自著，」無居就是無所矜，無所矜，則外輕，無矜而外輕，這叫做忘懷一切。」趙襄子率徒十萬，狩於中山，藉苒燔林，扇赫百里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，隨烟爐上下，衆謂之鬼物，火過，徐行而出，若無所經涉者，襄子怪而留之，徐而察之，形色七竅，人也，氣息音聲，人也，問奚道而處，石奚道而入，火其人曰：奚物而謂石？奚物而謂火？襄子曰：而嚮之所出者石，而嚮之所涉者火也，其人曰：不知也。」（列子黃帝篇）這不是未嘗見的好例子嗎？青年奮鬪而能忘懷一切，無往而不利。

六、刻苦自勵 酒的滋味有三種，苦爲上，酸次之，甜爲下；人生的滋味有四種，普通叫做甜酸苦辣，實則順序還有排錯，應該說苦辣酸甜，苦爲上，辣次之，酸又次之，甜爲下，因爲苦是眞味，辣多火氣，酸嫌消極，甜則太膩，太膩易倒胃口，覺得人生太平常。酸辣固富刺激，但不及苦的尤多回味。試觀吃盡苦味的人，過後回潮，津津樂道，聽的人也覺得興味無窮。至於甜味，往往視同春夢一場，誰都不願意多講，而況人生道上，原是以苦爲最多，辣次之，酸又次之，甜的分量最少。講到奮鬪，簡直都是苦味辣味酸味，能夠吃苦苦辣飲酸，吃盡苦辣酸味，才有少量的甜味，給我換換口味，所以青年應該以刻苦自己，勉勵自己，刻苦的程度

越高，奮鬥的力量越足，這種刻苦的精神，要從日常生活上入手，菜飯飽，布衣暖，安步當車，容膝易安，衣食住行，要降到最低限度，即使有時爲奮鬥緊要關頭，栖栖皇皇，求安步而不得，有斗室而不居，簞瓢屢空，衣不蔽體，也該安之若素，不失望，不消極，不慨嘆，依然精神煥發，努力奮鬥，一個人的人格，是否偉大，惟有在刻苦中表現出來。青年認定刻苦是表現我偉大人格的絕好機會，再也不會歌長缺歸來的了。

七、和衷共濟 奮鬥固不怕仇敵，却也不該樹敵，我的友生兄弟，本是我奮鬥的好幫手，對我表示同情的人們，也是我的好幫手，推之對我無好無惡的人，也該設法喚起他們的同情，使成我的幫手。所謂幫手，最好是直接的，不得已而求其次，不妨是間接的，再不然，使他們不做奮鬥的障礙物，也是好的。「傅翼戴角分牙布爪，仰飛伏走，謂之禽獸，而禽獸未必無人心。」所以真能奮鬥的人，不但同舟的人，要和衷共濟，即在異類，也要「備知萬物情態，悉解異類音聲，會而聚之，訓而愛之」呢！可見奮鬥的人，一定要胸襟闊大，包容萬物，從反面說來，一定要「不苟於人，不伎於衆，」不苟不伎，訣在別宥，宥別才能做到「以聊合歡，以調海內。」假使心中存着這是你，這是我，彼此之間，界劃鴻溝，把我的範圍，縮到極小，勢將謀自存且不足，那能做有價值的奮鬥？

八、盡其在我 我雖盡力找幫手，却不要忘了最重要的自己，奮鬥是我的奮鬥，奮鬥的主體是我，該盡我力之所能及，不該太希望他人，希望得太奢，不特成了依賴，且易成爲失望者，這是盡其在我的第一個意思。自己盡力，然後可以使人盡力，人之爲我盡力，由於我盡力之所感動，「有諸己，而後求諸人」，原不是教我以我之所有，而責之於人人；而教我以我之所有，去感動人人，這是盡其在我的第二個意思。奮鬥的目標越大，前途困難越多，也許要「終身服役，而不見其成功」，我惟有盡其在我，孜孜不倦。見卵便想求雄雞，見彈便想求鳩炙，實在是太早了，這是盡其在我的第三個意思。

九、窮不失義 奮鬥而計日程功，豈非大佳事！何如實際上，完全不能打此如意算盤，有時也許越奮鬥，越黑暗，黑暗得出乎意料之外，自己的精力，費得不少了，外間的非笑起來了，不由你不打一寒噤，這個時候，祇有頭腦冷靜，態度安定，振作你的勇氣，拚命去奮鬥，且慢打算盤，計算損益，把結算的時間，特別放長，「山窮水盡疑無路」，一疑心，失掉了方向，一疑心，打消了勇氣，那末本非無路的，變爲真無路了。我不疑心他無路，奮鬥又奮鬥，奮鬥不已，自然會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了。青年在奮鬥的途中，先作退一步想，我不怕窮，窮是我的本色，那末雖窮而不歎；再作進一步想，窮不能困我，蛟龍究非池中物，一旦時機成熟，

定能扶搖直上九萬里，現在呢，奮鬥的積數，還不厚。「置杯水於坳堂之上，則芥之爲舟。」（莊子逍遙遊篇）我的奮鬥目標，不是芥子，當然要膠著了。「水之積也不厚，則負大舟也無力。」咎不在舟之太大，而在水之不厚。我的奮鬥，打不破黑暗，不是黑暗之堅強終不可破，而是我奮鬥力之不足，不是顯然了嗎？所以窮不失義，不單是消極的，而且兼有積極的。

十、憂以持勝 居窮雖難而實易，非到智盡能索，雄心不會息的，雄心猶在，動力未亡，轉危爲安，尙屬容易；持勝雖易而實難，吃了苦頭，得此勝利心爲之大慰，心大慰，則精神大弛，再要緊張起來，非有大智慧，大毅力的人，不易實現。「趙襄子使新穉子攻翟，勝之，取左人中人，使遽人謁之。襄子方食，有憂色，左右曰：一朝而下二城，此人之所喜也，今君有憂色，何也？襄子曰：夫江河之大也，不過三日，飄風暴雨不終朝，日中不須臾，今趙氏之德行，無所施積，一朝而下兩城，亡其及我哉！孔子聞之曰：趙氏其昌乎！夫憂者所以爲昌也，喜者所以爲亡也，勝非其難者也，持之其難者也。……唯有道之主，爲能持勝。」青年奮鬥，也許有小成的時候，獲小成，便要注意持勝之道了。持勝之道，祇有一個憂字，能憂勝之不易保，精神便緊張起來，非繼續奮鬥，無以保小成，於是進一步，奮鬥沒有中止的時候，而小成不特永保，且能積許多小成，而爲大

成呢！

以上十種心理，都要切實建設起來，十種同樣的重要，決不能缺少一種，完具這十種心理建設，才算是有修養的青年奮鬥者！

第十二章 奮鬥的態度

一、酸楚的奮鬥 酸楚的奮鬥，是奮鬥態度之最下者，他的奮鬥，純出於迫不得已，不得已的奮鬥，是迫於大勢，大勢逼得他不能不奮鬥，不奮鬥便無立足地，屈服既心有不甘，於是勉強應付，這種奮鬥的動機，完全不是發於內心，內心無根的奮鬥，表現於外的態度，一定是酸楚的。因為他的精神，深深的感覺痛苦，苦痛的程度，也許隨奮鬥而日深，有諸中，形諸外，雖善掩飾，無法掩飾，強笑為歡，人或能之，而勉強的結果，笑中仍現酸楚，酸楚發於苦痛的精神，根深，柢固，與奮鬥之發自外力者，適得其反，內心的表現，自然籠罩了奮鬥者之容貌的全部。他的奮鬥，雖在進行，進行決不會順利，因為他一面奮鬥，一面想避免這奮鬥，奮鬥的動作與內心，不但不作桴鼓之應，且成為抵抗的形勢，這種避免奮鬥的心理，發揮其力量，足以打消奮鬥的推進力，而奮鬥的進行，本可以順利的，也要變成迂緩的。倘遇困難，再沒有勇氣來打破，勢必陷於「進退不可，周還不能」的僵局。於是垂頭喪氣，逢人訴苦，背後吞聲，愁雲密布，還談什麼奮鬥？雖然說：

「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或勉強而行之，及其成功，一也。」（中庸二十章）理論與事實，完全是兩事，迫於外力的奮鬥，比如無源之水，一時即「溝澮皆盈，其涸也可立而待，」「源泉混混，不舍晝夜，盈科而後進，放乎四海，」有源的，才能如此啊！迫於外力的奮鬥，他對於奮鬥目標的真價值，沒有能夠認識真切，認識不真切，那裏會有信心？那裏會有堅定的意志？意志不堅定，那裏會有毅力？沒有毅力，那裏能夠奮鬥到底？奮鬥的前途，困難越來越多，奮鬥的力量，越後越薄，起初雖有進展，後來卻絲毫彈動不得，於是精神頹喪，甘心永為失敗，而出於屈服的一途。所以酸楚的奮鬥態度，是不祥的態度。奮鬥之始，早已種著失敗之根，「相彼雨雪，先集維霰，」真是至理名言！青年，你的奮鬥動機何在？是否對於奮鬥目標的真價值，認識未真切？是否奮鬥的意志未堅定？是否迫於外力，出於勉強？是否精神上深感苦痛，而時時避免？如果是我言不幸而中，那末直捷爽快，還是不奮鬥，低首下心，做個環境的俘虜，何必作此一度無效力的掙扎，徒然自討苦吃呢！

二、悲壯的奮鬥 豫讓的刺趙襄子，漆身為癩，吞炭為啞，行乞於市，連他的妻子，都不認識他，他的奮鬥，多少悲壯！伏於橋下，一擊不中，再伏廁中，作孤注的一擲，斬衣三躍，伏劍而死，他的奮鬥，多少悲壯！問他

的動機，是「范中行氏以衆人待我，我故以衆人報之，智氏以國士待我，我故以國士報之。」他是感恩知己，奮鬥的動機，是激於情，而不能自己。荆軻的刺秦王，易水饒別，悲歌慷慨，捧樊於期頭，與燕督亢地圖，奮然入秦，圖窮而見匕首，一擊不中，七中銅柱，一足被斬，依柱而嘯，他的奮鬥，多少悲壯！問他的動機，是感於太子丹知己之恩，激於情，而不能自己。惟其激於情，故不復反顧，誓死如歸，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。」不但他的精神，十分嚴肅，連旁人都滿身起粟子呢。這種悲壯的奮鬥，比酸楚的奮鬥，有價值的多，不惜犧牲自己，是他不可及處，而感情的火，炎高千丈，感情的力量，指揮他的行動，精神誠極嚴肅，而理智卻已萎縮，理智萎縮，行動便失常態，行動既失常態，雖奮不顧身，向前奮鬥，而奮鬥的步驟已亂，不但不能打破困難，且易造成許多不必有的困難；不但不能運用能力，且把能力浪擲；他的行動，雖震撼了大衆的人心，而行動的結果，是斷脰洞胸披面抉眼，對於奮鬥的目標，不會達到的。所以我反對做悲壯的奮鬥，做單有犧牲，沒有收穫的奮鬥，方孝儒豫讓論中說：「聲名烈烈，雖愚夫愚婦，莫不知其爲忠臣義士也。」最後則斥爲「不勝血氣之悻悻，甘自附於刺客之流，何足道哉！何足道哉！」足見奮鬥不可仗血氣，仗血氣便流入悻悻，青年時代，血氣方剛，最易犯這種弊病。

三、勇猛的奮鬥 勇猛的奮鬥有兩種，「不膚撓，不目逃，」——視刺萬乘之君，若刺褐夫，無嚴諸侯，「

這是北宮黝派的勇猛。他是態度激昂，他是精神振奮，他是死而不變，他是一往無前，不會退縮，不肯顧慮的。「視不勝，猶勝也，」他不想必勝，卻能無懼，要做到無懼，所以反對「量敵而後進，慮勝而後會，」這是孟施舍派的勇猛。他的態度精神，與前派無大分別，所不同的，前派志在必勝，後派不求必勝，惟主無懼，彼善於此，後者常勝於前者。孟子說：「夫二子之勇，未知其孰賢，」這是不確的。這種奮鬥的動機，是出於義，奮鬥出於義，對於奮鬥目標的真價值，當然認識得很真切，當然意志很堅定，所謂動於義，不是見義而心動，羨義的美名，而從事奮鬥。動於義，就是集義所生的奮鬥，羨義而奮鬥，義在外，集義而奮鬥，義在內，這種奮鬥，當然要有相當的修養。孟子說：「行有不慊於心，則餒矣，」這是消極的說法；「必有事焉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勿助長也，」這是積極的說法，有事就是孜孜不倦，勿正就是不間斷，勿忘就是不忘所事，念茲在茲，勿助長，就是不欲速，孟子一生大學問，就在修養浩然之氣上，也就是在修養勇猛的奮鬥態度上，這種奮鬥態度，一方面知道尊重大我，一方面足以表示自己人格的偉大，求之歷史上人物，如岳飛，如文天祥，如史可法，都是這一類的奮鬥，青年於此，當特別注意。

四、沈著的奮鬥。勇猛奮鬥，雖有至大至剛之氣，塞於天地之間，可是還缺少沈著，沈著是修養到爐火純青的現象，他的奮鬥，異常鎮靜，鎮靜在列子黃帝篇叫做全。「夫醉者之墜於車也，雖疾不死，骨節與人同，而犯害與人異，其神全也。」因為神全，所以「乘亦弗知也，墜亦弗知也，死生驚患，不入乎其胸，是故逆物而不懼。」紀渚子為周宣王養鬪雞，十日而問鬪雞可鬪已乎？曰：未也，方虛驕而恃氣。十日又問，曰：未也，猶應影響。十日，又問，曰：未也，猶疾視而盛氣。十日，又問，曰：幾矣，鬪雞雖有鳴者，已無變矣，望之似木鬪雞矣，其德全矣，異鬪雞無敢應者，反走耳！「虛驕恃氣不可鬪，應影響不可鬪，一言以蔽之，未能沈著。」聞鬪雞鳴而無變，才算沈著。青年的奮鬥，應具的沈著程度，一定要做到「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，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。」沈著的第一步是不怒。沈著的第二步是不動。不怒不動，一切安如泰山。奮鬥而偶遭失敗，不會失望，依然向前奮鬥。奮鬥而偶獲小成，不會歡欣，依然向前奮鬥。奮鬥但求達到目標，不會標榜，以招人注意，以求得美名。他的應付環境，異常鄭重，不輕舉，不遲疑，他的精神，異常緊張，不興奮，不頹喪。因為奮鬥的動機，生於理智，既經自己反省，認為理直，權衡利害，又復非奮鬥不可，於是縝密考慮，計出萬全，謀定而後動，不達目標不止。或者誤為態度冷靜，沒有奮鬥的勇氣，不足以當大任，曾不知能沈著，才是大勇，大勇若怯，而不是怯。

怯者不敢前，大勇者雖前進而不顯露，一切語言行爲，聲容笑貌，與無事時，沒有什麼兩樣，所以能維持奮鬥的力量，至於無窮。要做到沈著的奮鬥態度，第一要學識充足，第二要經驗豐富，第三要刻意修養，同時更要得天獨厚，決非普通人所能勉強仿效得成的。勉強仿效，便是宋襄公一流人物，「不鼓不成列，不重傷，不禽二毛。」表面上似乎很沉着，骨子裏是麻木不仁，結果是一敗塗地。勉強仿效，便是葉名琛一流人物，前清咸豐年分，葉名琛總督兩廣，每接外人文書，不是略答數字，便是置之不睬，後來英以國旗被拔，礮轟廣州，奪我臘得中流礮臺，文武官員，大驚失色，葉在校場閱武，聞馬箭，聞報笑道，那有此事，過午自會退去的。於是鳳凰山礮臺淪陷了，海珠礮臺淪陷了，竟礮轟總督衙門了，葉倒手執一卷，正襟危坐，司道冒煙進見，請避居，笑而遣之，表面看來，很像沈著應付，到後來微服避粵華書院，直到城破，始派弁執著令箭出新城，懸重賞，求勇將，卒被英兵在八角亭中搜出，還是冠帶翎頂如平時，由小舢板上英輪，從者或以手指水，攝之以目，意思教他投水，葉仍不動。在香港時，還天天親作書畫，以應洋人之請，自署海上蘇武，葉名琛真是麻木不仁到極點！必如魯曹劄長勺之戰，魯莊公要鳴鼓進兵，劄曰未可，直等到齊人三鼓，劄曰可矣！齊師大敗，莊公要馳車追逐，劄曰未可，直到下視其轍，登軾而望之，劄曰可矣！兩個未可，是表明曹劄的態

度沈著，兩個可矣，表示曹劌的決斷，三鼓所以待其氣衰，視轍望旗，所以決其有否伏兵，這不是計出萬全，謀定而動的證據嗎？未奮鬥而態度沈著，是容易的，初奮鬥而態度沈著，是容易的，因為精力充足，血氣容易鎮壓的緣故。奮鬥偶獲小成，而態度沈著，已不容易，奮鬥而偶遭失敗，而態度沈著，最不容易。因為偶獲小成，意氣飛揚，態度遂流於輕舉，以為天下事不過爾爾，自視太高，而心乃不固，大失敗就在後面；因為偶遭失敗，神氣最易沮喪，態度遂流於頹廢，以為天下事，無可為矣，自視太小，而心乃如死灰，前途雖有光明，好像長夜漫漫，希望盡絕，再不偃旗息鼓，徒遭重大犧牲，不如適可而止，尙得保全一部分實力，在此時而態度仍能沈著，才是不可及處！

五、愉快的奮鬥 他的奮鬥，既不躁急，也不遲疑，環境無論如何變化，終是從容不迫，大有手揮五絃，目送秋鴻之概，他的精神，當然瀟灑出塵，這不是矯情鎮物，實在是洞達時變，明悉委曲，而且是胸有成竹，事變未生，已料及他必生，變付方法，籌之已熟，詩云：「徹彼桑土，綢繆牖戶，今此下民，或敢侮予。」因為綢繆於未雨之前，故能應付裕如，他的智慧，高人一等，他的目光，比人遠到，這種奮鬥態度，可以說已經超凡入聖，他最善於運用奮鬥力量，用一分力量，可應付三分以上的事情，虛虛實實，變化無窮，無論何時，能舉

重若輕，百發百中，他不單不覺奮鬥的苦痛，直覺得快樂，快樂生於內心，絕非出於作偽，他的祕訣，不是別的，是沈機觀察，明知過去，推斷未來，是根據觀察，推斷所得，想定萬妥的方策，未到應用時，卻能深藏不露，事到其間，是當機立斷，不先不後，恰到好處，能應用這些祕訣，必能常處以逸待勞，以靜制動的優勝地位。不知者以爲他有什麼神機妙算，賽過神仙，一加研究，也很平常，不過戲法人人會變，各有巧妙不同。觀察不真，以白作黑，根據這種謬誤的觀察，推測將來，那有是處？推測既誤，所有想定的對策，勢必不能相應，一見方策不相應，破綻百出，到那時雖想鎮定，而事勢不許，臨時改變方策，便要手忙腳亂，顧此失彼，還能保持愉快的態度嗎？青年而欲成爲愉快的奮鬥者，盡就我所述的祕訣而深思之！

第十三章 奮鬥的機會

一、什麼是機會 就字面講，機是機遇，會是際會，可是太偏於抽象，機會的真實意義，絲毫不曾顯露具體說來，機會的意義，大略如下：

(一)注意 凡一件事情，一件東西，大家不放在心上，視而弗見，聽而弗聞，這叫做機會沒有到。後來因為環境的變遷，事勢的移易，所謂某事件，某東西者，大家都注意起來，這個注意，就是機會。環境變遷，一經細心研究，處處有變遷的線索可得，逐步演變，到了某種程度，便成一新環境。新環境中，須過新的生活，而這件事情，這個東西，與新環境相適合，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。事勢移易，全在少數強有力的策動，經過相當蘊釀時期，一旦頓易新面目，而這件事情，這個東西，與新事勢相適合，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，注意非無因而生，機會非突然而至，欲知機會的是否已到，當察大家的已否注意，不識注意之即為機會，認機會為神祕的東西，碰機會等於碰幸運，可碰而不可求，那真是失之毫釐，差以千里了！

(二)覺悟 注意是初成的機會，比方一株植物，剛發芽抽條，發芽抽條的植物，形態雖很幼弱，不能不認爲植物初成的機會；再進一步，變爲覺悟，覺悟是將成熟的機會。比方一株植物，已到枝葉嫩綠的時候了。覺悟可分二方面說，覺悟前此的非是，不宜再走老路，弄得越錯越遠，快些收篷轉枕，這是消極的覺悟，也就是消極的機會；瞭解某事情某事勢的重要情與真價值，前此以爲不值一顧，今則以爲異常重要，這就是積極的覺悟，也就是積極的機會；兩者相較，消極的機會程度淺，積極的機會程度高，消極的機會，再進一步，才成爲積極的機會，如果再分析一下，覺與悟是兩種境界。第一境界是覺，第二境界是悟，能覺然後能悟，不覺那裏會悟？能悟必先能覺，舉一個例說：「覺今是而昨非，」然後「悟已往之不諫，知來者之可追；」覺「木欣欣以向榮，泉涓涓而始流，」然後悟「萬物之得時，」然後悟「吾生之行休，」如此說來，覺悟不是將成熟的機會嗎？這種機會，中人都能認識，以爲機會已到。

(三)需要 需要是已成熟的機會，比方一株植物，已到枝葉扶疏，含蕾待發的時期了，大家對於某事情感着熱烈而急切的需要，好像大旱之望雲霓，大家延頸跋踵，眼巴巴的期望着，口中嗚嗚然說着，這種現於形容，發於音聲的需要，雖三歲孩子，也知道這是機會了。孟子說：「王者之不作，未有疏於

此時者也，民之憔悴於虐政，未有甚於此時者也，飢者易爲食，渴者易爲飲，」（孟子公孫丑）孟子所說的機會，就是指需要而言，他以爲利用這種機會，是「速於置郵而傳命……事半古之人，功必倍之！」

（四）弱點 對方的弱點，是消極的機會，對方無論如何頑強，必有弱點，我能找到他的弱點，從弱點進攻，不難一鼓而下。不過對方的弱點，必多方掩護，皮相者流，往往被他瞞過，一定要運用科學方法，詳細檢查，方能做到。西洋有件故事，大意是，某甲失落一隻縫針，叫兩個人去找，沒有科學方法的人，隨處找了一回，宣告失敗；有科學方法的人，他卻先把室內地板，畫了許多方格子，大家笑他有些傻氣，但是他逐格找去，一絲也不放他遺漏，終於被他找到了失落的縫針。找對方的弱點，至少要像室內找縫針一樣。

二、機會與奮鬥 甲和乙把同樣的苗，種在同樣的土中，甲種的苗，恰巧遇着大旱，一連幾天，連毛毛雨都不曾下過一回，苗自然要枯萎了；乙種的苗，恰巧遇着「天油然作雲，沛然下雨，」那「苗勃然興之矣！」甲是沒有機會，乙是遇着機會，所以孟子說：「雖有智慧，不如乘勢，雖有鎡基，不如待時，」孟子的所謂時，所謂勢，就是機會。不遇機會，「以文王之德，百年而後崩，猶未洽於天下，武王周公繼之，然後大

行！（孟子公孫丑）青年而要奮鬥，怎可不重視機會！

三、對於機會的幾種態度 奮鬥的人對於機會，有各不相同的態度，究竟孰是孰非，何去何從呢？茲分述如下：

（一）先機而動 這種人以爲機會雖足以助我奮鬥的成功，卻不該依賴機會，我該先機而動，待機會來湊我，論其用意，蓋有二點：我不怕苦，不怕吃苦，我還年青，正該利用多吃苦來訓練自己，多吃苦的奮鬥，是最好的，最有效力的人生的修養！前人說，吃得苦中苦，方爲人上人，其實苦中苦，就是多量的苦，可見主張多吃苦，古今所同，今後社會形勢更複雜，非在年青時候，用多吃苦的方法來訓練好自己，將來一定怕吃苦，而至於不敢奮鬥，這種意見，當然值得稱許，這種精神，當然值得欽佩；可是祇要不怕多吃苦，在奮鬥途中，吃苦的機會正多，何必故意造出苦的機會來呢！在奮鬥的人，誠不怕吃苦，在奮鬥的進程中，究多了些不必有的曲折，與運用經濟的原則相背謬，我認爲這種青年，其志可嘉，其行不足法，推其原因，由於求成的心思太急，不管機會不機會，姑先奮鬥上去，心思急，行爲粗，豈非莽漢？從難中可以獲得許多經驗，許多寶貴的人生經驗，這種人生經驗，非可得之口傳，非可得之書本，只有從親身

體驗得來，別的人生經驗，能宣之於口筆之於書的，不過糟粕，其精華本無法演述，老子說：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。」常道就是道之精華，味之甜酸苦辣，色之紅黃藍白，不是很簡單的東西嗎？可是未曾嘗過甜酸苦辣的，未曾見過紅黃藍白的，憑你能言善辯，決不能舉出甜酸苦辣，紅黃藍白的真相來，人生經驗，又非甜酸苦辣，紅黃藍白可比，其無法用語言宣述，蓋可知矣！這種意見，當然很對，這種精神，當然值得欽佩，可是奮鬥前途，難處很多，先難而後獲，這是顛撲不破的事實，何必故意造出難的機會來呢？不可避的難不必怕，不必有的難不必造，推其原因，仍是性子太急，輕視機會，不免近於莽漢！

(二)後機而動 這種人，機會將生，不識先幾，機會將至，不知豫備，待其既著，起而前追，而動作已落機會之後，機會之爲物，疾如鷹隼，一瞬即逝，後機而動，雖很敏捷，勢已不及，怪機會之不我稍留，不知病在自己的動作太晚，推其原因，蓋有二點：他不識初成的機會，他不識將熟的機會，他更不識消極的機會，他祇識已成熟的機會。因爲他的目光短淺，觀察不精，不能見微知著，更談不到洞鑒幾先。不特他的天資不及人，即其所受教育，也不及人，他的生活向來馬虎慣的，向來人云亦云慣的，偶一高興，想觀察機會，當然茫無頭緒，比方戴了一架有色的近視眼鏡，看出來的東西，都不是事物的真相，一時要想

改正，也改正不來的。機會這樣東西，好像是馳電掣，稍縱即逝的，稍一猶豫，早已過去，古人說：「需者事之賊，」需就是猶豫，猶豫敗事有餘，成事不足，故謂之賊。同一事情，同一努力，動得其機，一蹴即就，動後其機，徒勞無功，或者歎爲命不猶人，誰知是後機的結果呢！當斷不斷，反受其亂，天下事都是如此的！巽懦暗弱，只配受人指揮，做機械的工作，那能獨立奮鬪，自闢新天地呢？

(三)應機而動 這種人，頭腦冷靜，懂得乘間抵隙，什麼叫乘間抵隙？「魯施氏有二子，其一好學，其一好兵，好學者以術干齊侯，齊侯納之，爲諸公子之傅，好兵者之楚，以法干楚王，王悅之，以爲軍正，祿富其家，爵榮其親，施氏之鄰人孟氏，同有二子，所業亦同而窘於貧，羨施氏之有，因從請進趨之方，二子以實告孟氏，孟氏之一子之秦，以術干秦王，秦王曰，當今諸侯力爭，所務兵食而已，若用仁義治我國，是滅亡之道，宮而放之；其一子之衛，以法干衛侯，衛侯曰，吾弱國也，而攝乎大國之間，大國吾事之，小國吾撫之，是求安之道，若賴兵機，滅亡可待矣，若全而歸之，適於他國，爲吾之患不輕矣，遂刑而還諸魯。既反，孟氏之父子，叩胸而讓施氏，」施氏對孟氏父子說：「凡得時者昌，失時者亡，子道與我同，而功與我異，失時者也……投隙抵時，應事無方，屬乎智，智苟不足，使君博如孔丘，術如呂尚，焉往而不窮者？」（列

子說符篇）因為要投隙抵時，所以態度十分鄭重，不肯浪費一分精力，他不失為時勢造成的英雄，青年而欲奮鬥，至少要能夠應機而動。

（四）迎機而動 這種人，目光四矚，敏銳異常，能識各種機會，且能見之於未來，在未來的時候，普通人毫不措意，他已趕緊準備，準備得十分充實，待其將至，趕上一步，迎頭奮鬥，他是著著爭先，高人一等。或者以為幸運獨佳，億則屢中，誰知他見微知著，觀察獨精，他雖然也是時勢造成的英雄，而奮鬥的成功，比應機而動的尤巨，古今中外，成大業，建殊勳的，大都是此道中人。青年不當以應機而動為已足，必須進一步為迎機的奮鬥，在應機的奮鬥中，學得利用機會的本領，樹立了相當的基礎，再為迎機奮鬥的嘗試，如此則迎機雖有失誤，應機還是可及，「東隅雖失，桑榆可收」，否則「未能登車而射獵，其傷實多」！可見迎機，雖優於應機，此中卻有不可躡等的程度，除了絕對少數「天縱之將聖」以外，還是循序漸進的來得穩妥。

（五）造機而動 無論應機而動，迎機而動，都是現成的機會，現成機會，發於自然之推移，有時機會不來，難道如古人的「時乎未至，則高蹈園邱」嗎？一定要等「道苟可行，則奮志事業」嗎？那我的

奮鬥的何時發動，全視自然的推移了。所以最上乘的奮鬥者，是機會已至，則應機會，機會未來，則迎機會，迎應兼施，擇宜而施，萬一沒有現成機會，可以利用，那末創造機會。創造機會有幾種方法：第一種方法，先默察環境的演進，知道在不久，將有某種機會，就設法促他，提早實現，促之之法，當然要盡力鼓吹，引起大家的注意；第二種方法，先默察環境的缺點，把握着這個缺點，極力提醒大家，使大家覺悟；第三種方法，是培養新環境的種子，提高大家的慾望，使大家感覺需要；第四種方法，分析環境，得着隱伏的危機，極力喚醒大家，使大家表示同情；用這四種方法，不難創造新的環境，而創造環境的人，當然公認爲先知先覺者！但說來容易，做卻很難，非有冷靜的頭腦，超人的智慧，周密的方法，與感動大家的本領，如善於活動，善於語言，善於文字，機會是永遠造不成的。這許多創造機會的條件，一半屬天賦，一半在訓練，單有天賦，未經充分的訓練，不能創造；單有訓練，沒有天賦，也是沒有用。一定先要能迎機奮鬥，百發百中，才可從事於創造機會。奮鬥的青年，不可震於創造機會的美名，貿然嘗試，枉費精力，無裨實際，不是傻子嗎？總之，能創造機會的人是造時勢的英雄，奮鬥之最上乘者，其不能責之於一般青年，不待言矣！

第十四章 奮鬥的要點

一、遠大的奮鬥 遠是指奮鬥的時間，大是指奮鬥的性質，這種奮鬥，斷非一手一足之烈，在短時間內，所能奏凱還的，奮鬥的要點，有如下述：

(一)樹立基礎 遠大的奮鬥，所需的時間，或為一年，或為五年，或為十年，甚或百年，我對於這種奮鬥，或不能及身而成，成功雖不必自我，而奮鬥的成功基礎，必須由我樹立。比方建造崇樓傑閣，要「覆壓三百餘里，隔離天日」，要「廊腰縵迴，簷牙高啄」，要「盤盤焉，困困焉，轟不知其幾千萬落」，要「長橋臥波」，要「複道行空」，我應該把地脚打得十分堅實，雖我的奮鬥，仍與地平，可是將來的崇樓傑閣，都靠我這堅實的基礎，得以穩立而不墮。倘不把基礎樹立堅定，急於邀功，亟亟從事於地面上的建築，雖成「齊雲落星」，「井幹麗譙」，曾不崇朝，而偃於地上了！所以奮鬥越遠大，基礎要越堅固，「求木之長者，必因其根本，欲流之遠者，必濬其泉源」，雖是文人爛調，卻有至理。

(二)確定大計 遠大的奮鬥，好像造巨廈，未造以前，先定圖樣，圖樣中連用料長短大小等，都要詳細規定。遠大奮鬥的大計，關於奮鬥成敗者至大，要盱衡大勢，根據統計，決不能不定大計，貿然奮鬥，無的放矢，有甚用處？更不能純出臆造，乘一時高興，隨便規定，也不能抄錄別人的原有計劃，不問自己的環境，任意張冠李戴，也不能東拼西湊，任意聯綴，規定大計，要有專家主持，所謂專家，不但學有專長，且有豐富經驗，并須對於現實環境，下過一番精密分析的功夫，然後採集各家意見，融會貫通，始可下筆，決不是個人的紙面文章，拿來眩耀他人的。中國過去，無論公司學校，一切集團，以及國家行政，未曾沒有洋洋灑灑的奮鬥計劃，到而今大半成爲紙上空談，其中有些因爲沒有實行奮鬥，始終停留在紙面上，有些卻因任意胡譎，無法見之實行，以後我們不應因噎廢食，卻要審問，慎思而明辨，坐而言的，一定可以起而行，才算是奮鬥大計。比方一個乞丐，擬定一個計畫，如何住洋房，如何吃大菜，如何著西裝革履，那不是癡人說夢話嗎？

(三)分清段落 遠大的奮鬥，好像走遠路，應該規定第一日到那裏打尖？第二日到那裏下宿？段落要分得清楚，所定的段落，要與實際相符，定得太近，精力過餘，太不經濟；定得太遠，精力不夠，成爲具

文；而且中間要留伸縮餘地，不要定得過分呆板，人被計劃所拘束，有活動能力的人，反變成機械。所以規定奮鬥大計，誠是一件煩重工作，分清奮鬥段落，也不是輕而易舉的。或者說，奮鬥大計已定，不須再分段落，或快或慢，隨實際情形而定，能快到怎樣程度，便快到怎樣程度，這種計畫，真是富於彈性呢！我則以為不分段落，快慢由人，仍不免犯「人存政舉，人亡政息」的人治毛病，遠大的奮鬥，而採取這種方式，失敗的成分多，成功的成分少，聰敏的奮鬥者，決不採取這種方式。

（四）培養替手 遠大的奮鬥，既是集體的奮鬥，那末預備生力軍，是很重要的。預備生力軍，並不要從教育入手，祇須隨時留意物色，「朝取一人焉，拔其尤，暮取一人焉，拔其尤。」人才儲蓄得越多越好，一有需要，不難俯拾即是。生力軍源源不絕，奮鬥力不會降低，成功自可操左券了。不過用什麼方法知其才不才而定我取舍呢？詳細的辦法，我不能在這短短的一段中，多所論述，有一點不可不注意，就是相人常略述。什麼叫相人常略述呢？列子說的好：「秦穆公謂伯樂曰，子之年長矣，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？伯樂對曰，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，天下之馬者，若滅若沒，若亡若失，若此者絕塵弭轍。臣之子，皆下才也，可告以良馬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。臣有所與共擔糶薪采者，有九方皋，此其於馬，非臣之下也，請

見之。」穆公叫他求馬，過了三月，回來報命道：「已得之矣，在沙丘。」穆公問他什麼樣子，他說：「牝而黃。」叫人取來，原來是「牡而驪」。穆公大失望，伯樂說：「是乃千萬臣而無數者也。若舉之所觀，天機也，得其精，而忘其粗，在其內，而忘其外，見其所見，不見其所不見，視其所視，而遺其所不視。若舉之相馬，乃有貴乎馬者也。」（說符篇）馬至果是天下之馬，相人也要如此，才能得到真才。什麼出身什麼資格什麼家世什麼關係都要略而不問，惟問其才不才。

二、一時的奮鬥 一時的奮鬥，原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，參加的人，當然是少數，或竟祇有我一人。奮鬥的要點，有如下述：

（一）準備充足 一時的奮鬥，內容比較簡單，當然用不到什麼具體的書面計畫，更用不到什麼段落，卻不能不有充足的準備。所謂準備，包含著幾種：第一要有一個不成文的計劃大綱，在胸中雪亮；第二要確定了先後的步驟，和回旋的地步；第三要有奮鬥時必須的幾種工具，一一準備妥當，再行細細檢點，同時靜心想了一想，有沒有遺漏的地方，決不可認為這是一時的奮鬥，容易應付，而掉以輕心。要知「天下事，勝於懼，而敗於忽」，忽於準備，臨時發生困難，坦途轉成荆棘，到那時才措手不及呢！

而且青年的奮鬥經驗有限，倉猝應付，更易債事呢！

(二) 厚集勢力 一時的奮鬥，利在速戰速決，速戰易，速決難，要速決而事實偏遲遲不能決，也是常有的事，其原因由於速決的條件未備。什麼是速決的條件？就是奮鬥的勢力，是否十分強固，勢力強固，才能如摧枯拉朽，所向披靡。勢力不夠，有時與困難形成對峙的局面，有時成爲旅進旅退之局，有時成爲牛步化的進展，有一於此，都不能速決，不能速決，便要曠日持久，應該速決的奮鬥，而成爲曠日持久，於是夜長夢多，變化莫測，是否成功，誰都不敢肯定的了。我之所謂厚集勢力，就是自己要養精蓄銳，士飽馬騰，各方面要安排周密，幾面圍合，間接直接，消極積極，同時並舉，彼此能作桴鼓之應。

(三) 一鼓作氣 一鼓作氣，就是速戰。速戰的戰術，利乎猛攻，而忌迂緩，奮鬥的進行，如疾風，如陣雨，如急流，如怒馬下峻坡，霎時間氣吞河岳，這種猛進的精神，因爲有充足的準備，不會步驟慌亂，迅捷之中，秩序井然，因爲有雄厚的勢力，不會虎頭蛇尾，勇猛之中，仍有繼長增高的氣象。總之，他是計之深籌之熟，精神雖緊張，而中心若定，志爲氣的元帥，氣爲志的先鋒，志能指揮，志能發號施令，氣能受命，氣能邁進無前，氣與志合作，內應外合，其勢不可當。誠能如此，於是進如潮湧，後浪繼前浪，直足以吞天浴

日，倒海排山，豈是憑一時血氣之勇，操切從事，舉動魯莽，內心躁急，「張脈憤興，外強中乾」，結果弄得「進退不可，周旋不能」的，所能望其項背呢！

三、領導的奮鬥 在某種奮鬥中，我居領導地位，那末我所負的責任，便與一般人不同，我的一舉一動，影響及於全體，我的舉措失當，屬下雖多雄才，不免失敗。我以為領導的奮鬥，至少要注意下列各點：

(一)成奮鬥網 集體奮鬥最要緊的，在使各分子間的奮鬥，發生密切的聯繫，這密切的奮鬥聯繫，叫做奮鬥網。網的要鍵是綱，集體奮鬥網的綱，是屬下的中堅分子。所有的中堅分子，彼此間息息相通，奮鬥網的骨幹已成。有了奮鬥網的骨幹，進一步再各自組織一部分的聯繫，分開來，可以人自為戰，合起來，可以成爲一個不可分解的，有雄厚力量的集體，方可當奮鬥網而無愧。如果中堅分子不健全，有很多方面，苦於蜀中無大將，只好派廖化做先鋒，勉強湊成，奮鬥網不會成功。即使中堅分子的人選，尙屬不差，可是意志紛歧，無法一致，彼此不免摩擦，那能成功奮鬥網呢？不成奮鬥網的集體奮鬥，離心力越來越著，非至土崩瓦解不止，所以組織奮鬥網，是領導奮鬥的第一要點。不知道組織奮鬥網，不配領導奮鬥；不會組織奮鬥網，不配領導奮鬥；因爲他已失去領導的最要元素。

(二)指揮有方 領導奮鬥，必須指揮屬下，共同奮鬥，指揮屬下共同奮鬥，是領導奮鬥的第二要點。談到指揮，談何容易！要明白被指揮者的個性，「沈潛剛克，高明柔克」，以剛遇剛，則折，以柔遇柔，則窒，一味用剛，一味用柔，都有此路不通之感。要明白被指揮者之能力，責之太重，將不勝任，責之太輕，將嘆不遇，輕重得宜，使屬下都能才德稱位，方可謂之指揮有方。萬一指揮不用命，屬下只有離心力，沒有向心力，這於領導奮鬥，更有莫大的關係，按之事實，却是數見不鮮，雖由於領導奮鬥者之威望不夠，要亦由於指揮之沒有方法，指揮方法，純屬手腕問題，此中很多微妙關鍵，決不是文字所能盡述。

(三)調度得當 調度所以應變，事變無窮，調度也是無窮，善於調度，調度於事變未見之前，在常人視之，以為閒閒一著，沒大意義，一到事變發生，一著閒棋，頓見妙用，大家不得不服他能夠「運籌帷幄之中，決勝千里之外」，稱他具有神機妙算，未卜先知，其人近乎神祕，其實不過是得當而已。調度得當，一分力量，有一分的用處，絲毫不會浪費，不會閒散。譬如常山蛇，擊尾頭應，擊頭尾應，擊中則頭尾都應，通體玲瓏，使人捉摸不定。不但是屬下個個敬佩，個個心悅誠服，即在敵人，也覺得不寒而慄，「先聲奪人」，成功當然屬我了。

(四)注意協調 集體奮鬥，各分子間的動作，必須彼此呼應，要進大家進，要守大家守，不該不顧一切，獨自挺進，也不該不顧一切，獨自保守，什麼時候進，什麼時候守，守到何等程度，進到何等程度，在各分子，不該自作主張，自有領導者指示機宜，對於過分猛進的，要叫他審慎，對於過分遲緩的，要叫他奮發，務求步調整齊，這是注意協調的第一義。分子間個性不同，主張不同，經驗不同，學識不同，當然有許多參差的地方，但領導者在奮鬥進程上，當使他們調和協作，不抵牾，不旁觀，不非議，融融洩洩，親如家人手足，沒有什麼爾我，合數十百人為一人，集體奮鬥，便見神力，這是協調的第二義。

四、分工的奮鬥 我在集體奮鬥中，所處的地位，不是領導者，而是一分子，那末我所應守的要點，完全不同。一為分析，有如下述：

(一)信仰領袖 蛇無頭而不行，羣龍無首，一事無成，領袖是集體奮鬥中最重要的人物，集體奮鬥，是為了集體的利害，並不是領袖個人的利害，而領袖所負的責任，却比我們大得多呢！在某種集體奮鬥中，他做我們的領袖，那就是我們的指南針，我們便絕對的信仰他，他的主張是對的，他的行為是對的，他的人格可以放心的，千萬不要懷疑他的主張，他的行為，他的人格，而產生離心力，分散集體的

奮鬥力量。因為領袖之所以成爲領袖，不是一朝一夕的，在過去許多年期中，經過無數事故，領袖的人格，一試不數試，那裏會突然間發生變化呢？集體奮鬥的大計，決不是領袖的私見，大計的成立，經過許多次多數專家的研究，當然可以相信得過的。領袖在某集體奮鬥中所有主張，當然根據大計，大計可信，領袖的主張，當然也是可信的，主張可信，領袖的行爲，還用得著懷疑嗎？

(二)服從領袖 信仰領袖，還嫌不夠，表示我們的信仰，惟有服從，服從不是表面的做作，而要發之於內心。領袖叫我進，我便進，雖至危險，絕不計及。什麼我的精力，什麼我的金錢，什麼我的生命，都不放在我的心上；真的服從，是不許思考，不許猶豫，不許腹誹，聞命之下，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，這不是服從領袖的個人，而是服從集體的代表，這不是僞於領袖的權威，惑於領袖的重賞，而是服從集體的代表。服從集體的代表，是尊重集體。我是集體的一分子，尊重集體，也就是尊重自己。不能絕對服從領袖，是假的信仰領袖，便不配參加集體的奮鬥。我們在集體奮鬥，祇有兩個地位，一個是發令，一個是受命，我們做分工的奮鬥，當然是受命者，不肯受命，自絕於集體奮鬥了。

(三)認清範圍 我們既做分工奮鬥，奮鬥自有一定範圍，這個奮鬥範圍，當然有領袖指定，我們

的奮鬥，便該以範圍爲限，踰越範圍，就是侵犯了同志的權，即使自己範圍內的工作，已經做好，也祇能請示領袖，或徵得同志的同意，而爲友誼的幫忙，決不該擴張自己的範圍，而據爲己有。自己範圍以內應做的工作，要自己去計劃，自己去安排，計劃定當，更要請示於領袖，工作經過，更要詳細的報告領袖，領袖如有意見，也要誠心接受，決不該誤認自己範圍以內的事，不許領袖顧問，誤認領袖來顧問自己範圍以內的工作，以爲是不信任，以爲是侵權！

第十五章 奮鬥的計畫

一、計畫要素 奮鬥要有計畫，上文已經說過，計畫是奮鬥的指南針，決不是一篇言之無物的空文章，內中包含下列幾個要素：

(一)我的願望 我的奮鬥大前題，是我的願望，願望不立，無從定計畫，願望不是幻想，幻想可以想入非非，隨心所欲，我欲上青天，我欲遊地府，我欲不食人間烟火物，我欲乘雲氣，騎日月，我欲如此如此，我欲如彼如彼，遊思妄念，無適而不可，好在幻想，終於幻想，不求其實現。至於願望，是事實之母，不能隨意想像，以快一時，所以我的願望，要有十足的真實性，真實性的願望，才配做奮鬥的重要因素。

(二)社會需要 我的願望，是屬於我的，而我之爲我，根本離不了社會，此身非我有，也不屬我父母，完全屬於社會，我既是十足社會性的我，那末我的願望，要根據社會的需要，社會的需要，是多方面的，我就社會多方面的需要中，選定一種需要，設法滿足他，所謂滿足，可分二方面看，消極方面，是打破

黑暗，消滅困難，換句話說，就是解決社會的疾苦。積極方面，是建設新事物，適應社會的要求，換句話說，就是創造社會的福利，不識社會需要，胡亂訂定奮鬥計畫，完全是隔靴搔癢，那裏會搔癢處？表面看來，未嘗不具體，細細研究，却與實際相去太遠，奮鬥的失敗，豈待善繼？

(三) 環境現象 奮鬥的人，不能與環境妥洽，應該站在環境的前面，不該跟在環境的後面，可是奮鬥始終不能脫離環境，脫離環境，孑然一身，便無所用其奮鬥。所以奮鬥計畫的第三個要素，是環境現象。都市有都市的環境，鄉鎮有鄉鎮的環境，工業區有工業區的環境，住宅區有住宅區的環境，農村有農村的環境，彼此各不相同，同是都市，同是鄉鎮，同是工業區，同是住宅區，同是農村，也有通商大埠，政治中心，濱水鄉鎮，大陸區域，機器業，手工業，貧民區域，中上居家，佃農與自耕農的差異，我在某環境中奮鬥，奮鬥計畫的要素，要合於某環境的現象，削足適履，毫無是處。

(四) 經濟能力 有多少經濟，定某種奮鬥，奮鬥的範圍，超過經濟能力，處鯁於蹄涔之中，雖有神力，尙安所施！有十幾元的經濟能力，只好開個大餅攤，決不能辦雜貨店，決不能辦百貨公司，「水之積也不厚，則負大舟也無力，覆水於坳堂之上，則芥爲之舟，置杯焉則膠，水淺而舟大也。」（莊子逍遙遊）

篇）反之，經濟能力大，奮鬥的範圍小，所有的經濟，只用到一部分，一大部分始終不用他，奮鬥雖能有成，運用太不經濟。所以奮鬥計畫的第四個要素，是經濟能力。司馬遷說：「無財作力，稍有鬪智，既饒爭時。」（史記貨殖列傳）可見經濟能力，與奮鬥計畫，大有關係。沒有經濟能力，只好做費力的工作，既不配鬪智，又不配爭時。

（五）人才能力 有貝之才有了，更需要無貝之才，有貝之才，雖曰難集，還是容易，無貝之才，雖曰待用的人很多，可是有用的却很少，某甲是人才，某乙也是人才，而不是我需要的人才，人才有頭等二等三等的分別，頭等人才，擔任頭等工作，二等人才，擔任二等工作，三等人才，擔任三等工作，槃槃大才，擔任小工作，是割雞用牛刀，大才小用，不特不經濟，且易使他感到英雄無用武之地；汗牛充作棟樑，是鉛刀屠龍，必不勝任，比方梅蘭芳是伶界大王，他要唱戲，必須有相當的配角，有名鬚生，有名小丑，有名武生，同他配戲，才唱得成功。倘使他的班底，都是些跑龍套跳蟲，梅大王雖有許多拿手好戲，也要歎無能爲了。

（六）我的力量 我的願望確定了，社會需要抉擇了，環境現象明白了，經濟能力足夠了，人才能

力完備了，有了這五個要素，奮鬥計畫，還是不能確定，因為還有最後要素，是我的力量。我是火車龍頭，小龍頭只好拖少數的列車，拖得太多，雖開足汽門，力量不夠，即能拖動，不會疾駛，牛步化的奮鬥，有甚用處？沒有增進學識能力經驗以前，做小學校長的，怎能當大學校長？做烟紙店老闆的，怎能當大公司經理？做小兵的，怎能當統帥？當大學校長的，有大學校長的力量，當大公司經理的，有大公司經理的力量，當統帥的，有統帥的力量，一隻狗，當不得一匹馬，燒火棍，當不得天臺几。「適莽蒼者，三瀟而反，腹猶果然，適百里者，宿舂糧，適千里者，三月聚糧。」（莊子逍遙遊）「蜩與鶯鳩只好，」決起而飛，檜榆枋，「騰躍而上，不過數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間，」（莊子逍遙遊篇）「惟有大鵬，才能「水擊三千里，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，去以六月息者也，」（莊子逍遙遊篇）我要定奮鬥計畫，該問問目前自己的力量，是何等樣的火車龍頭？是大學校長？是大公司經理？是統帥？還是小學校長？烟紙店老闆？才？是小卒？才？是大鵬？是蜩與鶯鳩？

二、計畫順序 計畫的要素完備了，第二步要把計畫具體化，就是把理想中的計畫，用文字來表示，如何表示？當然有一定的順序。

(一)草擬大綱 計畫的大綱，應由領導者自己擬定，雖然不必自己動筆，却須由自己作主，領導者不止一人，由幾個人商定後，寫成綱要，文字不必多，每句話都是骨幹，小的節目，不必述及，大的關鍵不能遺漏，自己認為滿意了，暫且擱在一邊，過了幾天，主觀的勢力減退了，再拿出來，以客觀的立場來批評一下，好的地方，不去管他，專找缺點，儘管吹毛求疵，求得的疵，盡量修改，直到雖吹毛而無疵可求，再擱在一邊，過了幾天，再來求疵，不妨昨是而今非，昨非而今是，實在覺得一字不能易了，草擬大綱的工作，方為完成。可是既稱草擬，仍屬假定性質，絕對不可認為一成不變的鐵案。

(二)集思廣益 少數人的智力，究屬有限，憑你才識過人，智者千慮，總有一失，為彌補這一失起見，把草擬計畫大綱，分發有關係的人，教他們細細研究，簽註意見，彙集各人簽註的意見，加以整理，悉心靜氣的研究一下，再開一次會議，把所有簽註意見，請各人口頭陳說，彼此間交換意見，為了大綱，不妨各執主張，盡量辯論，主持其事者，不必即加左右袒，由他們舌劍唇槍，辯論個暢快，對的理由，大家明白，不對的理由，也大家明白，真理既得，大綱的精神，也完全顯露出來了。最忌你恭維我，我恭維你，一派敷衍；最忌主持其事者，我見太深，剛愎自用，藐視他人意見，或者恐怕自己的見地，不及屬下，使屬下對

他不敬畏，失掉了威信，於是多方護短，自圓其說，結果賢者能者，不願與他共事，所存者都是些唯唯否否的飯桶！

(三)嚴密訂定 根據了大家的意見，把奮圖計畫，嚴密訂定，文字但求明暢，不求古奧，但求字字有價值，不求字句的華藻，所有計畫的內容，都要精密，陳述不妨多用條舉方法，使用目清醒，不必長篇累牘的寫在一起，最要緊的文字，要表示計畫的要點與真精神，處處合於論理方法，否則怎算得嚴？怎算得密？脫稿以後，應由參加討論的人，細讀一遍，也許主稿的未能洞達各人的意思，文字或有未達，甚或有所誤會，應該由主稿的逐一改正，必使大家認為滿意，方算藏事。

(四)就正有道 少數人的思想，究屬有限，計畫中的缺點，往往隱而不見，因此應該進一步，把訂定的計畫，就正有道，當然計畫是多少帶着秘密性，不能絕對公開，那不妨交給有關係的人，或素所信服的人，請他們發揮高見，只要你態度誠懇，虛心受教，人家自肯盡言。孟子說：「故將大有為之君，必有所不召之臣，欲有謀焉，則就之，其尊德樂道，不如是，不足與有為也。故湯之於伊尹，學焉而後臣之，故不勞而王，桓公之於管仲，學焉而後臣之，故不勞而霸。」（孟子公孫丑）對於我的屬下，對於有關係的

人，對於素所信服的人，都該徵求意見，個個待之以有道之士，那才是「善與人同，舍己從人，樂取諸人，以爲善」。

(五) 鄭重修改 徵求所得的意見，先加以整理，分成幾類，再就各人的意見，詳加研究，認爲不合的，放在一邊，認爲對的，盡量採用，雖意見很對，沒有具體辦法的，根據他的意見，草擬辦法，雖有具體辦法，而條文太略的，加以補充，祇有消極意見的，或者根本刪除原文，或者刪除原文機，從積極方面，加以補充，所有修改，應完全注意於實質方面，文字形式，居次要地，一篇切實周密的奮鬥計畫，文字雖不甚優美，無害其爲好計畫；一篇不切實，不周密的奮鬥計畫，文字雖流動清麗，甚或高古典奧，仍是一篇無用的廢話！

(六) 最後確定 奮鬥計畫，經過這次鄭重修改，大致不會再有變動，爲求特別慎重起見，不妨再由幾個主要人物，作最後之考慮，如有小枝節，仍須加以改正，必使奮鬥計畫的本身，盡善盡美，方可作爲最後確定。奮鬥計畫的草定順序，從大綱，而集思廣益，而嚴密訂定，而就正有道，而鄭重修改，到最後確定，已經過五步手續，遠大的奮鬥，所關至巨，草定順序，雖較繁重，但不如此，便不合科學方法，將來實

行奮鬪起來，棋錯一著，滿盤皆非，臨時圖謀補救，殊非易易。

三、準備工作 奮鬪計畫的最後一步，是準備工作，準備不充足，忽促實現，易感手忙腳亂，甚或不及應付。準備要點，大略如下：

(一) 人的準備 主要的準備，是幹部人才的支配，甲做某事，乙做某事，都要適應他們的個性能力學問經驗，不但他們願意做，要能夠做，要有關於他工作之充分學問，同時更要有豐富的經驗，四者缺一，幹部人才，便不健全。幹部人才支配好了，進一步，要訓練助手，助手人數較多，來自各方，雖經考試，思想行為，無法使他們完全合用，於是需要特種訓練，特種訓練，不在智能的增進，而在思想行為的統一，使所有助手，瞭解奮鬪的要素，在心理上建設堅強的基礎，我們中國的各種集體奮鬪中，很少注意到這點，即使舉行訓練，也是隨便談話，絕無精密教程，所得效果，自很有限。

(二) 物的準備 物的準備，分調度金錢，與預儲器物二項，調度金錢，各人有各人的方法，這裏無從談起；預儲器物，分選擇購置支配三項，選擇當然惟精美耐用是尚，購置當然惟價格便宜是尚，支配當然惟利於奮鬪是尚，這些原則，雖很簡單，各種奮鬪中，凡是關於預儲器物，都可以應用，如何應用？那

禮廟的人生

是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了！

第十六章 奮鬥的對象

一、對於自然 初民時代，人類是自然界之一分子，人類的勢力，不及其他動植物的雄厚，完全受自然界的支配，絲毫動彈不得，「順天者存，逆天者亡」，要圖存，惟有順天，天要我如何，便如何，違反天的意旨，結果是自取滅亡。這時的人類，完全做自然界的孝子順孫，不孝不順，當然是大逆不道的。自然是人類的至高無上的主人，人類對於自然，不敢正視，那敢細察自然的真面目？在這隸屬於自然的時代，人類沒有獨立的資格，還有什麼奮鬥？到後來，人類覺得自然不是我的衣食父母，是戕賊人類的仇敵，仇視自然的心理，油然而生，屈服的觀念，發生搖動，畏懼的思想，逐漸消滅。由仇視的心理，演為仇視的行爲。第一步毅然決然，擺脫自然的牢籠，與自然處對立的態度。凡自然之不利於人類的，採取反抗的方法，「常堯之時，天下猶未平」，足見堯是個與自然反抗的首領。反抗了多時，天下還沒太平，他便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繼續向前奮鬥，雖然「洪水橫流，汜濫於天下」，雖然「草木暢茂，禽獸繁殖」，雖然「五穀不登，禽獸逼人，獸

蹄鳥跡之道，交於中國；奮鬥的形勢，異常險惡，堯却添上許多生力軍，與自然作殊死，先叫鯀去治洪水，不幸失敗而回，於是「舉舜而敷治焉」，舜呢，作戰的方法變換了，一面「使益掌火，益烈山澤而焚之」，禽獸失所憑依，禽獸逃匿，解除了備人的形勢；「使禹疏九河，濬濟漯而注諸海，決汝漢，排淮泗而注之江」，（孟子滕文公）從前是洪水滔天，浩浩懷山襄陵，現在呢，水由地中行了，在這人類與自然對立的時代，才發見了人類有獨立的資格，前此「順天者存，逆天者亡」的觀念，一變而成「逆天者存，順天者亡」的觀念，這個新觀念的成立，是人類奮鬥心理的重要原則。可惜中國人沒有把這個原則，盡力闡揚，所以始終停留在與自然對立的時代，數千年來，沒有多大的發展。西洋人却邁步前進，由此而轉為征服自然，把自然界的一切，加以羈勒，叫他做人類的牛馬，後來者居上，老大哥反而落伍了！所以我是極力主張青年的奮鬥，要把征服自然做第一對象。西洋人已征服的自然，我要完全會利用，西洋人未征服的自然，更要設法征服，他人進一步，我至少要進二步，最好進三步四步乃至十步，中國人的智慧，超過全世界民族，這是全世界公認的，只要努力奮鬥，經過若干時間，老大哥不難恢復領導地位。當知自然界未被人類征服的很多，已征服的，不過極小的一部分，有志奮鬥的青年，不妨各自認定自然界的一點，奮力進攻，以舜

益禹自期許，誰謂古今人不相及？誰謂中外人不相及？

二、對於國家 「天生民，立之君，使司牧之。」民而可牧，與牛羊無異，領袖視民如牛羊，民也自居爲牛羊，什麼國家大事，用不着你們去擔心！「天下有道，則庶人不議。」到後來，無道之世，也不敢議。孔子說：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」不使知國家大事，百姓當然無從議起。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」換句話說，就是國家是帝王的私產，百姓是帝王的奴隸，奴隸的身體，還是討人身體，怎配「仰首伸眉，論列是非？」百姓預聞國家大事，不特是違反了「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」的鐵律，而且是「輕朝廷，羞當世之士」呢！做百姓的，只配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。」「鄭人遊於鄉校，以論執政。」不遇子產，早已毀鄉校，囚鄉人，做大逆不道的亂民了！所以專制時代，百姓對於國家，不許發生關係，更談不到爲國家奮鬥。民主國家，便不同了，從前至多說：「民爲邦本。」現在却須說：「民爲邦主。」奴隸一躍而爲主人，主人的責任，當然不與奴隸相同，把國家的事情，放在百姓的肩膀上，雖然說，天塌自有長人頂，可是長人不是別人，就是我自己，我要爲國家而奮鬥。衣服附在我身，衣服破，無以蔽身，家是所以底身，是一家人共有的外衣，家不存，我身何託？國是家的外衣，國不存，家也不保，無衣固可憐，無家固可

憐，但是還有同國的人，來救濟我，扶助我，不難使我有衣，不難使我有家，無國才是可憐！天下雖大，到處沒有我的容足地，到東受人宰割，到西受人宰割，雖有家，隨時可以被佔，雖有衣，隨時可以被奪，連我的性命都不屬於我，要我死，只好死，要我滾，只好滾，那好說半個不字，古人說：「匈奴未滅，何以家爲！」真是大有道理。有個高麗人，乘在西洋輪船上，坐的是頭等艙，和西洋人同桌用餐。一個西洋孩子，知道他是高麗人，就不願和他同桌用餐；孩子的父母，也以爲好笑。那高麗人，心有所知，回到臥室後，便大哭一場。所以我是極力主張青年的奮鬥，要把盡力國家，做第二對象。國家固有的東西，都是列祖列宗的遺產，得來不是容易的，不當自我而失之，自我而失之，我就是不肖的子孫，就是對不起祖宗。古人說：「其父析薪，其子弗克負荷，」我之不肖，百辭莫辯！孟子說：「世守也，非身之所能爲也，效死勿去！」（孟子梁惠王）可見要保守固有，效死勿去，是必不可少的條件，不能效死勿去，祖宗遺產，便失保障，憑你喊破喉嚨，說上千萬個不承認，物入人手，還有什麼用處？我的契據，被人搶去，可以聲明作廢，現在搶去的是寶物，本無用我來承認，我們當知效死勿去，就是盡力奮鬥，能盡力奮鬥，才能排除困難，困難既去，祖宗遺產保存，我的爲國奮鬥，可以中止了嗎？不，我還要奮鬥，我要把國家發揚光大，使他如火如荼，就是光前。能光前，才能裕後。一代繼

一代的光前，一代繼一代的裕後，國家踏上了無限光明之路，庶幾盡我國民報國的責任！

三、對於社會 圖騰社會時代，人類過著集體生活，家庭社會，沒有明顯的界限，一個部落，是一個社會，也是一個家庭，大家為家庭奮鬥，大家為社會奮鬥；到後來，人類有了家庭，家庭與社會彼此分離，人類的目光，遂縮小了範圍，專注意於家庭，反把社會置之腦後，好像社會與我，沒有什麼關係。到近來，才知道個人的生存，並不靠家庭，完全靠社會，人是十足社會性的動物，社會的榮枯，直接影響於個人，於是服務社會，成為奮鬥的第三對象，可是，中國人因為家庭觀念太重的緣故，雖把服務社會四字，掛諸齒頰，按之實際，很多似是而非，比方商人滿口服務社會，其實利用這個摩登名稱，達到他賺錢的目的，我並不反對為社會服務，而收受相當的物質酬報，總不該以賺錢為目的，服務社會做工具，甚或做幌子。服務社會，社會是主體，那末應該明白社會的苦痛在那裏？苦痛的情形怎樣？苦痛的根源在那裏？明白了這些，再想解除的方法，根據了方法，盡力為社會奮鬥，有一分力量，做一分工作，務使社會的苦痛，真能解除，即不能解除，也當使苦痛的程度減輕。至於個人的收益，應該放在後面。比方八一三中日大戰，難民不下幾千萬，到處都是流離失所的難民，有許多熱心的人，奔走設法，保全他們的生命，設收容所，給他們最低限度的生

活原料，還要替他們想法相當的生產工作，替他們想法相當的教育，這許多熱心的人，很多吃了自己的飯，幹社會的事的，幹得廢寢忘食，形容憔悴，他們的人格，多少偉大！爲社會奮鬥，不單是解除苦痛，還要代謀幸福，社會幸福，是公衆幸福，你要看出社會上需要的幸福，是那幾種？你能做的，是那一種？再想建設幸福的方法，根據了方法，盡力爲社會奮鬥。務使社會真能得你所建設的幸福。至於個人的收益，當然也該放在後面。比方辦平民食堂，東西要新鮮，要衛生，取費要特別低廉，比方辦平民醫院，設備要周到，醫生要高明，取費要特別低廉，比方辦職業補習學校，功課要切實，教師要優良，教授要認真，取費也要低廉，這些都是社會事業。社會進步，我也享到好處，決不該以此爲職業，專門替自己打算。

四、對於學問 學問是奮鬥的第四對象，雖然說，許多奮鬥成功者，不一定是學問家，可是今後的世界，沒有學問，根本沒資格奮鬥，學問原是奮鬥的工具，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」，這是老生常談，却無法否認。沒有學問，高談奮鬥，好像「臨淵羨魚」，何不退而結網！我之所謂學問，可分二大類：一是生活的學問，二是高深的學問，對生活的學問奮鬥，是第一步，青年的處境，無論如何困難，對於生活的學問，總要學得很充足，能夠應付目前的環境，還嫌不夠，必須再進一步，獲得足以改善生活的學問，事實上能入職

業補習學校，利用工餘，研究生活的學問，有人指導，進步較快，萬一事實不允許入職業補習學校，那只好出於自修一途，暗中摸索，困難較多。可是「學而知之，一與一困而知之，一知之的經過，雖有不同，」及其知之一也。——如果自信對於某種學問，個性相近，造詣已頗可觀，那末便該作高深的研究，古今中外的大學問，試問有幾位是學校出身？你能痛下決心，孜孜矻矻，終其身不輟，豈祇瞭解前人的所得，也許發明前人所未知呢？舉個例子來說罷，孔子對於易經，特別歡喜，一讀再讀，不一讀，直讀到韋編三絕，用力之勤，令人敬佩，韋編三絕的結果，是做成十翼，把易經的微言大義，闡發無遺，傳數千年，人莫能及。總之，趙普半部論語，足以治天下的話，完全是欺人之談。奮鬥的青年，千萬不要受他的欺，而輕忽學問。不過就世界趨勢，中國將來言，與其研究哲學社會科學等等，偏重理論的學問，不如研究土木機械礦務化學航空農業園藝牧畜水產等等，偏重技術的學問，這並不是說偏重理論的學問，其價值不及偏重技術的學問，而是就需要方面說，後者十倍於前者的重要，至於如何研究學問，不在本書範圍以內，青年如需研究，可一讀我寫的服務與修養中冊。

五、對於事業 事業是奮鬥的第五對象，就事業本身言，可分四大類。最容易奮鬥的，是已成事業，不

用再去打天下，只要兢兢業業，保持現有的局面，蕭規曹隨，中人足以勝任，不過這種機會，可遇而不可求，除了接受父兄的事業，很少有這種機會，憑空放在你手中，而且真能奮鬥的人，也許要感到事業的各方面，都已由前人安排妥當，不容易表現自己的才能，覺得沒有興味。其次是初基的事業，前人對於這種事業，只做了建立基礎的工作，一切開發，有待你去奮鬥，那就容易發揮你的能力，能力越大，奮鬥越努力，開發的成績越顯著，化一分氣力，見一分功效，除非你計畫失當，用力不專，才遭挫折；不然，「潮平兩岸闊，風正一帆懸」，大有「兩岸猿聲啼不住，輕舟已過萬重山」之概！又其次，是腐敗事業，前人把這種事業，弄得最糟，規模雖大，而百弊叢生，內容雖繁，而陵亂萬狀，你去接手，要弄明白情形，已非容易，就是弄明了，也覺得對事則百廢待舉，誰先誰後？誰緩誰急？煞費考慮，對人則誰去誰留？動感棘手。先整理一部罷，牽一髮而動全身，黑暗勢力，對你總攻，打草驚蛇，既不是辦法；全體整理吧，精神分散，應付更難，當此危疑震撼的局面，非有大決心，大勇氣，大毅力，以及靈敏的手腕，縝密的頭腦，包教你治絲而益棼，逼得你知難而退。可是你能把這種腐敗的事業，澈底澄清，不但在你獲得最寶貴的奮鬥經驗，事業的前途，也有了昭蘇之望，以後一切新的設施，便容易成功了。所以應付腐敗的事業，難在掃除陰霾，第一關打破，入後便是光明了。

最後是開創事業，闢創事業，譬如一張白紙，畫人物，畫山水，畫花卉，畫鳥獸，畫魚蟲，悉如己意，那是最快意沒有的了。如果機會到，環境好，所有計畫，在短時期內，完全成功。人後是基礎既立，禍至心驚，想得到，做得到，在人則費力十而成功一，在你則成功往往超過於所費的力量，祇須舉措沒有大過誤，不難一帆風順。

「朝辭白帝采雲間，千里江陵一日還！」可是機會未到，或環境不好，那就大不同了，所有計畫，大半不能實現，到處碰壁，不由你不到抽幾口冷氣，到此境地，祇有你意志堅定，多方奮鬥，不灰心，不嗟嘆，不怨尤，把成敗得失，以及榮辱等等，悉置度外，服膺：「君子自求多福」的信條，不絕的奮鬥，總有幾分成功的。就事業言，你是用力多而成功少，比不上他人，局外人不知此中甘苦，也許認為你的才力薄弱，瞧不起你，就奮鬥經驗言，你是儘管艱苦，心得獨多，失於彼者，補償於此，除了你心靈上多些創痕外，並沒有什麼損失！

年，我希望你們多做開創事業的奮鬥，我更希望你們多做困難迭至的創業奮鬥，藉以磨鍊你們的身心，孟子說：「困於心，衡於慮，而後作，」困心衡慮，反而鼓動奮鬥的勇氣，這才是頂天立地的好青年！

第十七章 奮鬥的檢討

一、爲甚要檢討 奮鬥二字，從字面看來，似乎祇有向前邁進，不須瞻前，不須顧後，實則奮鬥的經驗，無論如何豐富，有時不免發生錯誤，錯誤不論大小，對於奮鬥的進展，總有相當的影響，奮鬥的檢討，旨在改正錯誤，要改正錯誤，第一要明白錯誤的所在，第二要計畫改正的方法，這些工作，都是屬於檢討的範圍。現在的奮鬥，可以做以後奮鬥的借鏡，可是現在的奮鬥經過，如何使成系統？有系統的經過，方有用處。組成系統的經驗，那有待於檢討。真能奮鬥的，一定重視檢討，一定善於檢討。彼抱着「成事不說，遂事不諫」的態度，一往直前，不住的猛衝，精神雖可佩服，方法究竟不對，越做越錯，越錯越遠，比方走路，方向略有偏斜，起點只錯毫釐，立刻改正，毫不費力，毫釐之錯不改，到後來竟錯千里，即使想改正，已爲事勢所不許呢！

二、檢討的方面

(一)對於原定計畫 計畫定在奮鬥之前，雖然說根據事實，根據經驗，多少總是屬於理想，理想雖很切實，多少與事實有些出入，與事實出入的部分，就是計畫的缺點，應該根據事實，加以改正，決不能強事實去遷就計畫，也不該因噎廢食，以後的奮鬥，索性隨機應變，不復有所計畫。不過改正計畫，要有一個限制，方法可以變動，而精神不可消失，精神消失，原計畫已根本推翻，前後奮鬥，形成兩極，所謂方法的變動，由集中而為分散，由分散而為集中，由擴大而為緊縮，由緊縮而為擴大，由急進而為緩進，由緩進而為急進，何去何從，純為事勢所推移，要皆為方法問題，與原計畫的精神無關。

(二)對於原定步驟 原定計畫，並無錯誤，原定步驟，却與事實不能相應，因與事實不能相應，消耗實力太大，所得不償所失，長此以往，實力難繼，奮鬥的進展，勢必大受影響，甚或無法應付，至於顛蹶，「涓涓不塞，將成江河，」百尺堤封，壞於蟻穴，誰說步驟的不合，不是大事呢？什麼叫步驟？就是奮鬥的順序，比方拔一株樹，甲是用力豎拔，拔得汗流浹背，力盡而樹不動；乙是先把樹幹左搖右擺，前俯後仰，將樹根四周的泥土搖鬆，然後向上一拔，早已連根拔起了；甲的氣力，也許大於乙，而拔樹的結果，却乙勝於甲，甲的步驟不合，乙的步驟無誤的緣故。奮鬥的困難，十百倍於拔樹，那末步驟的重要，也十百倍

於拔樹，怎好將錯就錯，不去調整呢？不過調整步驟，祇限於步驟，決不可變動原定的方法，這是不可不知的。

(三)對於人才經濟 奮鬥之中，人才是否經濟，應該檢討一下，發見不經濟處，立刻改正，所謂人才不經濟，可分兩點來說：一是支配錯誤，二是指揮錯誤，甲方面應該需要某種人才五，而我支配四，人少事繁，不能應付，不是把一部分工作放棄，便是各部分都不討好；反之，甲方面需要某種人才四，而我支配五，人多事少，力量有餘，等於浪費，這都是支配人才量的不適當。甲方面應該需要甲種人才五，而我支配乙種人才五，人才的数量不錯，而人才的質不夠，「儒夫而舉烏獲之鼎，孺子而入沒人之淵」，那得不失敗呢！甲方面應該需要乙種人才五，而我支配甲種人才五，人才的数量也是不錯，而人才的質太好，大才小用，無異割雞用牛刀，這都是支配人才質的不適當。無論量的不適當，質的不適當，都是支配的錯誤。人才的支配，沒有問題了，可是我的指揮不得當，不是催之過急，使他喘不過氣來，便是發令太晚，使他應付不及，不是束縛太緊，使他活動不得，便是過分放任，使他無所遵循，一言以蔽之，是指揮的錯誤。

(四)對於進展情形 奮鬥在求進展，進展情形如何，應該加以檢討，不合理的進展，要設法改正，什麼是不合理的進展？我以為至少有四種：奮鬥的進展，不能無曲折，奮鬥的價值愈大，進展的曲折愈多，可是奮鬥不是寶貴曲折，而是沒法避曲折，比方走路，前有大河，無橋無舟，不能不繞道，如果有橋可行，有舟可渡，而我仍繞道而過，這個曲折，是不必有的曲折。奮鬥進展多一曲折，即多費一分實力，即延長成功的時期，這叫做不合理的進展。奮鬥的進展，有時不必求各方面的平均，某一部分成功，其他各部迎刃而解，可是各方面必須呼應，彼此息息相關，如果進展偏頗，各行其是，彼此不復銜接，偏頗的進展，沒有多大用處，這叫做不合理的進展。奮鬥的進展，要前進與左右開拓兼顧，單顧前進，不知左右開拓，比方一株樹木，軀幹細長，一經大風，便要折斷，所謂左右開拓是橫的充實，前進的所得，處處生根，不會動搖，不會摧折，不顧一切，一味猛晉，目前好看，而好景不長，這叫做不合理的進展。有的人，過分持重，不敢放膽前進，橫的充實，果然不差，前進的程度，究嫌太慢，他雖不會顛蹶，成功遙遙無期，善於守，而不善於攻，結果仍不免落伍，這也是不合理的進展。第一種錯誤，是浪費實力，第二種錯誤，是步驟不齊，第三種錯誤，是但求速成，第四種錯誤，是膽略不足。總之，我們的奮鬥，膽欲大，而心欲小，心小不會失誤，膽

大方能邁進，膽大而心不小，是莽漢；心小而膽不大，是懦夫；莽漢足以僥事，懦夫不足與有爲！

(五)對於困難原因 拿破崙說：「英雄字典中無難字，」這不是奮鬥沒有困難，而是不怕困難，英雄雖不怕困難，而困難仍是存在，困難既然存在，打破困難，仍爲必要的工作。要打破困難，先要明白困難的原因何在？因爲困難，非如「芝草之無根，醴泉之無源，」拔根塞源，困難自去。如不從根源著想，枝枝節節而爲之，頭痛救頭，腳痛醫腳，醫好了甲，又病了乙，奮鬥而被困難包圍，那得不感「四面楚歌」呢！困難原因，因事而異，因時而異，因地而異，因人而異，奮鬥之初，是一種情形，奮鬥之中，又是一種情形，「彼一時也，此一時也，」時不同，而困難也臨時發生了；在甲地做某種奮鬥，沒有這種困難，「橘逾淮而爲枳，」遷地竟會不良，困難也臨時發生了；甲做某種奮鬥，應付裕如，沒有這種困難，乙做某種奮鬥，雖時同地同，才也相同，徒以某種條件之未備，而發生困難了；一事有一事的特殊性質，困難也各不相同，試細細檢討，我的困難原因，究在那裏呢？

三、檢討的方法

(一)綜合經過 把過去的奮鬥經過情形，加以整理，就事勢的演進，分成幾個階段，就每個階段

中，組織成功系統，使他脈絡分明；再於各個階段的系統，提出重要關鍵來，執得執失，完全羅列在面前。但是綜合工作，要注意三點：人人有主觀存在，尤其是對於自己奮鬥的經過，用主觀來綜合，便得不到事之實際的真相。主觀就是成見，成見橫梗胸中，譬如色盲的人，辨不出事物的顏色來，是非顛倒，利害莫辨。因為主觀用事，事實遷就主觀，綜合所得，不是事實，而是主觀的化身，這是第一點。奮鬥未成，心中當然不很愉快，不愉快而精神振奮，異於常態，意氣之盛，不可遏抑，綜合奮鬥經過，而參以意氣，錯誤那會發見？綜合是理智的能力，決不是感情的用事，這是第二點。綜合奮鬥經過，先要把各方面的真相，弄得很明白，所得的材料，都有十足的真實性，一些不雜標榜測度的成分；對於人，更不可辟，辟則失真，大學說：「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，之其所賤惡而辟焉，……之其所傲惰而辟焉，故好而知其惡，惡而知其美者，天下鮮矣！」這是第三點。

(二) 徵求意見 綜合之所得，是真相嗎？自己總不該自信罷！綜合之所得，是事實的長處短處，自己總不敢自信罷！補救的方法，祇有徵求意見。對於徵求的態度要懇摯，對於徵求的方法要周密，徵求得到的意見，不問對否，對於發表意見的人，一概表示相當的感謝。處理意見，第一要虛心，第二要超然，

能虛心，方能容物；能超然，方能不蔽。最忌師心自用，好像「衆人皆醉而我獨醒」，那末徵求意見，成爲奉行故事，以敷衍門面了。孔子說：「愚而好自用，……如此者，裁及其身者也！」（中庸）自用是第一忌。自用是不肯容納意見，能容納而不肯採用，仍屬徒然，奮鬥的人，當然嘗盡辛酸，因此自己原諒自己的心思，油然而生，以爲說話容易，做事難，事後論人，一切事實，擺在面前，說幾句不負責任的話，人人優爲之，於是對於他人的意見，明知其不差，也不肯重視，說我對的引以自喜，說我不對的置之腦後，責己既薄，一切無從說起，自恕是第二忌。

（三）靜思補過 } 詩經說：「袞則有缺，惟仲山甫補之。」如何補過？應有方法。某君對我講一件故事，他的最高領袖，教他對於整個事業，發表意見，某君是祕書長，當然有獻可替否的責任，他化了很多的精神，寫成一篇萬言書上於最高領袖，誰知最高領袖，滿口好的好的，隨手接了，擱在抽屜裏，某君留心觀察，從不見最高領袖對於他的萬言書，翻出來看過，他不覺心灰意懶，提出辭職；我以為某君的萬言書，是否有價值，是另一問題，他的最高領袖，已犯了自足的弊病。有的人，也許要高明些，請人發表意見，原是希望你說好話，你說好話，最配他胃口，當你的話，是宣傳的利器，什襲珍藏，惟恐不周，你說壞話，

他心中雖不高興，表面上一味敷衍，連說很好很好，感謝感謝，其實有口無心，他是犯了敷衍的弊病。有的人，也許要調皮些，你說他的壞話，他用巧妙的話回駁你，好在歪理十八條，不難說得理由充分，顯見得你是局外人，徒知外表，不知底細，所發議論，純屬皮相之談，使你不敢議論他的長短，項羽是飾非的能手，他說：「我起兵至今八歲矣，身七十餘戰，所當者破，所擊者服，未嘗敗北，遂霸有天下，然今卒困於此，此天之亡我，非戰之罪也！」還要表演滑圍斬將刈旗，證實天亡我，非戰之罪，司馬遷斥之曰：「豈不謬哉！」（項羽本紀）再爽快沒有。總之，無論自足，敷衍，飾非，都不是靜思補過者應有的態度，不思補過，何必綜合經過？何必徵求意見？